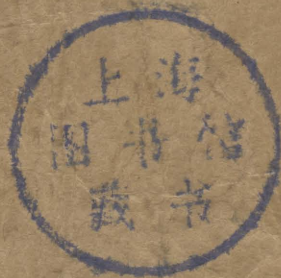


一冊

斯人記



上海音乐出版社  
五和音  
地址：江西北路塘沽路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4151B

# 斯人記自序

這篇斯人記，是在我寫第一次百萬字春明外史之後，跟着寫的。那個時候，我在北平世界日報當編輯，編日刊和晚刊的副刊，一面編一面寫，根本談不上什麼著述，只是想法子填空白而已。既是填空白，所以駕輕就熟，就挑這種現成的社會材料寫，全篇只要打個模糊的輪廓，以後就可以逐日隨意下筆，不費多大手腳。我原序裏說，「描寫社會瑣事，以博朋友笑諷」，那倒是不折不扣的真話。其實更坦白的說一句，就是偷懶。

這種社會章回小說，從最遠說，應該是以儒林外史為始祖。滿清末年，這類作品，風行一時，直到五四前後，其風未戢，我必須承認，是受了這個影響，並承襲了這個作風。這種作風，最崇高的境界，是暴露黑暗，意義是消極的，若以近代評衡文字的目光來看，殊不能達到建設或革命的目的。我的春明外史，和這篇斯人記，以及春明新史，新斬鬼傳，甚至最近所作的牛馬走等篇，都走的是這一條路。我並不是孜孜不倦，好走這一條路，就是上面所說的取巧與偷懶。為什麼取巧與偷懶呢？因為一般作編輯的人所寫的小說，是沒有稿費的，（此說以往，現在有點不同，）不是騰出另一番工夫來作小說，作小說的工夫，都包括在編稿子裏面，他只有圖個大體上說得過去，就這樣交卷了。

但我一部分小說，雖走的是這一條路，而生活的反映及環境的條件許可下，作風又略有分別。例如春明外史，多少可以寫點北京政府的醜態。而斯人記就不然，那時所描寫的社會，依然是北方政治黑暗的年月，新聞記者，隨時有遭禍害的可能。我只能寫我的朋友，以及我朋友之朋友的故事，俾使大家看了，「以資笑諷」而已。

這篇斯人記開始寫的日子我已記不清楚。報上登載約兩年多。結束以後，我也就算了。

後來到了二十五年，我在南京辦南京人報，社中朋友，慫恿我印單行本。好在自己有印刷，自己有紙，並不費事，我就印了三千本，分送朋友和南京人報的讀者，還是「以資笑諷」的意味。去年萬象週刊社，向我商量，翻印這本書，這倒也無所謂，人事的延誤，很久沒有出書。最近百新書店，在西安買到一部署名我作的京塵影事，是淪陷區書商盜印的，拿來我看，也要我出書，我那裏作過這部書，很疑惑。及至打開來一看，就是把斯人記割裂改名出版的。一經割裂，自然是更不成樣子，大令我啼笑皆非。他們就說了，與其讓人出改裝品，你們不把真的拿出來，多少減却你一點盛德之累。我想，盛德是談不上的，我向來看我是個起碼文人。拿真的出來，自然是可以，還是「以資笑諷」吧！這是這書後方重版之由來。

此外，我有點感想。我校閱原書一遍，我回想在當年北京政府之下，何以首善之區，生活是這樣糜爛，連我自己也在內，也沒有一絲一毫振作的精神，所謂朋友，所謂朋友之朋友，不是大夫階級，却是士的階級。中國立國的精神，向來在士氣，斯人記對北平士氣，雖未完全描寫出來，大概只有很少數是例外。大部分士，只是捧戲子狂鑿子酒食徵逐。上焉者，也不過逛公園喝茶，弄弄風月文藝，而娼家和大鼓孃之類，却成了社會趣味的中心，在這一個角度去看政治，那真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這裏面所寫的朋友，朋友之朋友，不用說，繼續糜爛下去的，自然，到了今日，成了淪陷區的人渣。但也不少經過一番磨煉，幡然覺悟的，於今在前方與後方，都對抗戰有所盡力。那些人渣，值不得提。這本書，或者有人看到，覺得我也在這種環境下混過，那末，這滋味是不堪回憶了的。我們一同懺悔罷！

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序於南溫泉 張恨水

得一條縫。他腦袋後面，比臉上的肉更多，在後腦勺下，湧出一大撮肉。一層一層的疊將起來，像半個葫蘆一般。他前後有這兩塊肉一擠，腦袋上萬萬生不住頭髮，就禿着一顆腦袋，由此一來，人家又給他起上渾號了，背後叫他大禿牛。大禿牛是個混混，前前後後，幾條胡同，沒有不認識他的。這胡同裏要發生什麼小事，他一拍大腮從中一勸說，大概就可了結。壽二爺因為他這一點，覺得他夠朋友，也肯各一錢，開了座洗衣房。另外請了一個教戲的給菊兒教戲，兩家三口人過日子，菊兒也肯各一錢，開了會戲兒也有個辦法了。這教戲的叫短腿李。原是個唱青衣的戲子，只因年紀不好，唱不結實，到了廿年，家裏倒了，菊子，不能登台，於是就以教戲爲生。這一條西城根胡同裏，他教了兩個女徒弟，一個是菊兒，一個是呂家大妮兒。不知不覺教了八個月，就送她兩人到天橋小戲園子去登台。先是充些零碎，後來有點舞臺經驗了，菊兒改名芳芝仙，大姐兒改名呂芝仙，唱正式的角兒。唱了兩個月，芳芝仙大紅，由開鑼戲改到唱壓軸子。呂芝仙却還是唱前幾齣戲。有一天散了戲，兩個芝仙，同坐了一輛人力車回來，到了壽二爺洗衣房門口，剛下車，到呂芝仙的母親，在油鹽店裏買東西回來。她母親呂大娘怒從心起，因冲着芳芝仙，面子上，又不好罵，勉強笑道：「喲！孩子，你拿多少戲份了？」又坐洋車回來。芳芝仙在上一掏，掏出十幾個銅子，給了車錢，就回過臉來，笑着對她道：「大媽，你別怪大姐了，她原不肯坐車，是我請她的。在她們這樣說話時，壽二爺聽了便趕出門來了，大媽媽一看壽二爺

頭上梳着一個辮子，人髻，倒有兩縷頭髮。分披到耳鬢邊。身上穿了一件藍布大長袍，兩衫袖，各捲了一角，手上拿了一塊盤子大寸來厚的鍋餅，咬了幾個大缺口，嘴裏還是鼓起咀嚼着。彼此一見，遠遠的各瞪了兩眸，請了個半截兒安。壽二爺笑道：大姐，家裏坐一會喝碗水去。大姐媽道：我正有幾句話和你談，坐一會兒罷。於是壽二爺領頭，將大姐媽引到屋子裏去坐。兩個姑娘，也都跟進來了。壽二爺一看大姐媽，放下的菜筐子，裏面有一個紙口袋，盛着一袋雜合麵，另外一隻粗飯碗，盛一點子香油，筐子上橫擱着一大把二尺來長的老菠菜。壽二爺一見，笑道：大姐，你真會過日子啊。大姐媽道：這有什麼法子呢？你瞧，他爸爸到張家口去了，是兩三月不給家裏來信。我們這丫頭和你家姑娘一塊兒學戲。你姑娘學多少了，他還是這兩手。這就全靠她，每天拿五十個子兒的戲份，房錢該下兩個月來，房東直催。這丫頭兒，吃什麼都漲錢。雜合麵，今天又漲上一個子兒。吃什麼也吃不起了。這要不省一點，怎麼辦啦。前幾個日子，省一點，究竟到處抓不着，把一大棉襖當了。我想寫一兩銀子，打算除了一塊錢買錢，還剩兩錢。可是當鋪裏，憑你怎麼說，就只肯寫八錢。剛剛是夠那注會份兒。我就當當，這個日子用的痛恨，不是下年一拚大北風，你瞧，這就夠着急。壽二爺放了那餅，將手在大腿上一拍，說道：你這話一點兒不錯。我只要能夠付過去，就不敢當當。大姐媽道：老姐，你這日子就好過了，不說別的，就靠大姐媽這戲份，每天二十吊錢，你就夠化的。合看現在這錢的市價，這

也就夠三四十塊錢一個了。將來再有機會，到大戲館子裏一露，憑這個扮相兒唱工兒，準紅得起來。一月不定掙個三百五百的。我這丫頭可就差得遠着啦。說畢，歎了一口氣道：乾脆是沒有指望。壽二爺道：我的意思，你們大姑娘，不要唱青衣，改唱衫子罷。現在唱衫子唱得好，比唱青衣還容易紅。大丑媽道：除非是那麼着。我想他師傅來了，求你給提一提。壽二爺一面說着話，一面提開水，沏上一壺茶，放到桌上來。斟了一杯，放到大丑媽面前。說道：這不是末子，是二百一包的，你喝一杯。大丑媽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笑道：是好的，不錯。不瞞你說，這一程子，我因為給人家作一點。晚上老是熬一個大半夜。據人說喝點茶，可以不打瞌睡，所以常常買三百一包，二百一包的，到了晚上自己喝着喝。這真不假，喝下去，就不要睡，壽二爺道：大姐，您可別這樣，現在你勉強的做，就這樣過去了，病根可種在身上。將來上了一點兒年紀，全發出來，您可招架不住。大丑媽道：我那裏不知道，可是要不這樣，現在就沒有日子過。說畢，不住歎氣。壽二爺道：我們都是一樣的人，你那份苦日子，我也和道。今兒個下午李師傅要是來了，我給他提一腔兒，把烏龍陸翠屏山雙搖會這些戲，先教給你姑娘，這樣的戲，只要肯賣力，總可討好的。大丑媽站起來提了菜筐子，口裏說道：費您心了，將來我再謝你。家裏還扔下一個小的，只嚷餓啦，明兒再來坐能。說畢，和呂芝仙一塊兒回家去了，芳芝仙見沒有了人，這才笑道：媽，我上回不是告訴你，有一個姓劉的捧我嗎？今日我沒上戲館子時候，到九

歲紅家裏去了一趟，可就碰着他，他死七八賴，一定要請我今兒個去吃館子，我聽人說，他當過大兵，我可不散去。壽二爺道：當大兵的怎麼樣，他不是人嗎？這捧得很久，請你吃飯，去一趟也不要緊。他真要能花錢，就讓他到咱們家來坐，我們要人捧，想儘挑小白臉，那可不成。芳芝仙一擷嘴道：你這是什麼話。只要捧過我的，我是滿應酬，沒有不理的，若是不理會，我現在那會唱得這樣紅。壽二爺道：在天橋唱戲，紅一輩子也是枉然。你師傅給我提好幾次了，說是遊戲場的坤戲班子，還要添一個青衣，可以想法子把你介紹過去，我早催了好幾回了，他老是說不忙。我又不好老逼着他，今天他來了，你自己對他說說看。芳芝仙道：要好大家好，這有什麼怕說的呢？今天他來了，我和他說，保管有幾分成功。壽二爺笑道：你瞧，說曹操曹操就到了。風門一拉，進來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頭戴青布小瓜皮帽，結着櫻桃大的紅疙瘩，耳朵上夾了大半根烟捲，滿臉黃黝，配了短鬚樁子。身上灰布夾袍，也不知道有多少斑點。外套一件青布夾馬褂，由青轉呈了焦黃色，倒是袖口上有兩處地方，放出一片油亮。他提着個藍布胡琴袋，走了進來笑道：怎麼捧上我了？這人就是那教戲的短腿李。壽二爺道：您來的正好，剛沏的茶，喝一盃罷，於是芳芝仙就倒了一杯茶，遞給短腿李。他笑道：你們不用說，有什麼事談到我全知道。芳芝仙笑道：你說，這是什麼事？短腿李笑道：你娘兒倆，夢裏也想的，不就是進遊戲場嗎？唱戲就怕沒有本事，有本事，自然會紅，自然有人請，你們忙什麼？這件事，我比你們



還急呢。我作師傅的，還不願徒弟好嗎？壽二爺一拍手，哈哈笑道：我們姑娘，究竟比我機伶，他就說你也望好，不會不放在心上的。不過這件事，是咱們求人家，不是人家求咱們。人家要找一個唱青衣的人，北京城裏要多少，也用得着到處找嗎？我想總是費恁心，多去找人家兩趟。短腿李道：我不是不去找人，遊戲場的那個經理是南邊人，他壞得沒有人比他壞的了。你要是多去找他一兩趟，他就知道你上勁，他可滿不在乎。說起包銀來，你準不敢開大口。壽二爺道：我們只要搭得上大班子，就不必談價錢了。他就給三十塊錢包銀我也唱。遊戲場的人，比天橋的人，總強個十倍，只要有人捧，你瞧罷。就是沒人捧，這一上了大班子，以後就好辦了。短腿李道：我實在不願搶着辦。既然是你說不在乎包銀，我想那總行。今天晚上，我就給你進行。壽二爺聽了，站將起來，向短腿李一躡身子，笑道：我這兒先謝謝你了。於是在身上掏了一陣子，掏出一大捲東西，有包茶葉的紙，有十幾根取燈，有兩三張銅子票，有兩三張破手紙，有二十多個銅子，還有一小捲藍白綿線。他看了一看東西又伸手到衣袋裏掏去，閉了眼睛一會，想着道：呀！那裏去了。芳芝仙道：媽，你丟了什麼？又是鑰匙吧？壽二爺睜眼一看，見手紙中間，露出一角紅紙，笑道：在這裏了。揭開疊的手紙，原來是包大愛國烟捲。那烟盒子，壓得平平的，像一塊紙殼子一般。拿牠起來，向左手心裏一倒，倒出許多烟末，一根整烟，一根燒焦了頭的半截烟。那烟捲因盒子是扁平的，也壓扁了。壽二爺將那根整的，在桌上緩緩搓了幾搓，遞給

短腿李，笑道：五爺，抽根烟。短腿李接過烟來，看了一看。也笑道：這是上兩個禮拜六，我在這兒看見你買的，今兒個還有壽二爺道：菊兒她乾爸爸，他抽關東烟，我除非上毛房，不然，可不抽。芳芝仙笑道：您真缺。壽二爺兩手伸着一翻說道：又不是外人，怕什麼？短腿李笑道：現在男女平權的年頭兒，說這麼一句話，很不算什麼？壽二爺道：這不結了，誰吃了能不拉呀。這一說大家都笑了。短腿李道：大姑娘，你今天把那梅龍鎮再唱一漏罷，還有一兩個字不大對，改一改就行了。於是拉着胡琴，讓芳芝仙唱了幾段，將胡琴弓一收掛在線紐扣上，笑道：行了，我這就去給你辦事。今天怎麼大咍沒來？這孩子就是這樣不用功。她媽只抱怨孩子唱不紅，就不管她孩子來學不來學。壽二爺道：今天可不要她不來。因為她媽剛才在這兒去，託我有話和你說。短腿李道：她還有什麼話，難道埋怨我教的不好不成？壽二爺道：那倒不是，她也是只抱怨她姑娘不行。因此和我商量，想不學青衣了，專唱衫子。短腿李一皺眉道：唱衫子，唱六子也不成。都是我的徒弟，我不能背着誰說話。可是大咍這孩子，其實沒辦法。汾河灣四句原板，鬧了一個禮拜，還不對勁兒。這件事我得說了，先把你們的事辦妥了再說罷。說時把耳朵縫那根烟取下來點着吸了，口裏噴着烟，就溜達出來了，他一想，這件事，先得找那後台管理袁大頭。只要他多說幾句好話，經理也就鬆着面子，只好答應了。因此在胡同口上，二輩鋪裏，吃了一點東西，雇了一輛破人力車，就到遊戲場來。他們吃戲飯的人，把門的也都看得出來，他說是

找人，就讓他一直到後台去？到了後口，只見那袁大頭，扯了幾個扮了戲的女孩子，直向找簾子下推，口裏連連說道：上，上，上。一陣風似的，把那幾個女孩子送上場了。一回頭又嘆道：還有人呢？就在這時，他看見短腿李了。笑道，請你待一會兒，我就來陪你。短腿李道：不要緊，你去招呼她們罷。一會功夫，袁大頭過來，拉了短腿李到一邊去笑道：我老想請你喝幾鍾，總是沒有功夫。短腿李道：咱們自己哥們，還講這個。我就是爲了上次託你的話，聽不到一個信兒，不知道成不成？袁大頭道：不是你來說，我倒忘了。這倒正是個機會。我們這兒後天又要走一個青衣。經理正和我商量，要找一個扮兒好的。我還沒說定人呢。短腿李聽了這話，心裏就是一喜。因問道：大哥，你現在有事沒事？抽得開身子抽不開身子？袁大頭道：倒是沒什麼事。短腿李道：這兒也不是說話的地方，我請你喝一鍾去，咱們慢慢談一談。袁大頭道：我剛吃過晚飯了，而且這兒也不開。短腿李拉住他的手，回頭一望，見沒有人在身邊，便道：離這兒不遠，有一家熟人，我們去擗兩口。說時，伸開右手的大指，和小指，將大指放在嘴唇邊，笑着問道：你瞧怎麼樣？袁大頭謎了眼睛笑道：怎麼着？這地方你比我還熟。短腿李笑道：別的事我不敢說。你要抽好士的話，交給兄弟我了。保管比那兒強。袁大頭道：那我們就去一趟，這兒去下，也沒有什麼。短腿李見袁大頭已經答應去抽烟，心裏很是歡喜，就和他到一家私賣大烟的人家來，短腿李引他進來，這人家平房三間，除了中間屋子不算，兩邊兩隻大坑，一邊坑

上各擺下副烟傢俱。他們一直走進房，早就有個二十多歲的娘們，笑着迎上前來招呼。先烟燈亮起，挑了二個小窩子烟膏放在坑上，袁大頭望着那碗豆大的燈火，不由得張了一張嘴直樂，於是二人放頭橫坑睡下，扶起煙槍，鴉雀無聲的各燒了幾口。直等到滿屋子煙霧騰騰，短腿李這才燒了一個極大的煙泡子向斗裏一插，然後順過槍口，對袁大頭道：大哥，你抽這一口，袁大頭手扶着煙槍，却笑道：怎麼儘讓我抽？短腿李道：你先抽這一口，下一口我就抽了。袁大頭也不客氣，就捧了槍抽上。短腿李提了煙簽子，就着燈火，給他撥弄槍斗上的煙泡，一面說道：咱們哥兒倆，同混了這些年，彼此什麼事不知道。你瞧我現在鬧到這步田地，就不成個樣兒。雖然教了幾個女學生，全不爭氣，沒有一個成的，我這一輩子，就算完啦。現在總算有點希望，教了一個芳芝仙。戲是我教的，我不是在您面前吹。若說她的扮相，明兒您瞧，和遊戲場的坤角兒一比，準不能比下去。就是一層，沒有機會上大班子。在天橋紅上一輩子，那又算得什麼？他說話時，袁大頭口裏吸着大煙，鼻子裏就不住的哼哼。他一骨碌爬起身來，拿了煙盤邊的茶壺，嘴就着嘴，昂起頭來，骨都骨都，喝了一口癮後茶，然後鼻子裏嘴裏和火雲洞一般霧氣騰騰的將烟噴了出來，他面孔，倒好像是江西的廬山，完全都隱在雲霧裏了。這時他帶噴着煙帶說道：我也聽見人說，你教出一個好徒弟來了，這姑娘多大歲數了。短腿李道：才十七歲。大哥，要不，我帶來給你瞧瞧。還是成，就費您心，這個缺別讓人得去了。真是不成，交情是交情，辦

事是辦事，我不能說一定要您辦成。說着話時，又是燒了一口挺大的煙泡子，插上煙斗，順着槍送了過來。袁大頭將手背一反推煙槍說道：得了，我夠了，你自己來一口罷，短腿李那裏肯，一定要他再吸這一口。一陣煙癮，過得袁大頭心滿意足。坐將起來，把手按了一按膝蓋，說道：好兄弟，俗言說，肥水不落外人田，這一句話，你都不知道嗎？這孩子據你這樣說，一定不會錯，你明天帶她到我家裏，當面談一談。回頭我帶她去見我們那經理。因為他這個人就是這樣，愛這麼一點兒虛面子，總得先敷衍敷衍他。短腿李只要事辦成，袁大頭怎樣說怎樣好。到了次日，在南方稻香村，買了四色點心，又在水果舖子裏，買了一簍水果，帶着芳芝仙到袁大頭家去。袁大頭一見短腿李提了許多東西走到院子裏，心中早就是一喜。再一看，後面跟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正是一副鵝蛋臉兒，漆黑的眼珠，漆黑的頭髮，正好配上那一張白臉。旗人家姑娘，多半是直挺挺的，這姑娘的腰身，却十分苗條。不用猜，就是那個芳芝仙了，袁大頭由屋裏向院子外一竄，連笑帶嚷道：這是怎麼說，來就來是了，還帶東西作什麼？短腿李還不會說話，芳芝仙便止住了步，遙遙蹲了一蹲，四平八穩，給袁大頭請了個雙腿兒安。袁大頭笑道：這就是壽老板了很好很好，請進來坐。袁大頭的婦人金氏也迎了出來，把芳芝仙請到屋裏，滿盤招待。芳芝仙本來預備了一肚子的戲學，等候袁大頭考試，不料袁大頭竟是說好，一句也不會問。短腿李是個知事的，便對袁大頭道：這不算禮物，不過姑娘初來，不好意思白手進門。我那裏預備

了幾兩好土，自己沒有敢熬，明天一準送過來，聊表寸心。袁大頭笑道：那是什麼話？我這裏收的禮物，還沒道完謝啦！你怎麼又說送禮的話。可是我話說明，要說有好東西，自己哥兒們，大家嚐一點，這個我承認。若說是謝禮，作這麼一點芝麻大的事，先得要好處，我這人瞧着可不夠朋友。短腿李道：誰又敢說是謝禮呢？袁大頭越發笑了，因道：那就好。你請回去，我帶着姑娘一塊去見那經理，姑娘這樣溫柔的人，他八成兒就對勁，只要他一點頭，不但可以加入，以後準能紅。短腿李道：唱紅是沒準兒的，一來要用功，二來也要碰造化。我這就是拜託一件，務必請您幫忙，給她說成。錢我是不敢說，只要在戲碼上多維持一點兒就幫忙大了。袁大頭道：反正我是盡力去辦辦到那裏是那裏。今天我們那任經理，正在園子裏查賬，這個時候就去，沒有買票，辦事的人，也都沒到，可以從從容容的談一談。短腿李對芳芝仙道：你就和袁大叔一路去罷。說話謹慎點，別露怯。芳芝仙含着笑點頭哼了幾聲。這就三人出門分頭而去。袁大頭雇了兩輛車，一塊兒拉到游戲場的門口，就在前引導，引到經理室去。那經理任秀鳴，剛剛把賬給清過去，啣了一根雪茄烟，斜躺着坐在一張半舊沙發上，微微閉着眼睛，在那裏養神。這時忽然聽得門敲了兩下，接有人叫了一聲經理。任秀鳴道：進來罷。一抬頭只見袁大頭之後，跟隨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只穿着一件長長的花布旗袍，羞答答的走了來。還沒有開言，袁大頭就對她道：這是任經理。人家聽說，就斯斯文文鞠了一躬。任秀鳴一猜，就是一個唱戲的，不過

沒有一點女戲子，習氣罷了。當時點了點頭說：請坐。袁大頭先坐下，芳芝仙却微微向後退了幾步，只靠住了一把椅子，沒有敢坐下，任秀鳴見他這樣子，不由得就先帶三、八喜色，後來袁大頭婉轉的說，她能唱許多戲，也真是有緣，任秀鳴却不怎樣攷量，便道：我們反正要找人，壽老板願來，那很好。芳芝仙心裏預料着這事不定要費多少唇舌，不想一帆風順，三言兩語，便解決下來了。心裏有一陣愉快，那臉上就禁不住有一點笑容。還是不住的低了頭，偷看任秀鳴的顏色。任秀鳴見她含情脈脈，發是歡喜，又道：我說了這樣辦，就這樣辦，你回去和你家裏商量，定下前三天打泡的戲。三天以後，我們就可以正式訂合同。你既然唱了有些日子，自己當然也有些把握，這事總辦得妥。芳芝仙道：我家裏沒有什麼商量的，只要您這兒答應了，我自己就可以定下三天打泡的戲。任秀鳴笑道，好罷，你就先說出來，我給你記下。一面說着，就站了起來，走到桌子邊去，坐下拿起筆來，偏着頭望她，等她報戲，她報一樣，任秀鳴就寫一樣。寫完了，都是如玉堂春、汾河灣之類，很重頭的戲。任秀鳴把頭在筆桿邊連連點上了幾點道：行行行！他的手接在一張寫字檯上，芳芝仙報起戲來，就站在他的左手下，兩手不知不覺的按住了桌沿，真個像一根水葱兒擺在人面前。任秀鳴道：好罷，我們的話，就是這樣一言爲定。至於詳細辦法，我託袁老板和你府上去商量。芳芝仙一機伶，又給任秀鳴請了一個安，連道兩聲謝。這才掉轉身軀，緩緩回去。袁大頭問道：經理，你看這孩子怎樣？扮相準不會錯，可就不知道能唱不能唱？

任秀鳴道：你不是說，他師傅很好嗎？既然有好師傅，一定不會壞到那兒去，我們就讓她打三天泡再說。袁大頭向來是跟着任經理說話，經理都說這人能唱，自己那有不贊成之理，便連連說好。那邊短腿李，正也恨不得早一刻得着消息，當天晚上就到袁家去了一趟，袁大頭一見面，就連拱兩下手道：恭喜恭喜，事情全辦得了。短腿李道：有您出來幫着辦，我就知道這件事壞不了，但不知道任經理是怎樣的說法。袁大頭一想，人家會答應送我幾兩烟土，應該先給人家一點好消息才是，便把任秀鳴完全滿意的話，說了一個痛快。短腿李一想，連經理都樂意了，這事還有什麼問題，便笑着一拍手道：大哥，我不是說了嗎？這事只要一辦成，準不能讓您丟人。這樣一來，我們共事的日子可就長了，以後還得請您多多維持。說時，眉毛向上一揚，胸脯也挺了起來，看他這一份得意，簡直是不可以用言語去形容。至於煙土的話，却一字不曾提到。袁大頭一見，心裏有二十分不高興。於是將臉色一正，只管幌着腦袋道：天下事情不能看得那樣容易吧？無論是誰，沒有上台，事情都不能定的。任經理是喜好無常的人，他說的話，不能就說是刻板刻的，沒有變動。就算他真答應了，在旁邊挑眼的人，還有的是啦。短腿李道：是的是的，作兄弟的還有什麼不明白，凡事都求您攜帶，我決計忘不了這一份情。袁大頭見他又軟下來，索興道：據我看，我們那任經理，他就是靠一時高興作事，也沒有去想一想。你想也沒瞧過人家的戲好不好，馬上就請她。若是到了台上之後，并不能唱，她唱的人要什麼緊，可是戲院子裏去



「這個面子，向那裏挽回呢？這樣辦，我就不大贊成，短腿李道：袁大哥說的的這話，自是有理。可是兄弟和大哥的交情不同，只要能對付，大就就得幫忙。我不敢說我們姑娘唱得怎樣，不過上台唱總是能唱的。你瞧，我說了半天的話，把一件正經事倒忘記了。於是，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摸出兩個紙包來，一個紙包，都有豆腐塊那樣大。他手上托着紙包，笑嘻嘻的送到袁大頭面前道：大哥，這就是我上回說的那點東西。少雖少一點，好在咱們哥兒們，不是外人，你就留下玩幾天。這話可又說回來了，瓜子雖小是人心啦。袁大頭不會打開那紙包，早就迎風聞到一股陳土香氣。及至將紙包接到手裏，顛了一顛，約莫有二匳一包。這種土，是不能照市價算的，就是照市價算，得也三元五毛上下才買到一兩。三四一十二，四五得二十，就這樣算，也夠十四元錢之多了。笑道：我大胆賊你一句兄弟。老兄弟，你這樣辦，似乎有點和老大哥開玩笑。以爲大哥做這一點事，還要你送黑禮嗎？這話一讓外人聽了，透着咱們哥兒們沒有義氣。這是何必呢？你就不費事，難道人家經理都答應了，我還有不作這順水人情的道理嗎？你費事我真不過意。短腿李道：我又不是買的東西，費什麼事呢？袁大頭道：雖然是家裏有的，你存着這點東西，我一齊給你拿了來，這是顯得有點兒過分。短腿李道：不，我家裏還有，又來止這個。你熬得了，我再要到這裏來，咱們哥兒倆，就可以對吹幾口了。袁大頭笑着將煙土收起，拍了短腿李兩下肩膀道：不是你哥哥誇口，我準保你以後有好土抽。短腿李道：戲院子裏的事，我就托重你了

。說句不見外的話，我的事，也就和你的事差不多。總不至於要我老惦記着。袁大頭不住的將頭亂幌，說道：「不至於，不至於。你放心回去告訴大姑娘，預備，泡罷。」短腿李見事已十分有把握，自是歡喜，便告辭回去。要走的時候，袁大頭要拉住他在家裏吃飯。短腿李再三不肯，袁大頭將他送出大門。短腿李得了這種好消息，首先便是向芳芝仙的母親壽二爺去報信。到了壽家，正遇着芳芝仙的繼父大秃牛。大秃牛穿着一件對襟排扣夾襖，連着裏面的汗衫一個鈕扣，也不會扣上。露出胸面前堆油也似的一攤肥肉。沿着胸窩由上直下，稀稀落落長了一路細絲捲頭的黑毛。他倒是像一個有福氣的人，挺着一隻大肚子，橫鎗了一條板帶，束住褲腰。褲帶上搭着一條毛絨手巾，正抽下手巾，來揩頭上的汗珠。短腿李先笑道：「大爺，沒出門。」大秃牛道：「沒出門，你瞧，大姑娘還沒有紅起來，先長了脾氣了，嫌麵條兒沒瀆，要吃烙餅。她媽也是懶，又不理她。沒法子，我只好來動手。你瞧，幾張餅烙我這一頭的汗。」短腿李笑道：「這會子你烙餅給她吃，到了明年這時候，你怕她不會燒魚翅海參給你吃嗎？」大秃牛道：「那個我可來敢望，只要她多掙幾個塊錢，大家過一個安閑日子，那就得了。」短腿李道：「我瞧這孩子準有希望，不信，你望後瞧。」剛才我從袁大頭那裏來，先是直挑眼，後來我拿出那三兩多煙土來，什麼都答應了，只差沒有叫我爸爸。我就知道這東西愛貪小便宜，只要眼前能吃點虧，事情沒有辦不成功的。大秃牛笑道：「我不知道，是要用這種手段。若是我知道，用不着四兩土，只要把兩毛錢買一盒

烟捲去送他，他就夠樂的了。兩人一路笑着進屋裏去，壽二爺嘴裏，正嚼着一根子捲，兩手一叉腰，靠住了房門望着芳芝仙吃烙餅，那樣子，裏是有些不大願意，見了人進來也不作聲。短腿李向她拱手道：大嫂，恭喜恭喜，事情總算全安了。就讓我們自己揀定日子登台。那袁大頭抽了三四兩土，完全跟着我們說話。據我看，以後我們多給他一點好處，一定能給咱們幫大忙。壽二爺先是知道這事成功了，總怕還有什麼變卦。現在短腿李又是這樣說了，事情已是千穩萬穩，心裏也是歡喜，就不怨芳芝仙要吃烙餅了。因道：這兒事既然成了，天橋就不用去了。趁這兩天功夫，好好的把嗓子吊一吊。芳芝仙自伏在桌上吃餅，却不理媽媽，壽二爺道：怎麼不言語了。我們不說你什麼，你倒生我的氣嗎？別生氣了，我給你攤兩個雞蛋罷。芳芝仙笑着將身子一扭道：「理我，我不吃雞蛋，大禿牛對短腿李笑道：怎麼樣，我說大姑娘長了脾氣不是？說畢這話，嘻嘻地直樂。壽二爺看見大禿牛樂，她也樂，芳芝仙只管撇嘴，他們都覺得那是有意思的。短腿李是師傅，更是要捧場了。從這天起，芳芝仙就換了一種身價，行動方便，穿吃好了起來。過了幾天，靠了袁大頭作內應，已經在遊戲場登台，打了三天泡。這一位任秀鳴經理，是終年也難得正當常聽一次戲的。在芳芝仙登台的時候，他竟抽空看了兩次，第一他就覺得扮相好，第二態度也非常溫柔，不等三天的泡打完，他就先對袁大頭說，一定請她。到了第三日，短腿李帶着壽二爺芳芝仙，三人一路，到經理室去訂合同，依着任秀鳴的意思，原來有兩個二路青衣

花衫，一個是每月六十元，一個是每月包銀八十元，芳芝仙是天橋新上來的一個人物，錢不必給得太多了，就打算給她六十元，事先和短腿李談了一談，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天芳芝仙穿了一件淡綠色的夾旗袍，學着女學生，平分左右，梳了兩個鬢髻，頭髮抹得光滑不亂，齊齊整整，大有大家閨秀的態度。任秀鳴就不得生了一個念頭，憑人家這樣的身份，只給她六十塊錢一月，未免對不住人。還是給她八十元罷。我們這大一個公司，一個月那在乎二十塊錢呢。因是大家進來坐下之後，他就說壽老板戲不錯，只是怕戲太少一點。短腿李聽他這種口音，料定他不過是給六十元的包銀。望了一望任秀鳴，又望了一望壽二爺，料也有事議在後。不料任秀鳴說道：我看壽老板人很老實，將來可以長久的共事，我也不照原額算，總可加個十塊八塊的。他說這話時，心裏計算着，就是出的錢介乎六十八十之間。讓他們一爭，再增加到八十元，就在這個當兒，他的聽差，送來一壺香茗，把茶杯子擺好了，正要向杯子裏斟茶，電話鈴響了，於是放了茶壺去接電話。芳芝仙正靠了桌子坐的，他見茶壺擺着，就提起壺把來，先斟了一杯茶，先嘻嘻的笑着，又輕輕的說道：經理，您喝茶。一說着這話，臉上一紅。任秀鳴了這種優待，心裏更樂了，剛才想給她七十元的意思，現在又改變了。覺得要和人家表示好感起見，總得給八十元，若先說七十，讓人家爭了，再加爲八十，面子上就不大好看。聽差回來斟過茶之後，任秀鳴把一隻右腿架在左腿上，向着短腿李道：我總特別優待，打算暫定八十元的包銀，不知各位意！

如何？短腿李還沒有作聲，壽二爺將身子挺一挺，臉對着任秀鳴一笑，接上說道：照經理說，經理給這麼多錢可也真不少。不過我們姑娘在外邊，行頭是可以窮湊付，到你這兒來了，可不行啦，第一就得製許多新行頭，其餘的也多花起來。自然，我們自己先得想法子，熱着花。可是戲館子裏包銀多一點，我們以後就可以每月還債，一面還找補些。經理，唱好了，也是戲館子裏的好處啊。任秀鳴原是不大願意得罪芳芝仙的，再經壽二爺一說，便沉默了一會子。芳芝仙原不開口，默然坐在一邊，現在見母親說過，任秀鳴雖沒有答應，也不會拒絕，或者還可以要求加一點，因笑着對任秀鳴道：經理，我媽說的都是真話，您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沒有什麼說的，請你多幫一點兒忙。任秀鳴聽了這幾句話，面子又軟下來。便道：我們先訂兩個月合同，每月包銀八十元。過了兩個月，真是彼此相投，再加一點，也沒有什麼辦不到。短腿李一聽合同期限這樣短，却有些着慌，眼睛看着壽二爺，對任秀鳴道：經理說的很對，包我們就不爭了，倒是合同日子訂長一點的好，省得將來又說第二次話。任秀鳴心裏暗存着一百塊錢的數目，讓他們慢慢去爭，不料只出八十塊錢，事就妥了。短腿李說要把日子訂長一點，當然可以辦到，於是大家歡天喜地的，就把合同訂定六個月。芳芝仙也就天天來唱戲，先是頂着原來青衣的缺，戲碼子唱在字中間，芳芝仙就和後官管事袁大頭商量，能不能把碼子往後挪一挪。袁大頭說：照着咱們私人交情說，那是可以的。不過由我把戲碼子亂挪，別人是要反對的，非經理下命令不可。他現

在正在經理房裏燒煙，你何不尋他去？他對你，我瞧倒很客氣。芳芝仙每次碰到任秀鳴，他總是笑嘻嘻的點頭，料得去說話，不至於碰大釘子，就整了整衣裳領子，摸了一摸鬢髮，走到經理室去。她走到那門口，就聞見一股很濃重的雅片煙氣味。隔了門簾子，聽見嗚哩呼嚕，門裏有人抽雅片抽得正酣。她明知是任秀鳴在裏面，却低低的問了一聲道：經理在家嗎？任秀鳴一聽那聲音，非常的尖脆，就知道是芳芝仙，連連說道：請進來，請進來。芳芝仙一掀門簾子，只見上面一張鉄床上，一條臺得高高的，床中間一盞煙燈之下，照着擺了許多煙傢俱。任秀鳴一個人橫睡在左邊，床面前放了一個方凳他擺腳。他見芳芝仙進門，一翻身坐將起來，踢着床面前的方凳子，讓芳芝仙坐下。芳芝仙又將方凳向後挪了一挪，這才坐下。笑道：經理，你一個人燒煙嗎？任秀鳴道：我沒有癮，不過玩兩口提一提精神，自己隨便燒燒就行了。你會不會這個。芳芝仙笑道：我們年輕輕兒的會了這個那還了得嗎？任秀鳴笑道：你師傅可是個大煙鬼。芳芝仙道：可不是，我就爲他這事發愁。任秀鳴將腿一架，身子一幌，對他笑道：有你這樣的本事，還怕養不起師傅的大煙嗎？芳芝仙道：這話可不敢說，遇事還得請經理幫忙。說到這句話，就要出口，多少有些害臊，不中得低了頭，抽出腦下掖着的手絹來捏了嘴，接上咳嗽了幾聲。任秀鳴道：我還不幫你的忙嗎？只要說得出去的，我總是辦。芳芝仙默然了一會，又微微咳嗽了兩三聲。這才紅着臉向任秀鳴笑了一笑道：我有件事求求您。任秀鳴見這樣，料到必有所求，便道：你

只管說，我總可以商量。芳芝仙偷眼看他顏色，是很和氣，料到沒有什麼大問題，便笑道：這事在您，說難就難，說容易也就容易。任秀鳴道：究竟是什麼事呢？你想改合同嗎？芳芝仙道：那怎麼成？我的意思，不過和你商量商量，想把戲碼子給我向後挪一挪，可是真要不成就，我也不敢勉強。說這話時，低了頭，眼睛只看了胸面前，任秀鳴看不到她的臉，他只能看到她黑緞子似的髮頂。因笑道：就是這一件事嗎？這倒沒有什麼難的，你的意思，要挪後多少呢？芳芝仙這才抬起頭來，微笑道：這就是您的意思了。我說要唱壓軸子，那也能夠嗎？任秀鳴在煙盤子旁邊，拿起一筒煙捲，掀開蓋，送到芳芝仙面前，說道：袖煙。芳芝仙笑着站了起來，搖了一搖頭。任秀鳴於是自取了一根，擦了洋火，一口吸去，只見煙捲上的火頭向裏直燒了過去。任秀鳴取下煙捲，站起來，向茶几上煙盤子裏彈了一彈煙灰，然後背着手在屋子緩緩的踱着。芳芝仙看他這情形，料是不容易辦到。便站起來道：我不過這樣說一聲兒。若是經理真覺得爲難，那就不必提了。任秀鳴道：把戲碼子挪一挪，那是不成問題的事，只要我對袁大頭說一聲就行了。不過我還有些排新戲的事，要和你商量商量，你那天有工夫，我請你吃飯。說這話，扛了肩膀只是向着芳芝仙傻笑。芳芝仙見任秀鳴踏了半天，當然是戲碼子不容易挪動，不料說了出來，却是要請她吃飯。吃飯雖然是一種很平常的事，可是任秀鳴不坦然的說出，倒顯得不大方便。芳芝仙正了顏色，低聲道：這您不要客氣，這您不要客氣五個字，出了她的嘴唇，幾乎就沒有了聲音，任秀

鳴並沒有聽見一點。不過她要說：那種意思，任秀鳴倒是知道，因笑道：那要什麼緊，她們我也是常請吃飯的。我就是這樣，有賞有罰，誰的戲要唱的好，我不另外報酬一下，心裏是過不去。芳芝仙道：要唱得好，也是我們本分的事，那裏能另外要謝禮哩。任秀鳴道：這是我的意思。又不是你和我要求的，那要什麼緊？我明天也不請你到外面去，就是這裏面的美味軒，隨便吃點東西，你早一點來就是了，你不來，倒是不給面子。芳芝仙心想，一個剛進戲院子的角兒，經埋給面子單編的請吃飯，那有可以不去之理。若是不去，豈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飯碗。當時答道：您倒不必客氣，明天有功夫我就來叨擾。沒有功夫，就改日再說罷。任秀鳴笑道：你無非是到戲院子裏來唱戲，那裏還有別的事呢？來罷來罷。回頭我對袁大頭說，明天就把你的戲碼子，移到倒第三。只要你努一點力，唱壓軸子都沒有什麼難的。芳芝仙聽說馬上就挪戲碼子，這個機會，是不能放過，就向任秀鳴蹲一蹲，請了一個安。任秀鳴笑道：多禮多禮，明天就候駕了，芳芝仙當時也沒有說什麼，自告辭回家。到了家裏。她母親壽二爺，看見她臉上帶有罕意，便問道：什麼事情辦好了，你又這樣樂意。芳芝仙道：我和任秀鳴辦好了，戲碼子望後挪，挪到倒第三。壽二爺兩隻大巴掌一伸，霹靂拍拍的拍了幾下，笑道：我說怎麼樣，這位任經理。待咱們不錯。芳芝仙道：南邊人是不好惹的。這傢伙可真缺。壽二爺道：他缺他的，咱們幹咱們的，那有什麼關係呢？芳芝仙道：怎麼沒關係。您瞧，我要他挪戲碼子，他就請我吃飯，還說明了，只



請我一個人。壽二爺道：他請吃飯，你就擾他一餐。反正又不是我們吃虧的事，有什麼不幹？再說你想紅起來，不拍着他一點可是不成。芳芝仙道：後台早就有人說閒話了。說是不明白是什麼道理，我一個新進來的人，經理這樣相信。壽二爺道：我也聽見過這種話的，他媽的，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嗎？我們還是幹我們的，我們紅起來了，他們日瞪眼，能拿咱們怎樣？唱戲的就沒好人，要作大姑娘小姐，待在家裏待着做去，唱了戲還要個什麼乾淨。大秃牛提着一隻烏龍，正由天橋茶館裏回來，一進門就問道：這又同誰囑？這麼大噪子。壽二爺就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大秃牛眯着兩隻肉眼，先笑了起來道：好哇，大姑娘。有經理請吃飯。這一下去，你還不是口柱子。芳芝仙道：照你們這樣說，那是大可以去的了。壽二爺道：爲什麼不能去？這樣的機會，人家找不着，你倒有些不在乎。芳芝仙道：去我是去，告訴師傅，不告訴師傅呢？大秃牛道：別告訴他罷。他又好吃，又好喝。他知道經理請你，死七八懶的也要去鬧一分兒，那就很討厭。他們一家人商量了一陣，就完全決定了。當晚芳芝仙唱夜戲的時候回了任秀鳴的信，到了次日壽二爺給芳芝仙梳條辮子，又給她換了一件衣服。一到十點鐘，壽二爺就催芳芝仙去。芳芝仙道：人家請的是十二點鐘，去得這樣早作什麼？壽二爺道：由家到園子裏，總要半點鐘。在那裏等人家一會兒，也就是十一點多鐘了，情願咱們等人家，也別讓人家等咱們。芳芝仙一想也對，就上戲館子去了，任秀鳴昨天晚晌聽了芳芝仙的回信，心裏就樂了。當時就把後台管事

袁大頭叫來，芳芝仙的戲碼子，排的大不妥當。我們排戲碼子，不管是新人是舊，只要能叫座，就望後排。芳芝仙的戲碼子，從今天起，就挪到倒第三。袁大頭道：倒第三，太後一點吧？這裏就剩一個鬮子張仲波，花衫梅少卿，她們要是合串起來，芳芝仙就到倒第二了。任秀鳴道：倒第二就第二，那要什麼緊？依我說，梅少卿的本領，未必比芳芝仙高多少。而且梅少卿的媽梅月卿架子太大，好像我戲館子，非她不可似的，我很討厭這一股子勁。袁大頭見把台柱子壓下去了，那還說什麼？於是芳芝仙的戲碼，就決定了從這日起，列爲第三，任秀鳴覺得這種辦法，很對得住芳芝仙，到了十一點鐘，就到美軒小等候。真是知口之見，大抵相同，不到十分鐘，芳芝仙就來了。任秀鳴樂得什麼似的，只給她要湯要菜。吃過飯之後，又沏了一壺茶，細談一陣，然後興盡而散，過了兩天，芳芝仙的師傅短腿李和任秀鳴私下借幾塊錢零用，任秀鳴給了，所以他們的交情，總見得有進步。總是有志者事竟成了。

## 第二回 贊梅菊齊芳藝名突起 得芝蘭並坐佳運頻來

這時，只把這裏的台柱子梅少卿，氣得要死，以爲芳芝是個新起來的角兒，爲什麼經理捧得這樣厲害。有一天梅少卿請了假，芳芝仙就和那個老生張仲波合唱大軸子。他們這後台，有一個特別化裝室，專預備台柱子扮戲的。現在梅少卿是台柱子，這裏就只有梅少卿一人能扮戲。當梅少卿請假的時候，恰好經理任秀鳴到後台來參觀，芳芝仙的母親壽二爺也在一旁照應。看見經理，趕忙向前點頭招呼，任秀鳴笑道：你瞧你們姑娘紅得多快，這就唱大軸子了。芳芝仙一撇嘴道：那算什麼啊！台柱子沒來，我們給人家打替工來了。人家拿多少錢，我們拿多少錢，唱了大軸子，也沒有意思。別的不說，就是這間小屋，我們唱到大軸子，也不能進去的。任秀鳴笑道：空着也是空着，你要進去就搬進去罷。芳芝仙道：好！我們就搬進去，這可是經理的命令。壽二爺見姑娘和經理開玩笑，這一樂，把姑娘的小名兒叫出來了。笑道：你瞧小菊兒。芳芝仙也不管任秀鳴是不是笑話，竟一直就拿了扮戲的東西，走進那間特別室去。任秀鳴和壽二爺在後面跟着，也進來了。任秀鳴笑道：壽老板，我今天可知道你的真名字了。芳芝仙笑道：知道就知道；那要什麼緊？就是憑着你經理的資格，也不能叫我的小名。任秀鳴道：其實這個名字也不壞。依我說，把兒字改爲卿字，也祇很好了。咱們這兒倒也不錯，兩個大角兒，一個是梅花，一個是

菊花。哈哈！我倒給你們想好了副匾額，可以說：梅菊齊芳，於是把桌上化裝的筆，在壁上寫了梅菊齊芳四個字，又怕芳芝仙不懂，把這個字的意義，很詳細的說了。壽二爺在一邊聽見樂不可支，只伸了兩隻大巴掌去拍屁股。也是事有湊巧，這一天包廂裏面却有可注意的貴客在內。這人也是唱旦的，不過是個男子。他名叫華小蘭，只要提起這三個字，幾乎是婦孺皆知。他本人倒罷了，他有一個扮月裏嫦娥的化粧相，南北各省拿去當種種印刷品上的圖案，無論是誰，一見就知道是華小蘭。他有這樣的身分，在戲劇界負了什麼盛名，可以不言而喻。慢說是劇界，就是國家興亡大事，他也間接着有幾分關係。因此華小蘭到的地方，人家都把他當一種特別的人來觀看。有人要能得他說一句話，恐怕比從的聖諭還覺可貴三分了。這時他忽然坐到包廂裏聽戲，台上唱戲的人，豈不是一種殊遇？壽二爺在特別化裝室裏談話，談得高興極了，在女兒快要上場之先，因走到上場門邊，掀開一角門簾，向外探望。這一探望，燈光之下，正見華小蘭坐在對面包廂裏。他們唱戲的人，有一種老規矩，凡是到大庭廣衆之中的地方去，總戴上一副框墨晶大眼鏡。爲的是擋住一半臉子。華小蘭坐在包廂裏，本也是帶了一副墨晶眼鏡的。偏是壽二爺在門簾子張望之時，他正摘了下來，用手絹去擦鏡子。壽二爺見他身穿了月白綢的夾袍，套着花青緞子飯肩，頭髮向後梳得溜光，真是個美男子。他就不是華小蘭，這種裝飾，也值得令人注意，現在一看是華小蘭，不由他心裏亂跳，回轉身，伸了兩手，亂拍亂舞口裏喊道：姑娘，可

了不得！可了不得！芳芝叫把頭梳好，正在穿衣裳，見他母親這種樣子，便道：什麼事，吓我一跳。壽二爺笑道：你猜麼着，華小蘭坐在包廂裏，聽你的戲來了。芳芝仙心裏明白，自己是個初出茅廬的角兒，無論如何，沒有這樣大的號召能力，可以把華小蘭吸得來。他就是來了，一定也是來聽梅少卿的戲。至於梅少卿今天請假，那他是會知道的。因此他母親蒼蠅見血似的，儘管拍着拍着去，他却毫不動心，因這：我不信，他會到這兒來聽戲。壽二爺道：我知道你也不會相信。來來來，你到上場門那裏看看，是他不是我了。我要說錯了，我輸腦袋給你。芳芝仙聽母親這樣說，料到不假。但是衆目昭彰之下，可不便先過去看。只放在心裏。過了一會，臨到自己上場，門簾子一掀，一個搶步出台，同時眼光，不由得向台下射去。這一看之下，可不是正中包廂裏，有個美男子嗎？那人雖然戴了墨晶眼鏡，但是他那面龐的輪廓，是不會改。由這輪廓上看去，依然看出那是和圖畫上的華小蘭模樣無二。今天初次唱壓軸子，就有這樣一個內行人物來參觀，這面子大了。自己生怕一看台下，心事就散了，所以目光並不放出台口，聚精會神的，只唱自己的戲。她倒罷了，壽二爺站在上場門外，看看自己女兒，又看看台下的華小蘭。見他看看台上，又回過頭去，和同座的人說話。他有時仰了臉望着台上，有時又微微的將頭點上一二下看那樣子，分明是表示一點贊成的意味。心裏只着急，人家這樣表示好感，芳芝仙爲什麼不把目光對台下看去，讓人家看了，心裏也好痛快一點。等着芳芝仙臉子望到上場門，馬

上就對他努嘴擠眼，外帶擺脖子，那意思是叫他對台下飛眼，芳芝仙對於此層，未嘗不明白，但是怕望着台下就會胡塗了。現在母親只管在一邊發命令，不理不好，理了更不好，只得背轉身去，壽二爺看見，氣得站在一邊，不住的扭了衣服和搓手。芳芝仙今天原唱的是汾河灣，後來柳迎春和薛仁貴口角的時候，她正坐台口，面對華小蘭。一個台上，一個台下，彼此面對着面，那四道目光，決沒有不會相觸的。芳芝仙故意微低着頭，板着面孔，那眼珠却在框子裏，儘管向華小蘭看去。華小蘭既是個名旦，又是專一研究婦女心理的人，芳芝仙對他這一種表示，自然也是心領神會，華小蘭身邊坐的張官棧，穿了一件灰嗶嘰的夾袍將衫袖吊着高高的，抬起一隻右腿，踏在前兩椅子上，右手撐住膝蓋托了下巴，口裏啣着一柄大頭烟斗，並不抽烟，只管望了台上出神。一直等芳芝仙不坐在台口了，手裏拿着烟斗，却將胳膊碰了一碰華小蘭，叫他的號道：雪魂，你看台上這小嘍兒，她很有意思呢。這張官棧是個白胖子，他微斜着一坐，就把華小蘭擠到一邊去，華小蘭那邊，恰好是個瘦一馬子明。馬子明在那尖瘦的鼻梁上，架了一副大框眼鏡，正也看得有味。經張官棧一說，他向着華小蘭微笑了一笑。不多大一會兒工夫，台上的戲快完了，他們三人出了包廂先走。這三個人都是有汽車的，馬子明問道：怎麼樣，我們各自回家嗎？張官棧道：不，我和雪魂同坐你的車子，到你家裏去談談。馬子明在身上掏了金表一看道：果然還早，到我那裏去坐坐罷。於是三人同車到了馬家，一直上到上房馬子明的內客室裏坐下。

，張宦搓口裏啣了烟斗，首先鼓掌道：我今天是去找梅少卿的，不料遇着了這個芳芝仙，有意思有意思。馬子明道：倒也長得不錯，不知道是那路來的角色。張樸道：那要打聽，是很容易的事，打個電話給酒壺李四，可讓他給咱們調查一下子，事情就全明白了。華小蘭道：我聽說是個旗人，大概他家裏原不是梨園行。馬子明聽戲的時候，就看出華小蘭有些愛芳芝仙的意思，現在有意無意之間，看倒是不反對調查芳芝仙的來路。便道：這種新紅起來的角色，要捧她是很容易的，你信不信？只要雪魂請客，把人叫她來談談，她沒有不來的。華小蘭道：笑話了。別糟踏人家那樣不值錢，我從來沒有和她見過一回面，怎樣能夠一叫就來。馬子明道：誰不知道華小蘭，還用得着認識嗎？華小蘭道：不是認識不認識的話，一點交情沒有，怎樣好意思請人家來。張樸道：怎麼沒有交情，你沒看見她唱戲的時候，她只管還眼睛瞧着你嗎？華小蘭笑道：別胡說了。說得人家更不值錢了。馬子明道：張五爺說得有道理。你想，你那臉子，不就是把華小蘭三個字寫在上面一樣了嗎？楊說她在台上唱戲看見了你要注意，就是看到一個不相干的內行坐在包廂裏，她心裏記掛着，總也要看一看。華小蘭道：這話倒也是對的。三爺老提她作什麼，真要捧他嗎？馬小朋笑道：你兩下都有意思，給你兩個人介紹，讓你們都認識。華小蘭道：別開玩笑罷。讓報館裏人知道，又要當着新稀罕兒去傳說了。張樸道：雪魂，我看你很有點怕報館裏的人。你是讓上次那日本鬼子誠得你太厲害了。馬子明道：那一回，我就對雪魂說

了，讓他造謠言去，不理他，看他怎麼樣。總是雪魂圖省事，送了他們三千塊錢才了事。現在你們這種小事，他拿不了多少錯，就讓登上報，一轉瞬就過去了，要什麼緊。華小蘭道：大報倒罷了，就是那些小報，鬧什麼事實兒小說，什麼話他也寫得出來。馬子明聽他這話，竟是很願意幹，便笑道：好罷，讓我們問問酒壺李四，他認識不認識，他若是認識，我就約個日子請他吃飯，大家同席吃一頓就成了朋友，以後誰要請誰，可以直接的辦，就不必我來請客了。華小蘭不說不好，也不說好，只是微笑。馬子明知道他對芳芝仙十分樂意，只是不好說出口。若是真介紹仙芳芝和他成了朋友，他一定是種極得意事。當日隨便說了一陣，也過去。過了兩日，因為馬子明說：那個酒壺李四前來借錢，不由想到此事，因問道：遊戲場那個芳芝仙你認識不認識？李四笑道：三爺，你怎麼提到了她？馬子明道：也是一天，閑着無聊去聽了她一齣戲，覺得倒不怎樣壞，可是不知道她是什麼來歷，所以我問問你。你是九流三教那兒也有熟人，大概總會知道一點。李四笑道：這個人嗎？我熟極了。馬子明道：你怎麼和她熟？李四道：三爺，你想想，北京城當姑娘的唱戲的，有一個不知道酒壺李四的嗎？有一次在遊戲場裏走走，碰到了芳芝仙的母親，她看見是我，不住的點頭，說是沒有事，請到她家裏去坐。馬子明道：你到她家裏去過嗎？李四一看馬子明的神氣，是很注意的問這句話，連忙道：我是向來不大捧坤角的，她叫我去，我可沒有去。馬子明道：你既然沒去，何以又說和她熟呢？李四道：這無是戲場裏會面。



那裏的坤角，我認識的也不止一個。馬子明笑道：這樣說，要你給我們介紹一下子，那是不費事的了。李四道：三爺和她們來往，還用得着什麼介紹嗎？只要說出馬三爺一個字，要叫她來，她還不是像得了聖旨一樣。馬子明道：我倒不要捧她。只因雪魂看了她一回戲，他以爲很好。我倒想給他介紹，讓他們成個朋友。芳芝仙認識了雪魂，那是造化，你要學青衣花衫戲，除了雪魂，還有第二個好主兒嗎？這只要雪魂肯下功夫一教，芳芝仙的前途，那是真未可限量。李四鼓掌道：好極了，好極了。他倆要交上了朋友，那倒是很有趣的事。只要華老板願意，芳芝仙的事，交給我，我要她來，她就不至於不來，何況還有馬三爺的面子。最難得的，就是華老板，這種規矩人要捧她，她要不來，打着燈籠，那找這機會去。馬子明笑道：你說得有如此之容易，很好很好，我明晚上在家裏約兩個人吃便飯，你可以把芳芝仙找來，大家談談。李四笑着一拍胸道：不成問題，都交給我了。幾點鐘吧？馬子明道：點鐘不要定，就是遲一點兒來也沒有關係，只要她肯來就行了。李四連連答應道：準成準成，明日八點鐘，我就把她帶來。李四他原是個黑胖子，說到這裏眯着他一雙肉眼，對了馬子明笑道，三爺叫我作事，只要能辦得到的，無有不辦。可是我求三爺的事，可就瞧三爺高興不高興，三爺要是不高興，我就說破了嘴唇，那也是枉然。馬子明道：酒壺，你不用繞着灣子說話。你直說罷，又要借着這個題目敲我多少錢？李四道：我怎敢敲三爺的錢呢？更不敢借什麼題目，不過順便的這樣白說一聲。馬子明道：我記

贊梅菊齊芳藝名突起 得芝蘭並座佳運頻來

得，是你上次和我借三百塊錢，我還沒有答應你，明天晚上我就開支票給你，一點兒含糊。李四聽說開支票，忍不住笑道：三爺，你太什麼了。我酒量李四，靠着你們幾位闊人吃飯，對於闊人派的差事，我有個不死心塌地去作的嗎？你就先給我錢，我也不敢拿了錢不辦事。馬子明道：那不行，你索性進一步得一步，又要先拿錢了。你要這樣，我就一個也不給。李四連連作揖道：了不得！了不得！這錢今天不用了，明天再說罷。馬子明笑道：這不結了，你好好的辦安這件事罷。他真的當天不提錢的事坐了一會，很高興的去了。到了次日，馬子明吩咐廚子作了幾樣好菜，也不敢多約人，仍只是華小蘭張宦樞之外，另外加了一個戚雨峯，這個戚雨峯也是個有錢的名士，平生專捧華小蘭一人。自從華小蘭在科班起，一直捧到他作了梨園領袖，還不會止。凡是華小蘭唱的新戲，也就十之八九是這位戚雨峯先生手編的，所以華小蘭有什麼特殊的舉動，却是不敢瞞着他。馬子明專給華小蘭介紹女友，當然也是一種盛典，所以也把他請到。馬子明約定是八點鐘吃晚飯。華小蘭因為有話和馬子明說，特意來早一點，七點半鐘就到了。華小蘭以為自己早了，走到馬家，在客廳外面，就聽見客廳裏面有嘻笑之聲。同時，客廳裏的電燈，也是十分光亮，隔窗紗，就看見裏面幾個人影，華小蘭一面自掀簾子，一面自說道：我說我很早啦，還有比我早的。一言未了，只見那沙發椅子上，已有一個盛裝女子，盈盈然的站將起來。這正是這幾天以來，心裏未曾放得下去的那個芳芝仙，私下固然是老念着的，可是一見之下，就

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倒楞住了，不便走上前去。那芳芝仙到了此地，不能不振着精神，充量的大方，因此低低的喊了一聲華老板，却向着華小蘭蹣了一蹙。臉上泛着微紅，目光不敢正視，却看着人家的脚。華小蘭不料人家先招呼，急忙中，拱了拱手，又點着頭。酒壺李四一見，連忙起來叫道：華老板，華老板，請這裏坐，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因為他的沙發椅子，正和芳芝仙的椅子拐角相接。華小蘭道：隨便坐罷。我們都是常見面的人，客氣什麼？李四那裏肯，走了過來，帶推帶送，硬把他推到那裏坐下，芳芝仙看見他坐下，這才含着笑，低頭坐下去。馬子明見他和她都有些含羞答答的，只坐了抽雪茄，老不作聲，心想看你兩人，是誰先開口。華小蘭輕輕咳嗽兩聲，向痰盂裏吐了兩口唾沫，又在茶几上，把煙子取了一根烟抽着，他不作聲，芳芝仙更不作聲了。馬子明在一旁看得有趣，正要說出一個窮話來，偏是李四他不懂這個竅，生怕局面弄僵了，便道：華老板，上次你反串黃鶴漢，我看了來的，比以前更進步了，唱小生就是小生，真不含糊。那天上的座不壞嘛！樓上坐下全滿了。華小蘭道：是什麼時候的事？李四道：上個禮拜。華小蘭道：不對吧？我有一年多沒有反串這齣戲了。這一句話，把李四的話也弄僵了，笑了一笑，答不上話來，芳芝仙看見，也禁不往裏，抽出脇下掖的手絹，只握住了嘴。馬子明笑道：李四爺說話，總是信口開河的，誰不知道。雪魂也太不客氣，當着人的面麻麻糊糊，承認下來就是了，何必弄得他難為情呢？這一說，他們三人又樂了。李四道：我說漏了要什麼

緊，引得您三位都笑了，我這話有價值了，壽老板，你說是不是？芳芝仙笑道：四爺，你太客氣了，我可不敢這樣子想。華小蘭笑道：李四爺這人真隨便，什麼話也說得出口。李四笑道：華老板，你不要說我儘撒謊，難道花個塊兒八毛的買個座兒都不成嗎？馬子明搖手道：得了得了，不要把這話再望下提了。壽老板在這裏，雪魂何不和她談談戲。芳芝仙聽說，連忙答道：三爺，你提這個，我真成了孔夫子面前賣書文了。說着話，可就望了華小蘭一眼。華小蘭笑道：你客氣什麼呢？大家研究研究也是好的，芳芝仙正要回話，張宦槎和戚雨峯一同進來了，大家又是一陣謙讓。張宦槎笑道：剛才聽到雪魂說，要大家研究研究，什麼事情？華小蘭剛才所說，原是隨便一句謙遜的話，說出去就算了，不料張宦槎又要研究研究，不聲明一句吧？話鬧不明白。聲明一句吧：現在自己很願意和芳芝仙交朋友，倒令人有些不好意思，便微微一笑。偶然一掉頭看看芳芝仙，她和自己，似乎有同樣的感想，手按着沙發椅靠，只管撫摩，頭也不抬起來，似乎帶有兩三分笑意。張宦槎嘴裏始終沒有放下他那烟斗，斗上一點熱氣沒有，嘴裏依然有一口氣無一口氣向裏吸着，情不自禁的點了兩下頭。馬子明見他這樣笑問道：宦槎，你一個人好像得着什麼似的，老微笑什麼？說出來聽聽。張宦槎笑道：我是想到古人一句詩，乃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馬子明聽了，也是微笑而不言。那華小蘭雖是科班出身，終日跟着斗方名士週旋，也就懂得一些辭藻。張宦槎說的那話，他却可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當時張宦槎望着他吟吟的笑，他就臉上

泛出微紅來，只管將頭偏到一邊。馬子明也笑道：壽老板，你的戲，已是很不錯。不過古裝戲我沒唱過，我介紹雪魂給你說說古裝戲罷。芳芝仙微笑道：那敢情好，可是我笨得很，不容易學，華老板可別嫌麻煩。華小蘭這才回過頭來道：這話太客氣了。李四見他們倆已搭上了腔，總算自己介紹得不錯。樂得一陣奇笑，由心窩裏直達眉毛尖，將肩膀抬了一冷道：這事我明天一定到報上去鼓吹，說是壽老板已經拜華老板爲師。這樣一來，壽老板就更更紅起來了。馬子明正色道：這個你可別胡鬧。我們不過一時高興，給他們倆介紹介紹。這話一傳到外邊去了，好話沒有，壞話可是一大堆。不但雪魂有些不方便，我們大家都不好。李四豎起自己的右手，拍拍兩聲，在腦袋上拍了兩下。又一頓脚道：該打！我說話就是這樣糊塗。再說華大奶奶那個性格兒，可也不容易說話，我無緣無故給華老板鼓吹收了女門生，這不是找挨罵嗎？華小蘭一聽這話，心裏很不高興。因爲無論那個男子，是不願意在女朋友面前說有太太的。縱然是朋友知道，也不肯將自己在太太面前的態度說出來。現在李四說自己收女徒弟，太太不願意，芳芝仙一來要笑自己怕老婆，二來又要疑心自己不敢交女朋友，對於自己，可以說完全有害而無利，覺得酒壺李四這張嘴實在是臭。這不應該叫酒壺，實在應該叫便壺，對他那嘴才名符其實。李四見華小蘭表示不滿意的態度，也慌了，只是伸了手抓耳朵，這時，大家都寂然起來，不知說那一句話好。恰好是客廳門一推，伸進一顆腦袋來。大家只一看那帽子，是淺灰色細呢，帽箍却是白底子紅藍相

間的條子花。再往下看，是豆綠綢的夾衫，罩着堆花青緞子緊身坎肩。帽子底下，一張小尖尖的臉兒，兩隻圓眼珠，這正是華小蘭惟一助手陶佩蓉。也是一個唱青衣花旦的。他不但唱戲，在班子裏給華小蘭管事，在家裏還幫助華小蘭料理家務。華小蘭也會私私的對他說了，芳芝仙的戲唱得很好，今天晚上馬三爺請在一塊兒吃飯。陶佩蓉就想着，三爺連我都要瞞起來，這事很現得他們進行得厲害。因笑道：我也瞧瞧去，成不成？華小蘭和他是無所不談，無所不爲的人，也就不必隱瞞着，所以就約了他來。他一來之後，酒菜也都備齊了，就請大家入席。馬子明知道他兩人是根驢意坐在一處，和大家丟了一個眼色，讓他們虛謙的時候，大家都坐下了，只剩了兩個附近下方主席的空位子。決沒有客人見了旁席不坐，反要坐上面的，所以華小蘭只得先坐下。馬子明右手，華小蘭左手，還有一個空方凳，馬子明用手拍了方凳兩下笑道：壽老板，我知道你是不肯上坐的，免得虛來一套客氣，你就在這裏坐罷。芳芝仙低着頭就坐下了。陶佩蓉唱戲不成，小心眼兒可比誰也多，他見華小蘭和芳芝仙這一番情形，知道他兩人未免有情。在大家吃得半醉的時候，便道：壽老板，我明天請在場的各位，同吃一餐小館子，不知道你賞臉不賞臉。芳芝仙道：陶老板這話太言重了，我給您陪客。陶佩蓉道：這話不對，只有你是客。雪魂師兄和我的交情最深，我作東，也只有請他陪客才對。華小蘭聽說微笑。咸雨峯翹着小鬍子一樂，點點頭道：佩蓉說話，很是嫵婉。涵而不露，明天什麼時候，請到什麼地方。陶佩蓉道：陳興樓

十二點。芳芝仙道：東興樓在什麼地方。陶佩蓉道：在東安門那兒。芳芝仙道：哎呀！路遠啦，我們住在西城的人，真是夠瞧的了。華小蘭道：不要緊，我們這兒有的是車子，到那時候，派到府上去接就是了。陶佩蓉道：是啊！難道還去你雇了洋車坐着來嗎？我們華老板就會派車子來接。李四就對芳芝仙道：路遠不要緊，決誤不了你園子的戲，真是到了時候，我就送你到園子裏去，明天上午，我就到府上去。……他說到這裏，偷眼看華小蘭的顏色，有些不高興，就道：因為我去找一個朋友，要走府上門口經過的。我要替陶老板催客。讓你上了汽車先走，我再坐我的破膠皮車跟着來呢。說畢，自己一鼓掌打了一個哈哈。大家且不理他，一面吃飯，一面閒談。在場的人，都是與戲有關的，談來談去，自又免不了談到戲的問題上去。戚雨峯操着他那保府的家鄉話，對芳芝仙道：何不演兩齣古裝戲玩玩。說時，回頭對馬子明道：她要是穿起古裝來，真可以說是亭亭玉立。說着他笑起來，在眼角邊皺起一路魚尾壽星紋。芳芝仙聽着倒罷了，華小蘭見他這樣，知道他樂大發了，也就回頭一看芳芝仙，她喝了幾杯酒下肚，醉色上臉，有如搽了一層淺淺的胭脂一般。芳芝仙再微微一笑，真個嬌豔如花。陶佩蓉看見，因向芳芝仙道：壽老板照得有相片沒有。芳芝仙道：家裏有兩張，我明天帶了來。陶佩蓉道：好極了，你送我們兩張，我們也預備兩張交換。張宦搓笑道：反正好看的相片子拿來，一樣還把好看的片子拿去，決不能把我這樣大胖子相片去換。說時目視華小蘭。他却只當不知道，低了頭吃菜。華

小蘭越是有點子害臊，大家越看到他和芳芝仙是有點關係，因此大家儘量撮合他兩人的感情。一餐飯吃完，兩人的情意又融洽了許多，坐了一會，芳芝仙因要唱戲，告辭就要走。陶佩蓉道：坐洋車去，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叫華老板的車子送你去罷。芳芝仙道：不必，還早，來得及呢？華小蘭因爲不好意思表示，所以沒有作聲。現在芳芝仙謙遜，怕是她疑心自己未曾開口，所以不肯坐。便道：我的車子，在這裏也是閒着，何必不坐呢？芳芝仙道：那就多謝了。華小蘭於是吩咐汽車夫，開車送壽老板上戲館子。芳芝仙當着面道了謝，就別大家出門而去。汽車走起來，自然是快，不一會就到了游戲場。她母親壽二爺因爲知道她不同去的，已經由家裏將她的行頭帶來了。這時正在後台找人說閒話，一見芳芝仙進來，一句話還沒有說出，芳芝仙先笑着說道：媽！你猜我怎麼回來得這樣快？壽二爺道：我那裏知道？芳芝仙道：我坐汽車回來的。他們的汽車，真好，又平穩，又走得快，一點兒響聲都沒有。壽二爺笑道：誰的汽車。芳芝仙本來想說是華老板的汽車，轉身一想，他和女子往來，是不大公開的，給他祕密着一點吧？便道：是馬三爺的汽車。他說，明天上午請我吃飯，還用汽車到咱們家裏去接我呢？壽二爺一拍手道：這可了不得。咱們那樣的破大門，門口來上這一輛大汽車，街坊都得要當新希罕兒了。孩子，你往後瞧罷。以後你坐多了，我也許能坐兩回。這時，那台柱子梅少卿也來了。因爲芳芝仙紅起來得快，心裏很不平。而且那一天自己請假，芳芝仙竟不客氣，敢到特別化裝室來扮戲，太可恨了。



她在一邊見芳芝仙母女大談其汽車，在一邊鼻子一哼、冷笑道：不開眼。這算什麼，有本事自己買輛汽車坐，那才好吹呢。所幸她的聲音低，恰好前台又在唱武裝戲，鑼鼓打得震天一般響，因此芳芝仙還沒有十分聽清楚。不過梅少卿對她母女說話，表示不樂意聽，那是知道的。不過沒有抓着話柄，也就只好按下不提。當時芳芝仙母女，都高興大了，唱戲回去之後，是大秃牛出來開了門。壽二爺還不會進去，隔着門就嚷：老牛，這事不錯啊。不想華小蘭把我們姑娘捧上了。那馬三爺請了大姑娘吃飯，華小蘭就把自己的汽車送她回來。他說了，明天上午，還是用汽車來接咱們姑娘。壽二爺一面說着話，一面門開了向裏走，她就沒有，神脚下有什麼東西沒有。脚下一伸開，轟擊拍搭，響聲鬧成一片。壽二爺個兒既大，分量又沉，如倒了一座铁塔一般，黑暗之中，就倒在地下。大秃牛連忙問道：怎麼了？怎麼了？別發大發了。壽二爺躺在地下，半天沒有言語。半晌，慢慢的哎喲了一聲。大秃牛道：這一下，大爺摔的不錯。我去拿燈亮來，壽二爺道：別廢話，要什麼燈亮。說時，他拍了一拍身上的土，已經站起來了。笑道：我忘了孩子裏放着脚盆，一下子踏在上面，就摔了這麼一下。大秃牛究竟念在老僕的情上，走上前挽着她一隻胳膊，攙了進屋子。燈光下一看，她一件長衫，纏了大半邊，那水浸透底襟向下直淋。她頭上額角邊，黑一大塊，黑的中間，又青一塊。大秃牛道：這一下子，真不是個玩意。你怎麼不仔細一點。大秃牛只管心疼，芳芝仙坐在旁邊一張椅子上，一隻手撐了左腮，只管望着



母親的樣子看起來，也怪不得要養活那麼一個閨女了。當時便道：壽老板在家嗎？壽二爺道：在家等着啦。你進來喝碗水再走罷。汽車夫道：不用了。我們華老板和馬行長都等着呢。壽二爺回轉身來，一路囑了進去，便道：姑娘，你就去罷，馬行長和華老板，都在那裏等着你了。芳芝仙本來也就耍老早修飾好了的，這會子說走就走，便出來坐了汽車，直上東興樓而來。一入座，昨天的客，全到了。又是華小蘭坐的地方，空了一個方凳。芳芝仙搭訕笑道：今天怎麼這樣早啊？一面說一面就在空位上坐下了。陶佩蓉道：今天提早是有緣因的，我們要請你和華老板扮齣戲照兩張相。你看成不成？芳芝仙低了頭，眼睛却瞟了華小蘭一下，微笑道：那怎樣配得上啊。這句話剛說畢，在席上的人，異口同聲的說道：配得上，配得上，正配，正配。華小蘭聽了他們的話，并不作聲，只是微笑。大家因為都趕着要看這一芝一蘭同照一張相，就不肯用廢話來耗費時間，很快的就吃完了飯。馬子明笑道：壽老板，我們要求的事，怎麼樣，能辦得到嗎？芳芝仙道：三爺說話，總是客氣。李四舉起兩隻手，在空中亂搖，口裏囑道：去，都去，不成問題，不成問題。到那一家去我先去預備。馬子明皺了眉道：老李，你又瞎起什麼興。我早已通知榮光了，我們同去就得。李四半生就不肯得罪作官或有錢的人。馬三爺是個銀行家，他說的話，向來認爲是有理的，更不敢駁他一個字，當時將腦袋一縮，笑道：我真糊塗，三爺主持的事，自然不等等要辦，早就辦得齊齊備備的，那裏用得着我這飯桶來多事。大家聽了他的話，都禁不住

笑。好在芳芝仙是默認可以去了，華小蘭更是求仁得仁。於是大家各坐上汽車。戚雨峯和張宦搓一輛，馬子明和陶佩蓉一輛，李四一脚也跨上去，坐了倒座兒，華子蘭也上了自己的車子，只把芳芝仙一人扔在地下站着。小汽車夫見她一人沒有上車，就側了身子，開着車門，讓芳芝仙上去。芳芝仙四圍望了一望，也就低頭坐上車去。小汽車夫將車門闔好，一上車，車子便開動了。芳芝仙這時見與華小蘭兩個人在車裏，便露着牙齒一笑道：這是誰胡出主意，要我們去照相。華小蘭笑道：照相就照相，那要什麼緊？你和我們在一塊兒玩，你媽干涉麼？芳芝仙笑道：和別人出去兒，她是不肯的，和你在一處，隨便怎麼着，她也不說話的。華小蘭道：那爲什麼？芳芝仙道：我也不明白，你就猜罷。華小蘭笑道：你別言語，那一天我私私的請你母親和你吃飯。芳芝仙點頭笑道：來！準來！別說是請我媽，就是請我一個人，我也來。華小蘭道：準來嗎？你媽放心嗎？芳芝仙瞟了他一眼，笑道：爲什麼不放心嗎？你要說明白一點。華小蘭道：也不是說別的。我是常到上海去的，仔細我把你拐到上海去賣了。芳芝仙道：只要有那個本領，我就讓你拐。天下那有這樣漂亮的拐子，我怕拐不成別人，仔細人家把拐子賣了，華小蘭笑道：你這倒很會說話，剛才吃飯，許多人和你說話，你怎麼不大說話呢？芳芝仙笑道：我愛……：剛說到這裏，忽聽小汽車夫道：華老板到了。芳芝仙看時，汽車已經停住一家照相館門口。小汽車夫站在馬路上開了車門等着人下去呢？華小蘭笑着先下來，芳芝仙跟在後面，同進照相館去。

這裏除了同來的一班人還有兩個像聽差模樣似的人，提了一個包袱，也坐在一邊等候。李四笑道：壽老板，你瞧瞧行頭都拿來了。我們都駝妥了，讓你和華老板合扮天女散花。芳芝仙還未置可否，大家就簇擁着她到換衣室裏去化裝。化裝完畢，就出來照相，芳芝仙一脚踏出門，見照相室裏，這些人倒有點不好意思，低了頭咬着嘴唇。身邊有一張椅子，連忙一歪身坐下，伏在茶几上只是笑。馬子明道：你瞧，這倒真做戲了。這一說，大家越笑着起鬨，隨着華小蘭扮了天女出來了。笑道：我真沒有你們的法子，非這樣辦不成。芳芝仙勉強忍住了笑，站起來道，我真不會，張官搓笑道：這又不是戲台上，會不會有什麼關係？來罷來罷，別讓人家照相的着急！芳芝仙被催不過，只好紅了臉羞答答的和華小蘭站在一處比着姿勢。這裏剛剛對好了光，拍的一聲，把相照上了。只見跌跌撞撞，一個蒼白鬍鬚的老頭子，鼓了掌直鑽將進來，昂着頭念道：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哈哈，木蘭詞這四句詩真可以借用一下子了。他本來年老，牙齒不其關風，而且又帶一點廣東尾音，他文謔謔的念上一遍。在場的人，倒沒有幾個明白，李四知道他是有名的詞章家龔隱廬老先生，嚶嚶唧唧，大概是念詩。因為他一向做上中等官爺，你也念過唐詩？李四道：怎麼沒有念過，剛才隱老念的，我就從小念過。……正要向下說，因見龔隱廬已經走到芳芝仙面前去了，自己不願意打擾，端起肩膀咳嗽兩聲，就

停住話不說了。龔隱廬豎起馬褂大袖口，用手牽着下巴上兩三林鬚鬚，先笑着叫了一聲好。接上又贊一聲好，點頭道：這真個如入芝蘭之室了。是誰出的好主意，剛才我打電話到馬三爺家裏去，才聽見這個消息，你們又吃又樂，都不帶我老頭兒一個嗎？這裏華小蘭是他的乾兒子，芳芝仙也是不久由經理介紹，拜在他名下爲乾姑娘，算不是外人。其餘的人都和他他是朋友，很無忌憚，所以他一說，大家都笑了。龔隱廬道：馬三爺，你爲什麼事先不通知我，以爲我不贊成這件事嗎？他一說不要緊，華小蘭和芳芝仙都紅了臉。龔隱廬道：我對這件事，我是極力贊成的，而且我的意思介紹你二人見面，這一下子先成了朋友，那更好了。今天晚上，都在我家裏吃晚飯，不許不來。大家見老頭兒高興，都答應了。接上華小蘭芳芝仙又照了兩張相，這才算得盡興。他和她也忙着去卸裝。卸完裝之後，芳芝仙就道：時候可不早，我得上戲館子去。華小蘭道：我也是要出前門的可以送你去。在場的人，大家都知趣，只彼此望着笑了一笑。華小蘭也顧不得許了多，只好硬着臉皮，和芳芝仙一路出門，上車而去。車子一直快過前門了，芳芝仙由身上一掏，掏出兩張相片來。微笑道：你們不是說要我的相片嗎？你拿了去罷。華小蘭道：爲什麼這時候才拿出來。芳芝仙道：他們鬧得忘了，沒有和我要，我就不必給他們了。華小蘭道：這樣說，你是留着送給我的了，謝謝。芳芝仙道：送是送給你，但是你可別讓你們大奶奶知道。我聽說你們大奶奶很厲害呢。華小蘭道：你聽到謔說的，這話是靠不住的。芳芝仙笑道：那又何必

瞞呢？厲害也礙不着我什麼事。他說這話之時，那聲音幾乎小得像蚊子叫一般，除了她自己，簡直聽不見，不過雖不聽到，她那個意思，是很可以知道的。由這一張相片子起，兩人要好的程度，就慢慢的加深了。當天晚，是在襄隱廬家吃飯會的面。第二天華小蘭在光明唱戲，給她留下一個包廂，又會了面。像李四這般人，又能給他們跑腿，消息越發靈通了。這事慢慢傳到任秀鳴耳朵裏去了，到有點不大高興。不過自己先把芳芝仙一陣猛抬舉，抬到現在，已經有一部份號召的能力。當梅少卿不到的時候，就由芳芝仙唱壓軸子。芳芝仙一唱壓軸子，也就覺得身分大了，常常跑到特別化裝室裏去扮戲。梅少卿已經和她嫌隙很深，對於這件事十分不滿意。現在聽到任秀鳴和她也發生了意見，她已失了泰山之靠，若是要出一口氣，這倒是個機會。梅少卿白天休息沒來，芳芝仙又無意到特別化裝室去扮了一回戲。晚晌梅少卿到了，她一見屋子裏亂七八糟，便罵道：這又是誰跑到我屋子裏來。趁我不在這裏，偷看來，補這個空子，我瞧就沒有意思。別說我還在這兒，我就是不在這兒，這兒還得另外去找人，也不至於讓那只會拍馬的人來頂這個缺。梅少卿越罵越高興，罵得久了，這聲音就由屋子裏傳到屋子外去。屋子外有個唱小丑兒的就搭腔道：嘿！罵上了。咱們當小角兒的，別要想來出個風頭，住紫禁城裏跑，讓人家罵得狗血淋頭，什麼意思。這小丑兒嘮叨着未完，就噹噹啣一聲響，後台就是一陣亂。

此  
页  
空  
白



### 第三回 失寵作良圖幫閑早約 輟歌惜小別快靚先臨

却說梅少卿在那裏罵芳芝仙，有一個小丑兒，就在當中挑撥，嘮叨着兩下傳話，那芳芝仙正是趾高氣揚之時，只願意人捧，不願意人罵，現在梅少卿在一邊冷嘲熱諷，已覺是難堪。偏是有人從中挑撥，更是忍無可忍。當時正在喝茶，拿着手上的茶杯，直向梅少卿化裝室裏飛去。不偏不斜，那茶杯正砸在一面大鏡子上，噹的一聲，兩物俱破。梅少卿一回頭見是芳芝仙動手，就奔到她面前，伸手過去，拍的一聲，就打了她一個耳光。芳芝仙人長得漂亮，身體却長得非常健康，梅少卿和她相反，向來瘦怯怯的力量是有限。芳芝仙仙猛不防讓梅少卿打了一掌，鬧得半邊臉發燒，眼睛裏火星亂迸，這一下子，她氣極了，向着梅少卿胸前。兩手就是一推，梅少卿支持不住，身體向後一坐，便倒在地下。袁大頭正在後台，一看不成事體，連忙向中間一攔，其餘後台的人，見管事已經出馬，也兩邊勸解，男男女女糾成一團。哭聲，喊聲，罵人聲，勸解聲，配上前台的鑼鼓，那裏還分辨得出誰說什麼？只見芳芝仙在八叢中亂跳，身子直往前擠。梅少卿呢？眼淚滿面，張着嘴就出一隻白手，只管向人縫裏伸將出來，對芳芝仙那邊亂指。任秀鳴得了消息，也連忙趕着來了，帶罵帶勸，將梅少卿先擁進化裝室裏去，把她兩人分開，後台海濤也似的風潮，方才漸漸平息。任秀鳴一調查這事，雖然由於芳芝仙到了特別化裝室而起，但是芳芝仙所以

政進這裏來，却是自己作的主。要說芳芝仙的不是，先要論起自己的不是。這種情形，只好模糊一點，遮掩過去，就算了。況且梅少卿是快要滿合同的人，平常她母親極力監視她的行動，一點也不讓她做戲外的應酬。就是梅少卿自己，性情也非常高傲，在營業上雖然很歡迎她，在私人方面，簡直一點感情沒有。論起芳芝仙，恰好和她成一個反比例，她母親壽二爺，是惟恐她女兒不和人家交朋友，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監視。不但不監視，芳芝仙年歲小，有許多不合交際的地方，還從中指點指點。所以任秀鳴對於她兩人的交涉，覺得芳芝仙有理的成分居多，無理的成分居少。無論當面背後，不肯說梅少卿是的，梅少卿那肯受得了這種委屈，恨不得馬上就脫離遊戲場。不過因為合同的關係，不能隨便就跑，只好忍耐着。好在合同也快滿了，滿了之後，無論如何，不向下繼續。當日勉強，戲唱完，回得家去，不問三七二十一。伏在桌上就暗暗哭將起來。她母親梅月卿原是個有名的花旦，躺在床上，對着彙豆火燄的烟燈，過晚上的正餐癮，一見女兒哭泣，便知受了委屈，因待一口氣將烟斗上一個大泡子抽完了，噴着烟坐起來。問道：怎麼大丫頭，什麼事又哭了？梅少卿用手絹擦着眼淚道：還不是那妖精，那有別人呢。於是就把今天晚上打架的事說了一遍。梅月卿已經拿了一根烟捲在手上，點了火坐在那裏慢慢抽着，閉了眼睛，只聽她女兒說話。一直等梅少卿把話說完了，她把一根烟也抽了三分之二，噴出一口烟來，哼了一聲道：這全是任秀鳴這東西的主意，把芳芝仙慣得這樣無法無天。好吧，讓她捧她

去，合同滿了，無論如何，我也不在遊戲場唱了。梅少卿道：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我們還是到上海，還是天津去呢？梅月卿道：那兒也不去，我們還在北平待着，我們要看一看，究竟是誰唱得下去？梅少卿道：我們在北平待着還要自己組班嗎？梅月卿道：那倒用不着。坤音社的人和我說了幾次，要我們也加入。我就因為離京不離京的心事，還沒有決定，所以沒有答應，現在我們說願加入，他是求之而不得。梅少卿道：他們那裏有個金飛霞，還要我去做什麼？梅月卿道：原來我也是這聽說，後來我聽到她要上哈爾濱，她們這兒沒有了台柱子，你想，她這樣不着急呢？梅少卿道：據我看，我們也不宜就答應。若是答應了，倒好像我給人家填空似的。梅月卿道：爲了這個，所以我的意思，要大大的和他開口，這樣一來，張老頭兒和他兒子都樂意，叫他捧場，那是不成問題的。梅少卿道：老頭子說了，只會胡花錢。倒是張二爺人很熱，我們先請來問問看。他若說是我們可以加入坤音社，我先就請他給我們幫忙。梅月卿道：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他是沒有常性的人，今天捧這個，明天捧那個，一點準兒沒有，這又有兩三天沒有看見他了，不知他又和誰混在一處。梅少卿道：今天晚上，我還看見他在包廂裏的，聽說和老頭子要算賬，前天吵了兩次嘴，也許爲這個沒有到我們這兒來。梅月卿道：和他老頭子算什麼賬？梅少卿道：借了他老頭子三千塊錢，過了期了，本利全沒有還。老頭子現在只管向他催。他急了和老頭子吵了兩頓。老頭子說，從此以後，爺兒倆永遠不通來往，誰也別和誰要錢。張二爺聽了，你想

樂意不樂意？梅月卿道：樂意什麼？他和老頭子來往，總只有他化老頭子的錢，那有老頭子化他的錢。現在斷了來往，他就化不着老頭子的了。以後還是找找老頭子的好。上次堂會和張二爺配了一齣五家坡，後來老頭子只撇嘴。梅少卿道：別提了。張二爺唱得那樣糟，誰願意和他在一塊兒唱，我也是讓逼得沒有法子啊。老頭子若是不樂意，我就和老頭子照樣配一齣五家坡，也沒有什麼。可是他上台唱嗎？正說到這裏，聽見老媽嚷道：二爺來了。梅月卿道：真巧說曹操曹操就到了梅少卿便避到後面一間屋子裏去，將冷手巾擦了一把臉又重新敷了一層雪花膏，然後才出來。那個張二爺張景文看見，就連忙笑着站了起來對梅少卿一招手道：來來，我問你幾句話。怎麼一回事，今天的戲唱的很馬前。梅少卿一面說着話，一面走過來，坐在張景文面前。只見他那滿頭的頭髮，都用油粘成左右大小兩黑片，緊緊的，平平的，貼在頭上。一張大臉，糊滿了雪花膏，一片一片的白色。那兩腮上的鬍子，被刮得光光的，鬍子雖然沒有，因為他是很重的連鬚鬍子，在肉裏的鬍子根，却沒有法子取消，因此兩腮上倒弄成一片青色，白裏套青，倒是怪難看的，而且嘴唇上紅紅的，似乎他又搽上了一些胭脂。梅少卿心裏雖然這樣看不下去，口裏却不肯直說出來，因笑道：二爺，今天晚上又打算那裏逛去，臉上刮得這樣光光的，真是漂亮啊。張景文被她當面一陣恭維，樂得睜隻眼珠只在一副玳瑁寬邊的眼鏡裏亂轉，笑道：別瞎說。我天天都是這樣，有什麼可奇怪的。梅少卿道：我倒不是奇怪，因為到了這樣夜深了，

還是收拾得好好的。張景文笑道：別往下說了，我收拾得好好的，就是來看你啊。因為她母親也在這裏，這話似乎唐突一點，便偏了頭望着梅月卿也笑了一笑。因見她躺在床上抽烟，有毫不在乎的樣子，又轉臉過來看着梅少卿。梅少卿隨時手一撈，在地下把一隻花毛獅子小哈巴狗抱到懷裏，只管撫那狗脊梁上的毛，低了頭一根一根給他摸得順順的。張景文見她有些含情脈脈的樣子，心裏先就樂了。因道：我聽說你和芳芝仙鬧起來了，那很犯不着，她是什麼出身，和她比就失了自己的身分了，梅少卿道：誰願意和她鬧，可是心裏憋着一口氣，當時真忍不下去。張景文道：你老是和 she 鬧盤扭，合同滿了你还幹不幹呢？梅少卿道：合同滿了，一萬塊錢一個月我也不幹。說着，又怕他聽不明白，便將聲音耐金飛龍要走，那邊請去抵缺的話說了一遍。張景文口裏啣着烟捲靠了椅子背，脚架在方凳上，倒是很自在的樣子。因搖着腿道：這裏合同沒有滿，那裏就有人請，很好出事啊。梅少卿道：我也知道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到了那個時候，沒有人捧場，那怎麼辦呢？張景文笑道：梅老板，你別繞着灣兒說話，乾脆，你叫我捧場。這一點兒小應酬，全交給我，準辦得了，你們告訴老頭子沒有。梅月卿知道她父子兩人捧角，是毫不避諱的，便道：因講事我們還沒有決定，所以也沒有對將軍說。張景文笑道：你們真傻，有這樣的事，不先對他說，倒先對我說。其實不管成不成，只要對他說了，他就和你先拿三分主意。一拿主意，那就好了，他先得給錢。這兩天天津房錢收齊了，剛剛解來，老頭子手上，有的足錢

，何不就趁這個機會去和他弄幾文？老頭子別的錢不肯化，你們這樣的人去說話，他總得應酬的。梅月卿笑道：二爺，這可是你說的。張景文道：是我說的，那要什麼緊。老頭子捧一輩子的角，化一輩子的冤錢，當一輩子的冤桶，可是當一輩子的冤桶，他還是樂意的。梅月卿道：照二爺這樣說，二爺是不會化冤錢，不肯當冤桶的了。張景文道：那沒準兒，自己覺得很值不是？別人就可說，你冤大了。梅少卿笑道：二爺說話，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現在連自己也說起來了。張景文道：我這全是實話，可是你別多心。我們這樣好的交情，只要能幫忙，總是幫忙，還談到什麼冤不冤？你別以爲我先說這話，是怕化錢啦。梅少卿笑道：二爺這說來說去，我簡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那末，依照你的話，我們就搭坤音社的班了。張景文道：那也別忙，讓我去找一找金飛霞，看她是不是上哈爾濱。她要是沒有要走的話，一個班裏，決不能容兩個台柱，那就別提了。梅月卿道：二爺若是肯辛苦一趟，那是最好不過的事。因爲二爺是事外之人，隨便和她們說話，她們是不疑心的。張景文道：我和她家裏，雖沒有什麼交情，認識是認識的，道幾句不相干的話，一定可以問得出來。問明了，我就回你們的話。明天晚上，準有回信。梅月卿聽了，先就道了幾聲謝，又請張景文到床上躺着，給她燒了兩口烟，張景文很高興的回家去了。到了次日，哈過早點，趁金飛霞沒有上戲館子的時候，就到金家去了。金飛霞的父親，穿了一件灰綢長袍，大大的長長的袖子，左膊路垂將下來，看不見手。右手拿了兩個核桃，只管搓着。

他昂了頭，正在大門外張望。看見一輛汽車來了，就向旁邊一閃。張景文下了車，金老頭就躬身向前作了個揖，把手舉了舉，操着一口天津音道：「二爺，你好，好，我不見你了。」張景文道：「飛霞在家嗎？」金老頭連連點頭道：「在家在家！請進來坐。」於是手裏搓着核桃，在前面引路，將張景文引了進去。金飛霞拿了手抄的小本子坐在門邊，就着亮念戲詞。一見張景文，便站將起來，笑道：「什麼風把二爺吹來了？」說時，放下抄本，就叫人張羅茶水。金老頭昂了頭，擺着大袖子，已避到一邊去了。張景文道：「我聽說你要上哈爾濱了，所以特意來看看你。」金飛霞道：「你別聽外面人胡說。我在這兒唱了好好的，又上那裏去？」張景文笑道：「我聽說宋三爺在奉天很闊，現在也到哈爾濱去了。」金飛霞掀唇一笑，露出一粒金牙，接上瞟了張景文一眼道：「你這話我不大懂。那個宋三爺？張景文笑道：「我們也是朋友，在一塊，聽過戲，他的事你以為我不知道麼？」金飛霞道：「認識我們倒是認識的。你以為我靠他捧我，我就上哈爾濱嗎？我走是得走一趟，是到天津看我母親去。張景文捧角，雖然朝三暮四，但是他奉謹的時候，就專門奉誰，不捧第二個人，他並不需要和金飛霞接近。當時他證明金飛霞不上哈爾濱，責任已了，也不多耽擱，就告辭走了。」金老頭見客已行却慢慢的走進來，一個咕嚕着上腔道：「這小子總不來，來了就走，不知道幹啥。金飛霞坐着自看他的戲詞，不理會他。」金老頭道：「這小舅子，有錢就望梅少卿身上花，花光了，才跑咱這裏來。」金飛霞忍不住了，這才敢一本子，板着脸道：「你這可像人話，越老越糊塗。」





的主角。金飛霞若是不到，黃窗淚影，固然是不能演，就改演別的戲，然而別的戲，也短不了是金飛霞充主角，照樣的不能演。所以金飛霞老哭着不歇，一髮牽動全身，今天只好停演。這樣一來，又不好意思來勸她於是左手搓着核桃，右手蘸薄荷散塞裏子眼。足足支持着有十幾分鐘。然後才一頓脚道：姑奶奶，你不哭行不行？現在已經十二點鐘了，你還打算上戲館子嗎？金飛霞掏出手絹，一面揩淚，一面哽咽着道：給你罵了一頓，現在快上戲館子了，又來央告我，你指望我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呢，兩句話就可以好的。我不幹了，你怎麼樣？說畢，突然起來一陣風似的，跑回房去了。金老頭看見，這一急非同小可，連忙對着屋子亂嚷道：怎麼樣？你不上戲館子了嗎？一面說着，一面在屋子裏頓脚，金飛霞進了屋，身子向床上一倒伏在牀上，自睡她的覺，無論老頭子怎樣嚷，總給他一個不聞不問。老頭子看了一看形勢，覺得厲害，只得私下疏通老媽子，叫她去解金飛霞，她答覆得很堅決，說是無論如何，我不上戲館子了，要我上戲館子，叫他先拿刀來。金老頭麻煩了幾次，慢慢的就挨到十二點鐘，看看她是萬不肯上戲館子的了，只得對面煤鋪子裏去，借了一個電話，通到戲館子去，說是今天金飛霞請假。戲院子前台，接到這個消息，就猜個十之八九。他父女兩個，又在班交涉。這種事，每年少不得發生幾次的。所以後台的人。毫不猶豫，寫了一張很大的紙條，貼在門口，就是金飛霞因病請假。今日停劇。下面也並沒註明不日照常開演。因為知道金飛霞天天忍受他父親的氣，積得久了，就要發

洩一次。一發洩出來，決不是一兩天就可了事的。他們前台這樣猜想，果然不出所料，到了次日，金飛霞睡在床上，根本就沒有起身。可是這樣一來，戲館子裏就大大着急了。原來他們這裏的組織，坤角都是按月定包銀，逐日拿錢。金飛霞包銀是一千二，若是十成座，自然是一日拿四十元。若是上座不好呢，就按成數減收。金飛霞每月掙那些錢，犧牲了一兩天，自然不在乎。可是其他拿小戲份的角色，就有些受不了。一天不拿錢，就得一天白耗着，前台的人，更是只望着這個吃飯，若老是停演，大家不得了。因為金飛霞和一個唱花旦的珍珠花感情最好，大家就請珍珠花去看金飛霞的病，順便給他父女調停一下。珍珠花在公司兩方，都是情無可却的，就坐了自己的包車，到金飛霞家來。走進門就見金家的女僕趙媽，因問道：他家大姑娘病好點嗎？趙媽回頭向身後看着，見沒有人，這才低了聲音道：那有什麼病，又是老頭子和她吵上了。今天這大半天了，還沒有吃東西，珍珠花走進院子，隔了窗戶類喊道：大姐啊，你怎麼不舒服了，今天好些嗎？珍珠花貌僅中姿，却是天生一副嬌滴滴的喉嚨。一雙活潑潑的眼睛。她那嗓子，只要說一句話，就令人會發生一種快感。金飛霞躺在床上，正悶的慌，聽見珍珠花聲音，便道：進來罷，我猜你今天就會來的。珍珠花一進房門，見金飛霞蓬着一把頭髮，兩鬢鬆鬆的掩住了耳朵，面上只敷一層薄粉，略帶青色。身上穿了一件豆綠色的海絨短襖，倒只扣了兩個扭扣，右肩下的衣襟，翻轉一塊來。用薄被蓋了下半截，斜靠在床欄干上。見人進來，笑着點頭道：床上坐罷

人總說時用手拍一拍墊褥。珍珠花果然坐下來，因道：你是什麼病，大概就是多吃了涼東西。我就對你說了，那幾天別嘴饞。金飛霞道：那裏是啊？我和老頭子鬧彊扭呢。珍珠花道：老頭子又怎麼樣了。又要討姨奶奶麼？六七十歲的人還是這樣花心？金飛霞道：他花心不花心我倒不去管他。你瞧他不是很花心嗎？他對我倒管的十分嚴厲。我們吃了這碗飯，沒有個人緣兒那成？家裏來了兩三個朋友，這是很不算什麼。可見他就把自己那副花心眼來看人，我的朋友，只許來長鬍子的老頭，不許來年青的，一來年輕的，就得在旁邊看守，總怕是我給人拐跑了。我們生來狗命，應該和他唱一輩子戲，掙一輩子錢。你想咱們現在是什麼歲數兒，再和他唱幾年，成了老太婆了，花花世界，那裏還有我們的份兒？珍珠花笑道：你說這話存了什麼心眼兒了。金飛霞道：珍珠花難道你不膩嗎？你想我們唱的是本戲，白天一點鐘就得到，到了六七點鐘散戲，回來吃飯，吃過飯，又趕回戲館子把夜戲唱到十二點鐘。三天兩天的，又該排新戲，一開就鬧到兩三點。明天上午起來，就念戲詞。有時加段什麼跳舞，還得臨時練。一天到晚，那裏還有休息的工夫。這樣拚命的忙，爲着什麼？珍珠花道：你這話倒是真的。可是我們現在說一句走，班子就散了，誰也不能放過，也不知道那一天是了局？她說到這裏，忽然微微一笑道：捧你的人，什麼樣子的也有。你總可以在這裏找一個小白臉兒。現在那個洋學生捧得很上勁，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金飛霞道：別瞎說，那裏來的洋學生？珍珠花笑道，那裏來的洋學生，你不知道嗎？

別裝傻了。金飛霞笑道：你們真喜歡和人家起渾號，怎麼會是洋學生？珍珠花道：他老穿西服，戴着圓眼鏡，那不是洋學生嗎？金飛霞道：穿西服就是洋學生嗎？我看他不見得怎樣洋派。珍珠花伸了一個手指，在她的額角上戳了一下，微笑道：你這是不打自招了。你不知道有個洋學生，你說的他又是誰呢？請問請問。口裏說着頭伸過來，一直就問得金飛霞的臉卜來。他把頭偏到一邊，兩隻手撐住珍珠花的肩膀向旁邊一推。珍珠花借着這個就睡在金飛霞的身上，口裏囁道：不成，不成，你自己說錯了話，反要打我，我得和你鬧上。說時，就在金飛霞的懷裏亂滾。金飛霞只將珍珠花亂推格格的笑道：姑奶奶，別鬧了。我受不了。兩個人帶笑帶鬧，在床上揪成一團，金飛霞不蓋被了，下面穿一件單。又腳褲子，赤了一雙腳，只管亂蹬。珍珠花坐起來，就用手撫着髮，笑道：好好的睡着罷。別凍了，假病可就弄成真病了。金飛霞鼓了腮幫子，眼睛瞪着珍珠花道：別胡說。你這話是給我罪上加罪。珍珠花強着她拖進被裏去，和她蓋得好好的，然後說道：一來就鬧，我都累了。老實坐着，好好的說幾句話罷。你這一請假，前台是急的不得了，只催我老爺兒兩勸和，勸和我是勸不來，不過前台是真急，你看大家的情分上，明天你還到館子裏去罷。金飛霞道：照你這樣說，我們爲着人家唱一輩子的戲不成？現在呢，他們是指着我們吃飯，若是我們死了呢，他們又指望誰？珍珠花笑道：我是人家託我來勸解的，唱不唱都在乎你，你可別和我抬槓。金飛霞道：我倒不是要抬槓我們老爲了面子顧全人家，真有些傻

。珍珠花道：我也知道我們傻，可是不唱罷，就得找主兒，我們找誰去？有錢的不要咱們，沒有錢的又不敢要咱們。待心待着又是一年，不唱怎麼辦？金飛霞道：你倒是有個有錢的人愛啊！林喜萬師長，不是早就要討你嗎？珍珠花道：人家都是這樣說，可是我真不敢答應。他已經有個太太了，鬧到結局，我還是去作個三房四房，有什麼意思？金飛霞道：我們唱戲的人，還想做一品夫人嗎？那可不易呢。珍珠花道：就是這樣，老解決不了。你還是同我一樣。金飛霞道：我和你的意見，有點不同，我倒不一定找做官的，只要有錢夠我一輩子花的，我就去，那怕作生意買賣的呢，我都樂意。可是我決不作二房。珍珠花本來是勸他唱戲的，一談到兩人婚姻問題上，便覺得有趣，忘其所以的，只管談下去。珍珠花也就靠住床欄，只管望下說。金老頭先見珍珠花來了，知道是來勸解的，怕她礙着自已不好說話，因此避出大門，在街上散步，順便看了一個朋友。兩小時之後，珍珠花還是沒走，金老頭便走到隔壁屋子裏一聽，她們倒談得唧唧噥噥說個不了。仔細一聽，說來說去，都是婚姻問題。金老頭生平有一樁大恨，就是怕人和他女兒掙婚姻問題。他女兒現在每年多要掙一萬幾，少要掙七八千，若把女兒嫁了，他就每年有上萬的大損失，所以他死也不許人把女兒的婚事談出來，這時珍珠花和金飛霞在裏面所談，正是婚姻問題，金老頭子聽了，早是怒從心上起，不過礙着珍珠花的情面，不便嚷出來，便喊着珍珠花道：余老板，外面來坐罷。珍珠花知道老頭子到了外面屋子裏來了，對着金飛霞，伸了一伸舌

頭。金飛霞對她揮着手，就讓她出來。金老頭一見珍珠花笑道：又要你老遠跑了來，我真過意不去。珍珠花道：自己姐妹們，那裏還分這些彼此呢？我來的時候太久了。我要走了，大姐，明兒見罷。一面說着，一面就走出屋子來。金老頭也知道她不願和自己說話，無論如何，是留不住的，便帶送着她走出院子來，因低低問道：余老叔勸她得怎樣了？她明天能去嗎？珍珠花道：她願意去了。說到這裏回頭看了一眼。然後才說道：你哪，帶得過去，也就麻煩點兒，別太什麼了。金老頭手上搓着兩個核桃瞪着大眼睛，只望着珍珠花望下聽下文。珍珠花說完，他將核桃搓得嘎啞啞一下響，歎了一口氣道：我的二姑娘，我還要怎麼讓她啊。她嚙嚙了兩天一宿，我什麼都沒有說，這還不成嗎？珍珠花道：那就是了，只要你要你不再說什麼，明天她一定上戲館的了。老頭子只要金飛霞肯唱戲，任何條件都接受了。當時珍珠花走後，金老頭趕快就打電話給喜樂園，說是金飛霞明天一準就可以銷假。讓前前台貼海報，同時幾個賣座兒的，也就分頭通知他們的熟人，盡他們向來拿人家小費的責任。這賣座兒當中有個金麻子，是一個專能拉人的腳色。他得了金飛霞銷假的消息，便打電話通知那些熟主顧。其中有個賈叔遙，尤其是每日必到的主顧，所以頭一個電話，就通到賈宅，請三少爺說話。那邊聽差把賈叔遙請來了，也就在電話裏報告道：三少爺，金飛霞明天唱戲了。你請客不請客，給我留四個座兒罷。賈叔遙並不會知道金飛霞明天可以上台，更不會打算到請客。不過看座兒的一問，就不好意思說不請客。加上金飛霞他演的一天就因事未到不看戲有三天之大明知看座兒的是想把三天未給的錢撈了去。少年

是要面子，也覺得可以答應，便在電話裏應了好罷兩個字。到了次日，恰好是個星期六，貼的茜窗淚影，又是新排的戲，因此上了十成座。到了下午兩點多鐘，金飛霞又要上場了，賈叔遙也就來了。他們老聽戲而又和戲子有交情的人，和平常聽戲的人不同。他們在戲園子裏有個一定的座位，三百六十天都在那裏。來了固然座在那裏，不來，看座兒的人也不敢賣出去。反正聽戲的人，照給戲價就是了。賈叔霞在喜樂園已有一個座位，永久是他的。這個座位在第三排。正中一路椅子的第一位，正對看台口的正中，看戲極是方便的。這日賈叔遙因爲金麻子留了四個座位，只好四處找朋友聽戲。原來在戲園子裏捧角，請人聽戲也是一樁苦惱。因爲你每天一個人來聽戲，台上人見了，覺得你這人交遊太不廣，而且也很小器。所以在捧場，立角上，縱然不能每天請十個八個朋友，一星期總要有一個兩次才好。可是這又爲難了，當你不用約朋友的時候，朋友來了，你是本戲園子有資格的人，所謂聊盡地主之誼，買票是讓不容辭。而當你要請朋友的時候，他偏是有事，不能來，你倒非再三請求不可。由此一來，請朋友聽戲倒像是要人家幫忙。被請的人，有時爲情面所拘，還不能不去，成了盡義務的性質。所以捧角者化了錢，也少不得叫屈。要論賈叔遙臨時請客，還不至於爲難，不過，今天是個禮拜六，事前沒有約會，到了下午時候，朋友都各有地方消遣去了。因之他上午的時候，就揀幾個相當的朋友，分別打電話去請。把朋友請妥了，才吃過午飯，安心來聽戲。當他到戲館子的時候，朋友都來了。因爲他們都

由賈叔遙通知了。只要對看座兒的說聲賈先生的座，他們自然就知道了。賈叔遙一到，金麻子走了過來接了帽子去，跟着就沏了一壺茶來。戲館子的茶壺，永久是破蓋或缺口，甚至滿壺鏽上了釘，而這一把壺却是潔白完整的。壺嘴上套了兩張包茶葉的小塊紙，表示一小包頂上的茶葉。當時賈叔遙和先到的朋友各打了一個招呼，便座下聽戲。這裏坐下，台上的金飛霞也就登場了。賈叔遙這三位朋友，昂着頭早就是一陣好，叫將起來。金飛霞走到台口，有意無意之間，眼光向台下一溜，這第三排一個西裝少年的影子，早已映入眼簾。在她這目光一轉之下，台底下的賈叔遙，更是首先有一種感覺。因為上面的眼光，雖是出其不意的向這裏一來，可是看戲的眼光，始終是射到她身上的，她要由那裏看誰，自然和護的眼光相觸了。和賈叔遙緊靠的一個朋友，將手賂賄拐了他一下，笑道：她已經看見你，和你打無線電了。賈叔遙倒不否認，只是笑將出來。金飛霞看了自己，固然是愉快，這事朋友都知道了，更是愉快。但凡無情人的男子希望人家說他有個情人。有情人的男子，更希望人家說他們感情好。捧戲的人，捧得戲子在台上以目相視，就覺錢沒有白花。若是這種情況朋友都會知道，那簡直可以說小成功了。那幾個朋友，更是有心添趣，只要金飛霞在台上一舉一動，就手上鼓掌，口裏叫好，同時並舉。金飛霞在台上，自然知道，只好暫不看着台下。不一會功夫，珍珠花也上場了。在台上，兩個正是一對姊妹，站在一處，當別個角色在表演的時候，珍珠花偷空向台下一看，便向着金飛霞微微一笑，低低



的道：瞧見沒有？洋學生來了。說着將目光向台下轉射到金飛霞身上，復又轉過來，望着台下，金飛霞鼓了嘴，咬着舌尖，不讓笑出來。珍珠花又低聲道：你瞧見沒有？今天又換了一根大紅的領帶，多麼漂亮。金飛霞將眼睛微微一瞪，低聲罵道：缺德？咱們後台見。說到這裏，該要演戲就不提了。賈叔遙看見她兩人說話的情形，知道是爲了自己。事情心裏這時另有一種快感，却沒有法子可以形容出來。他在喜樂園聽戲，從前是偶然一日來幾回。最近一個多月，是天天來。遇到金飛霞唱得好的時候，總是首先鼓掌。在前幾天，金飛霞似乎不在意，一個星期之後，當賈叔遙鼓掌之時，她就偶然對這裏看上一兩眼。分明她知道台下有個人對她表示好感了。在台下的，當然要增加一種興趣。又過了幾天，她向台下看人，不是偶然的了，有了機會不知不覺的，就會看到台下來。賈叔遙本在青春時代，西服穿得整整齊齊的，這也就不免有一種挑撥性，因之一日過一日，慢慢就有點情素了。越是這樣，賈叔遙就越不能不來。這日見面，已隔了三天之久，正是不多時別舊。濃，金飛霞在作戲的時候，人到了台口，倒不怎樣，只要一轉身，常常左右顧盼中間，目光對這邊一轉，賈叔遙知道她是明明白白表示意思更深了一層，只是自除了聽戲鼓掌而外，却沒有別的了。倒很躊躇。在其他捧角的，可以直接撞到坤伶家裏去。自己那有這種勇氣。就是站在戲館子門口，等坤伶卸裝後出門，自己也是不肯做。因此，這天感情興奮之時，只多鼓了兩次掌而已，不料這其中，倒引出了一個多事者。這人在喜樂園聽戲的程

度，遠在賈叔遙之上。所以賈叔遙到喜樂園聽戲之時，就認識了這人。後來慢慢成了朋友，這人名叫郭步徐，是專門捧珍珠花的。感情倒也不錯。沒有事的時候，常到珍珠花家裏去闖着談天。他見賈叔遙未免過於老實，花他錢捧角，不過是耗幾個鐘頭的時間叫幾句好。這種捧角，實在太外行了，他憑了兩年捧角的成績，倒有些心得，就很願意指引指引他。不過平空無緣無故，這事又不好說。恰好今天金飛霞和他特別表示好感，他也非常的愉快。因就借着這個機會，和賈叔遙說話。當戲唱完以後，大家站起身來，郭步徐手裏拿着帽子遙遙的對賈叔遙招了兩招。賈叔遙見他一手舉過了頭，知道他是留着說話，便站着未走。等到他座裏人散稀了，郭步徐走了過來，低聲笑道：今天的戲，有個意思，賈叔遙道：新排的戲，像看電影一樣，只好看一兩次。看久了就索然無味，今天的戲，我看過五六次了。郭步徐笑道：我不是說戲有意思。我是說唱戲的人，今天有意思。賈叔遙知道他指的是金飛霞，也不免笑了一笑。戴着帽子，就慢慢的向外面走。郭步徐和他並排走着，偏了頭就着他的耳朵說道：他很惦記你的，你知道嗎？他在一個人面前打聽你的消息好幾次了。賈叔遙聽說，心裏早歡喜一陣，却故意問道：誰打聽我？郭步徐笑道：你這豈不是明知故問？難道金飛霞對你這番意思，你還不明白嗎？賈叔遙笑道：她怎樣打聽我？你怎樣又知道？郭步徐道：是珍珠花問起來的，說是第二排那個穿洋服的是誰，我知道他姓賈，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我可昭實說了，說你是財政總長的姪子。賈叔遙連連搖頭笑道：不

相干，不相干。你說那個財政總長，和我隔得遠，勉強可以說是本家吧。那步徐道：那倒不管他，反正說是你叔叔，那沒有錯。你猜怎麼樣？珍珠花她倒反埋怨你太老實，爲什麼不到金飛霞家裏去看看呢？賈叔遙道：老實說，我常常聽戲，無非是爲金飛霞人很聰明，贊成她的藝術。她認識我算是一個知己，我的精神，總不算白費。她就不知道我捧她，下來認識我，那也沒有什麼關係。郭步徐道：你這話，我明白。照你這樣說，我們捧角爲什麼？賈叔遙笑道：我捧角就是這個主意，你說捧角爲什麼呢？郭步徐道：你還要說什麼，無非是……：……：他們兩只管說話，就忘了神，這時站在一個過路的院子當中，四圍一看，人都走完了。郭步徐一回頭，恰好珍珠花由後台的側門出來。也就向這邊來，他就忍不住話不說了。珍珠花走過來向郭步徐笑了一笑，對賈叔遙也點了一點頭。郭步徐便道：這就是賈先生，你認識認識，珍珠花眼睛在賈叔遙周身一射，先報微笑然後道：怎麼不認得？賈叔遙天天捧角，真見了坤伶，倒又沒話說。珍珠花和他一說話，他倒紅着臉不敢作聲。還是郭步徐倒不讓他着急，隨便的插了一句話道：賈先生說，要去拜訪二老板。珍珠花話連忙道：歡迎，歡迎！甚麼時候去？郭步徐道：揀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說去就去。珍珠花笑道：成啦？我先回去一步了，請你二位隨後就來罷。說畢，她就走出戲園子去了。她自己有的包車，馬上就登車趕回了家。賈叔遙借了這個紅娘，就有法進展了。

此  
页  
空  
白

#### 第四回 深夜喜猶來聽歌當課 微波驚乍托獻壽封金

這裏郭步徐很高興，便道：她家住在草廠六條，由這兒穿過前門大街就到了。我們慢慢的走了去。她在家裏就預備好了。賈叔遙道：你常去嗎？若不是常去，你得花錢。爲陪我去花了錢，我就過意不去。郭步徐笑道：老實說，實在我自己想去，不過借你這點事由兒爲名罷了。花錢算什麼，只要咱們樂意就得了。再說咱們去過的人，隔着日子久了，總也要去一兩回才好。不然，他倒說咱們怕花錢不敢去。賈叔遙笑道：這個理由不很充足，乾脆，你就說自己要去就是。二人說笑着，便慢慢的向草廠六條而來。到了珍珠花門口，賈叔遙原在前面却向後一縮。讓郭步徐向前。他去打門，賈叔遙就聽見門裏惡狠狠的有人問了一聲誰。賈叔遙一想，爲什麼這樣兇，大概是不許亂走的吧。那郭步徐却不在乎，從從容容的回答了一個我字。於是大門開了，一個老媽子似的人站在門裏。一聲應了，就有人跟着出來，賈叔遙一看，是個三十上下的小顆子。身上穿着藍布大褂，歪戴着一頂瓜皮小帽，一看就是北京一個土混混，很覺歡迎非其人。恰好郭步徐退後一步，把賈叔遙讓在前面，那人向賈叔遙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覺得是生人，便正着臉色，問是找誰，郭步徐搶上一步問道：二老板在家嗎？他一見郭步徐，立刻臉上轉了笑容。便道：大爺，好久不見啦。珍珠花在家，我進去告訴她。說畢，也不關門，先抽身進去了。賈叔遙一想，這

是怎麼一回事。立刻之間，他就是兩樣的面孔，戲子家裏的人，真是不同啊！郭步徐也不等他回報，便引着賈叔遙進去。走到院子裏，上面風門就開了，珍珠花已經扶着門框點點頭笑道：請進來坐。郭步徐在前，賈叔遙在後，走進那間北屋。屋裏靠了牆，擺了一套磁漆佛龕，面前一張長棹，列着白錫五供。棹前佈了紅棹圍，像廟裏一間小佛堂。兩旁列了八張椅子，四個茶几，珍珠花就讓他們在上面坐下。她自己在下方一把舊椅子上坐了。還未開言，進來一個五十上下的老婦人，黃瘦的面孔，手上拿了一升鞋底，一面呼啦呼啦的扯起長麻素。一面向前來。她笑道：我就聽見嗓音很熟，可不是郭大爺嗎？你老也不來坐坐，今天來難得呀！說着她一掉臉對賈叔遙道：這位先生貴姓？賈叔遙道：我姓賈，她聽到一個賈字，對他週身一下，又看了一看，這才微笑道：哦！賈先生，我知道。飛霞那兒，你去過嗎？賈叔遙笑道：不瞞你說，我聽了幾年戲，我沒有到那位老板家裏去過，今天纔算是第一次。他一面說着，一面看她那樣子，有兩三分像珍珠花的相貌。逆料她一定是珍珠花的母親，平常人家稱爲余家嬸子的。她道：那到沒有什麼，隨便那家，都可以來坐的。唱戲總得人捧，不捧那兒紅得起來啊。您很好，我一見面就看出來。唉！這年頭兒唱戲可不易呀，學了本事，還得有個人緣兒，我們姑娘戲是學到現在也不敢停。人緣兒倒是不壞。這話又說回來了，還是得各位先生瞧得起她，您說對不對？她一張嘴像放了千子鞭，始終不會停歇一下，賈叔遙覺得雖然與解語花相對，弄一個樣厭物老嫗，究竟也

是樂不敵苦。聽他說話，也只是笑笑，就不敢多搭腔了。那郭步徐見了珍珠花，心裏就偷快得像喝醉了一般，兩隻眼珠，不住地向她身上看來。她母親說些什麼倒絲毫未加留意。賈叔遙不說話了，他又不說話了，余家嬌子，倒很知趣。笑道：你瞧，我說話都說忘了。也不沏茶去。說畢，起身就走了。珍珠花也站起身，將旁邊屋子門簾一掀笑道：請我屋子來坐坐罷。郭步徐巴不得一聲，先起身了，賈叔遙也就跟了進去。這屋子裏竟和賈叔遙理想中的秀閨，差得太遠，靠窗戶一張大坑，半頭堆了一疊箱櫃，半頭堆了被褥。一根粗鐵絲橫在頭上，垂着一幅花布帷子，捲在箱櫃那一頭，就算是帳子了。北平人規矩，坑是應該估領大半間屋子的，所以他這裏的坑，也是不能例外。是下只讓橫頭放了一張梳妝台，對面放了一張小桌，兩把椅子。其餘的地方，就很有有限了，珍珠花把郭賈二位，讓在椅子坐了，自己坐在坑上，對賈叔遙笑道：這可沒飛霞的屋子好，她是銅床，洋式的桌椅，我這地方懶得很。賈叔遙道：真客氣。我們是拜訪二老板來的，又不是看屋子來的，比屋子作什麼呢？你這屋子，雖然是北派的，可是很乾淨的。說話時，抬頭向牆上一看，那雪上的紙糊牆上，掛着一個二十四寸大半身相片，那相片是個戎裝的男子。胖胖的圓臉，長了一副八字鬚，年紀大概已到五十附近。賈叔遙心裏很奇怪，怎麼一個唱歌的女伶屋子裏白會掛一個軍官的大相片在牆上。本想問一句，又怕這事犯忌諱。看了一看相，接着又看，一看郭步徐。誰知他倒不避嫌疑，就笑問道：這相片是誰，你認識嗎？賈叔遙偏頭想了

一想道：倒是很熟，可是一時要我指出來他是誰，我倒記不起來。郭步徐笑道：這是二老板一個多年的好朋友。珍珠花便笑道：也不算什麼好朋友，不過認識得很久了。他是林喜萬師長，你應該知道。賈叔遙也會聽人說過，有一個師長捧珍珠花捧得非常厲害，大概就是他了。珍珠花居然把他的相片懸起來，對他的感情真也不壞。郭步徐笑道：你爲什麼看得盡管出神。賈叔遙是初次見面的朋友，總怕因爲郭步徐口角上不慎，惹出是非來，便不理他這話，只和珍珠花閑談。珍珠花似有有意似無意的。就談到賈叔遙家事上來，問他家裏有些什麼人。他說了有母親。有哥哥，有嫂嫂，有姐姐，然而出閣了。所以家裏人很少。珍珠花笑道：太太還沒有過門嗎？賈叔遙笑道，根本上就沒有，打那兒過門去？珍珠花笑着問郭步徐道：這話是真嗎？郭步徐道：他又沒有託你做媒，爲什麼要說慌呢？珍珠花笑道：說你傻，你真傻，我不和你說了。說畢，便掉過臉來道：賈先生，你什麼時候上飛霞那兒去玩玩？賈叔遙道：過些日子再說罷。珍珠花眼珠對他一溜，然後微微一笑道：我有一句話告訴你，你別嚷。賈叔遙道：你吓嚇了我，我不說，我自然不說。珍珠花又看看郭步徐道：你呢？郭步徐道：我猜這事，就不關我什麼事，我更不要說了。珍珠花這才對賈叔遙道：飛霞在我面前，已經就打聽好幾次了。我實在也不知道，所以我對她沒有什麼。她待你的意思，真不錯，你可以去看看她。你的意思怎麼樣？賈叔遙聽說，不由得心裏發生一陣奇異的愉快，笑將出來道：我沒有什麼意思。這話說出口，又覺太圍圖，倒好像是



對金飛霞沒有什麼意思，接上說道：我對於去不去，沒有什麼。珍珠花還要說什麼，開門的那個漢子，却進來倒茶。郭步徐倒是和他很客氣，笑着站起身來。叫了一聲大老板。賈叔遙這才明白，所謂二老板的原因，却由此而出。他倒了茶敷衍了幾句，倒是走了，可是珍珠花的母親，却又進來了。他進來之後，就和珍珠花一並排坐着，臉朝了郭步徐。她那說什麼好的，又告起苦來了。她道：賈先生，你不知道：唱戲別提有多們難了，別的班子還好些，我們這班子花頭最多，今天唱時裝戲，明天唱古裝戲，後天又唱洋裝戲，這行頭都是挺花錢。我們掙多少錢一個月，這樣做起來，那裏受得了？可是你要是不做罷。姑娘又愛個面子，戲就沒法兒唱。賈叔遙聽她這話的口音，竟是開口要郭步徐替珍珠花作行頭，聽了怪不受用。郭步徐本人，倒是不在乎，兩個指頭夾了一根烟捲，儘管放在口角上抽，倒反而放出一絲絲的笑容來。究竟珍珠花聰明，覺得她母親所說，不是時候，便對她親嚶了一眼，接口笑道：難可是難，不過鬧了幾個月，把這難關也就難過去了。差不多的戲，都可以對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添什麼行頭了。這句話，表面上不着實際，骨子裏竟是把母親的話，完全推翻，把她母親氣得什麼似的，板住了臉，就一句話也不肯多說。又閑談了幾句，賈叔遙看着沒有什麼意思，就催郭步徐要走。珍珠花笑道：忙什麼？難得來的，坐一會兒再走罷。郭步徐聽了他這話，剛要站起來的身子，復又坐下去。無如賈叔遙見了這種情形，一定要走，郭步徐聽了他這話，剛要站起來的身子，復又坐下去。無如

賈叔遙見了這種情形，一定要走，郭步徐沒法，就在身上一掏，掏出了八張一元的鈔票。他將八張鈔票分做兩小疊，向桌上輕輕一放道：「二老板，這個分給小劉老李罷。原來小劉是跟包的，老李是包車夫。珍珠花還未開口，她母親連忙就說道：『哎喲！還要你花錢。』便隔着窗戶嚷道：『小劉，老李。』她這樣一嚷，外面早就知道裏面是給錢了。一個在院子裏，一個在大門洞子裏，不約而同答應了一個『喂』字，在這一『喂』字中，小劉和老李已經走到中間房子裏來了。珍珠花的母親笑道：『郭先生賞你兩個人的錢，你門謝謝罷。小劉和老李齊聲的謝了一句。然後才笑嘻嘻的走出去了，珍珠花只送到院子裏，叫了一聲再會。賈叔遙跟了郭步徐走到胡同裏，就笑道：『她倒很殷勤，可是她屋子裏那個大相片，讓人看了，有點不大高興，郭步徐道：『你真是個傻子，你以為她牆上掛的那個人的相片，就是和那人好嗎？那可錯了，她們的規矩，花錢老爺的相片，放大了掛在壁上。心愛人的相片，就縮小了，放在口袋裏。我問你，願意作花錢的闊老呢？還是願意作人家心上的人呢？賈叔遙道：『當然願作人家心上的愛人。郭步徐道：『這不結了？我沒有這個資格做愛人，不過說要把我的相片，掛在坤伶屋子裏牆上，我倒是不希望的。賈叔遙聽了，才明白坤角家裏，平常掛的一張相片，還有這些緣由，人家的作到老，學到老，真是不錯。對於捧角這種小事，還有許多轉折，又何況其他呢？郭步徐見他低着頭只管想，便問想什麼事？賈叔遙說道：『沒有想什麼。郭步徐笑道：『飛霞那樣對你，有所感動嗎？今天晚上，她新唱狸貓換太子，

完全是皮囊，沒有梆子，你不好意思不去吧？賈叔遙緘了眉道：怎樣辦？我現時在書局子裏，掉了晚班，至早，也得十點半鐘完事，我那有工夫來聽戲，郭步徐道：你不會早一點兒去，早一點兒趕完了就出來嗎？賈叔遙道：趕一天兩天可以，老趕着辦事可不成。我要聽夜戲，就得天天來聽夜戲，聽一天兩天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我索興不來了。郭步徐道：你是她今晚唱新唱的戲，你總得到一到才好。賈叔遙一想，這話也很對，就答應了去。因道：我不回家吃飯了，這就上書局子裏去。請你代我打一個電話給麻子，叫他給留個座，郭步徐道：你不會在書局子裏打電話嗎？賈叔遙道：不成，那裏同事多，一讓他們知道了，他們就愛起鬧的。郭步徐道：打電話是不成問題的只要你肯來就是了。賈叔遙道：就是那麼說，我先回書局子裏去了。他因為天天由東城到南城來聽戲，聽戲之後，回去吃飯，吃飯之後，再上書局，每日固定的路可不少，因此他也自備了一輛車子，他因為到珍珠花家來，不願讓車夫知道，叫車子藏在寶宴茶樓門口等着。坐包車的人，出門固然是便利。若是遇到有些地方不願車夫知道之時，想法子先得把車夫支開去，正也是一種不便利。當賈叔遙走到寶宴樓，找着了車夫，就坐車到他服務的滉德書局。這書局裏的編譯室，來得太早了，只屋子中間，亮了一盞燈，空蕩蕩的沒有一個同事在內。於是一按鈴，叫了一個聽差進來。吩咐廚房做一碗木樨飯，切了一碟冷葷，就在編譯室吃起來，吃過之後，便將他每日應編的書稿，全堆在桌上，一面看，一面編改，一直編到了三分之二，同事的先生

們，才紛紛的來到。每日來得最早的一個就是梁寒山。因為他的工作比別人多一點，下班還要比別人晚，非早來不可。所以他進編譯室之時，以看到有人爲例外。這時他一進門，笑道：呵，今天你怎樣來得如此早，打算先走嗎？叔遙道：我是在公園裏出來，因爲懶回去了，所以一直就上這裏來。他雖是這樣說，臉上可帶着有點笑容。梁寒山回頭，見聽差在扭電燈，便道：你去替我找一份小報來。賈叔遙道：爲什麼這時看早報，而且要看小報？梁寒山笑道：我和你犯了一樣的毛病，發了癡癮，我們打算今天晚上聽戲去。所以要找份小報，看看今晚有些什麼戲。賈叔遙低了頭，拿了一枝紅水筆，小雞啄米似的，只管在稿子上點句，口裏隨便說道：你聽戲嗎？好極了，可以請我一個。梁寒山笑道：可以，作這種小東，是不成問題的事。說時已接過一張小報，正在那裏看戲園子廣告。笑道：真很好，今晚晌，是金飛霞唱新排的第二本狸貓換太子。我請你，我請你，這就先打發人去佔座位。賈叔遙讓他猜中了心病，顏色不免有些變動，依然還是很快的，拿了紅筆寫稿子。梁寒山看他雖然低了頭，却還有笑意，擠上臉來，因道：笑什麼？你以爲我請不起客嗎？我一定請，我今天請一晚的假，陪你去聽戲，你看好不好？賈叔遙只笑着答應了一個好字，却不肯多說什麼。一會工夫，他把稿子辦好了，只草草率率的一捲，一面起身，一面就告訴聽差，讓車夫點燈。手上做着，口裏說着，眼睛却望了壁上那一架鏡，梁寒山笑道：我猜中了，是不是？早就說你要先走的了。你上那裏去？賈叔遙道：家裏有點事，要

早點回去。梁寒山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你先不說……」賈叔遙那裏等得了他說完那句話爲什麼，在衣架上取下帽子戴着，馬上就走了。走出書局大門坐上車就說到喜樂園，不到二十分鐘，就拉到喜樂園門口。一面下車，一面掀起一點子，就看手表，原來還不過九點鐘。走到池子去，幾個熟看座兒的，都用眼光射住了他。有的還道：「今天晚晌，怎麼賈先生也來了，這是頭遭呀！賈叔遙聽了他們的話，也只是笑，金麻子却早過來給他接住了帽子。笑問道：「是啊，晚晌也得來才好。賈叔遙不想來聽了一次夜戲；却會弄得許多人注意，因此只呆望着台上，却不肯四週去看，以免和熟人抵眼光。不料台上人注意他，比台底下更厲害。金飛霞一出台，目光却向賈叔遙固定坐的地方一溜，似乎她在後台，就得着了消息，說是賈叔遙來了。賈叔遙打算等她出來了，鼓幾下掌，讓她知道。不料自己這一着棋還沒有下，人家到先知道了。這樣一來，心裏自有一番歡喜。到了要散戲的時候，金麻子送上帽子來，却說他明天白天沒戲，晚上來不來？賈叔遙在這裏是有資格的人，不肯來了一天，第二天就不來，一口便說來，叫他留座。從此以後，他每日都是提早到書局，十點鐘前後，必定設法趕到喜樂園來。他捧金飛霞，同事早就知道十之七八。現在他每晚提早辦事，提早出去，大家更是猜得很明白了。有一天下午，括了幾陣西北風，天氣就陰陰暗暗的。冬日本來天氣短，天陰的時候，更加就容易天黑。賈叔遙從一個朋友家出來，因見天色黑了，他不回家吃晚飯，馬上就上書局，一直到了書局編譯部，看許多日班同

事正在低頭工作。心想他們怎樣加入晚班？及至抬頭一看鐘，原來還不到五點，日班還沒有下班。自己爲金飛霞所顛倒，總怕誤了聽戲的時刻，用心過度，索興連日夜都分不開了，自己如此用情之癡，圖着什麼，細想來，也覺可笑，既來之，則安之，到了書局裏，沒有再回去的道理，不過至早至早，也要到七點鐘上班，現在還沒有到五點鐘，這其中兩個鐘頭，要怎麼的度過去呢？想來想去，倒想得一個法了，不如到康健球房去打兩盤台球。打球這件事，其不懂之先，覺得拿了一根棍，繞了球台，頂着四個磁團兒，沒有什麼趣味，但是到了會打球之後，就覺得有味，能找到朋友和朋友比上一盤，固然是好，找不着朋友，叫球房裏的波哀做對方，也是一樣有趣。他打球的志向既決定了，馬上就到康健球房去，到了那裏。只一推門。一個人早就喚了一聲。賈叔遙看時，原來同事穆旭初。他倒拿了一根球棍，站在球台一邊。單穿着皮袍，兩隻袖子，都捲起來了一小截，一簇子白羊毛，向外翻露。他原是廣東人，操了不規則的京話笑道：好極了。南方人學京話，好極了三個字，其初最容易上口，所以常說。到了後來京話學會了，好極了三個字就成了口頭禪，不免常常要說出來，就是不好極了的事情，也是好極了。這時穆旭初說了好極了三個字，賈叔遙却也以平常視之，他倒先迎上前來笑道：你來得好極了，天氣真冷，我也懶得回學校去吃晚飯，一路到對門江蘇小館子裏去吃點東西，再來打兩盤，回頭一路上書局去，你看好不好？賈叔遙本來餓了，也就依了他的辦法，兩人便去吃飯，這穆旭初正也是個小

戲迷，坐在桌上等菜的時候，便將筷子敲了桌沿，唱起捉放曹來。他這一唱，把賈叔遙的戲味也引起來了，於是搖着頭，輕輕隨聲和之，默那湖廣音韻的神。菜來了，兩八一面談戲，一面吃飯。吃完了，賈叔遙笑道，你這一段西皮，板眼韻味，唱的都對，就是咬字差一點，這是南方人沒有辦法的事。穆旭初道：可不是？這一齣戲，我學了半個月了。其初，我唱那馬行在的馬字，學了一提高，念成抹。後來聽名角並不如此，我又改過來了。賈叔遙道：是嗎？我倒沒有留意。穆旭初道：我唱給你聽，於是在雅座裏比着姿勢，一句一句的唱。賈叔遙却把三個指頭拍了桌子點板，兩人你唱我和，研究得有味，直等夥計送上帳單來，才知道會賬，再回到對門去打球。一打球就是兩盤，賈叔遙一抬頭，只見壁上的掛鐘，已是八點三刻了。想起今晚還得聽戲，要趕快上書局才好。因此會了球費，和穆旭初忙着就到滬德書局來了。偏是今天經理發了一篇新到的書稿，請賈叔遙審查，不能忽略，一審查之後，就十點半鐘了。賈叔遙也不管別事辦沒有辦，將未完的稿子，向抽屜裏一塞，一面叫聽差，吩咐車夫點燈，梁憲山和他的座位只隔了一個桌子犄角，見他如此匆忙，就把桌上的紙片，用紅墨水寫了十四個字，用手一推，送到賈叔遙面前。賈叔遙已站起來，穿了大氅要走，兩手插在袋裏，俯着身子一看，原來是兩句老詩是，每日更忙須一至，夜深猶自點燈來，穆旭初坐在他緊隔壁，早是一拍桌子站起來笑道：好極了。尤其是點燈兩個字，形容得天衣無縫。賈叔遙笑道：完了事了，反正回家睡覺也早，找個地方消遣

，未嘗不好。說時，就一掀棉布簾子，走將出來。就在這時候，一陣冷風迎面吹來，頭向衣領子裏一鑽，滿臉就讓一種冷東西灑了一下，這外面一溜走廊，原來很寬的，不容易吹來雨雪。這時他仔細一看，原來滿院子白雪，已經下了一層雪了。才剛一陣驟風，把檐上的雪，捲着打了一個胡旋，吹到臉上來。賈叔遙覺得渾身一陣奇冷，便將手把大衣一抄，抄得緊緊的。走出大門，車夫已經把車拉着放在雪地裏。披了一張毯子，只在階沿上凍得跳脚。賈叔遙坐上車去，車夫知道是上喜樂園，拉起來飛跑，就到喜樂園去了。到了喜樂園賈叔遙一看池座裏，也不過二百個人，台上的人演戲，簡直就是敷衍了事。這時，金飛霞在場上，她一眼看見賈叔遙座下，這樣夜深，冒這風雪還跑了來。實在盛情可感。在台上無非是對人家看上幾眼，不過是平常的事，賈叔遙也不覺得有什麼奇異的感觸。及至戲快要完了，金麻子給他送了存着的大衣來，輕輕的說道：賈先生，請您別忙走，我還有東西給您帶去。賈叔遙一想，是了。他曾託我和他兄弟找一件小事，大概這就有一個履歷條子，給我帶了去。於是戲散之時，且不走，只站在池子裏。一會兒功夫，金麻子提了一個紙盒子來。賈叔遙認得是隔壁兩三軒裝西式點心的盒子。金麻子四圍望了一望，笑嘻嘻的輕聲說道：賈先生這是金老板買了送您的。賈叔遙萬不料金飛霞有這一着，心裏那一種歡喜，說不出來是什麼樣子。當時和金麻子說：給我謝謝金老板，第二句話就不說出來了。隨即提了點心，走出戲園，坐上車去，心裏想着。她爲什麼突如其來的送我幾盒點心，



我要怎樣答謝她呢？無論如何，我要到她家裏看看她去才對。對她們家裏跟包車夫，賞幾個小費，那也有限。不過自己雖和她彼此心照。和她還沒談說過一句話，若是到她家裏去，她不相認起來，多難爲情。不會不會。她今天都送東西給我，不但認識我，對我已有了相當的感情，至多是不見，那有見怪之理。只要去會面是無問題的。但是一個少年男子，去會一個美貌女子，這已很尷尬的事，若要拜會她怎樣說呢？自己向來不善於交際，倘是可以會到，也怕失儀，最好是請個人把我帶去最好了。這種是有的，只要找一個靠女戲子吃飯的人去一去，就那行了。那個老聽戲的劉仲和，不是和我表示過兩回，可以代爲引目嗎？我原是向來討厭這班人的，事到臨頭，說不得了，明天聽戲的時候，遇見他再和他談談看。一個人坐在車上，就這樣思潮起落，想個牽連不斷。忽然身子望前一栽原來到了家了。下得車來一看，胡同地下的雪。已堆得一二尺深，自己大衣上也積了不少的雪花，這才覺得渾身寒冷，兩隻脚都凍得不能走路了。他撲去身上的雪，回到自己屋子裏，良久，身上才回暖起來。他把那包點心放在桌上，自己就看了那幾盒點心出神。想了一陣子，去得去不得，依然沒有決定，這只好明日再說。到了次日起來，漱洗之後，先將那點心盒打開，盛了一碟子，就慢慢嚼咀那滋味。這時看一看窗子外，雪還沒有停，今天當然不能演戲，也沒有法子，和她道謝。後來想了想，不如到東安市場去走走，看看若有什麼相當的東西，就買一樣送去，一來可表示調忱，二來也可以藉此慢慢接近。主意想定，吃過午

飯，就踏雪到賣安市場來。在市場上找了一陣子，忽然看到洋貨舖裏銜子裏，放了一面大圓鏡子，心裏靈機一動，覺得送她這樣東西最好。既可以合用，圓鏡子兩個字，又很含有寓意在內，於是將鏡子買了，又配了手絹香粉香水三樣，一塊兒包好。因看手錶，已到了三點鐘了，今天送去，萬萬來不及。因想起東安樓茶社，上面還有票友清唱，就聽清唱去，混一兩個點頭再回家。這樣想着，可是到了東安樓，今天因為下雪，清唱也停了。不過來了，也不願回去，就讓夥計沏了一壺茶在躺椅上躺一躺。偶然之間，却有金飛霞三個很熟的字，傳入耳朵，回頭看時，隔座上有兩個八正在那裏談坤伶，一個道：飛霞嗎？他真有闊人捧哩。第一回就是交通總長西門重兩父子，此外還有李大胖老小兩掌櫃。賈叔遙聽到這裏，自感到一種不痛快，但心裏很願知道這件事。究竟，又不肯不往下聽，連茶也不喝，聽他們向下說。這個就問道：西門重這樣大身分的人，還能天天到戲園子裏去聽戲嗎？那人道：只要有子兒，何必要到戲園子裏去呢？我聽說他每個月，總要到金飛霞家裏去一兩趟，去一趟，總得給個四百五百的。他這兒子倒不像老子那樣儂，天天聽戲，飛霞因為他老子花錢，倒不肯得罪他。這個道：父子捧角，倒有些趣味。那人道：這算什麼呢？那李大胖？算是真正父子捧角啦。老掌櫃李老頭兒，今年有六十多歲了，他就愛看金飛霞的戲，洋錢是整大把的花，自己的房子，讓給金飛霞住，自己的汽車，也給飛霞坐，前幾天飛霞已實行拜他做乾爸爸了。飛霞的父親，本來就生了一條壞心眼，以為唱戲要唱紅

，非有人捧不可。但是捧的人，若是小白臉兒。那可担着一分心。最好是有錢又談不到情的人，金老頭才願意他捧，像李老頭兒錢是有。這一大把鬍子的人，飛霞那裏愛他。所以老掌櫃儘管和飛霞要好，金老頭敞開來讓他捧，一點也不害怕。飛霞因為老頭兒真肯花錢，也常常的到李掌櫃家裏去，這一下子，可把小掌櫃樂壞了，真是運氣來了，肥豬拱門。這個道：這小掌櫃一定很漂亮吧？那人道：哈哈！別提了。一個大海胖子，那臉子要唱八蜡廟的金大力，準不用得開臉。禿着一顆腦袋，寒憎得要命。我敢說他三百六十根骨頭，沒有一根是雅的，這個道：他有多大年紀？那人道：不到四十也有三十八九了。你別以為小掌櫃三個字好聽，實在他有做老掌櫃的資格了。賈叔遙聽了這一番話，真個心灰意冷到了極點。這兩個月來，他只常在池座裏發現一個黑胖子專叫金飛霞的好。據人說，那是一個番菜館子裏的掌櫃。因為他年紀大，臉子又黑，人又蠢得好像豬一樣。知道金飛霞是看不入眼的，所以讓他胡鬧去，也沒有誰來理會他。現在聽此二位所談，金飛霞竟是常到他家裏去，可見這樣聰明女子，天天在台上唱愛情戲，還帶教忠教孝，結果：自己也是打不破拜金主義。當時越想越不服這個奇怪的理由。自己只是一個筆墨生涯的人，沒有許多錢去和市僧競爭，只靠這一點藝術賞鑑的熱情，那裏能爭勝人家？如此一想，覺得自己以後不必聽戲，也不必去捧了，於是懶洋洋的回家。及至到了家裏，一看金飛霞所送自己的四盒點心，還放在桌上，轉身一想，李黑胖雖有錢，本人並不在看戲以外，多耗費什麼，

飛霞依然和我表示很好，可見她還不是完全以金錢爲重。況且她先送了我的東西，若從此不理人家，豈不辜負她一番盛情？這樣想去，到了次日，依然是去聽戲。買的那幾樣東西，却叫專人先送到她家裏去，另外附了一張名片。這日在戲場上，賈叔遙一見她出來首先鼓掌，表示謝意，她一出台，也就先向賈叔遙看來，眼睛似乎在那裏說，知道了，謝謝。賈叔遙目送東西去以後，心裏老有一件事解決不下，不知道金飛霞見了禮物作何感想。及至金飛霞出台，彼此注目禮成，知道她欣然受領了，心裏就一陣愉快，可是回頭一看，比白己後排的地方，那個黑胖子，又在那裏發狂，叫了一句好。禿腦袋向上一撞，那一臉的橫肉，笑得令人可怕。賈叔遙心裏就想，像你這種人，也知道憐香惜玉嗎？也知道賞鑑藝術嗎？我真有些不相信。今天恰好郭步徐請客，坐到自己隔壁來了，因低頭笑道：你瞧那個大黑臉。郭步徐笑道：別瞧，我知道的比你多。賈叔遙道：我也知道，他不是父子捧角嗎？郭步徐道：他還不算父子捧角，老頭兒不大來呢？那黃鬍子嘴裏正啣着一根虬角煙嘴，斜坐着，那是爸爸。另外有個瘦猴子似的，睜了兩眼，直瞪台上。你瞧那塊骨頭。賈叔遙知道那兩人是捧珍珠花的，和郭步徐也算是情敵，他罵那鬍子，却也難怪。不過他們是爺兒倆，倒不知道。因爲他們天天來聽戲，各找各的座，各給各的錢，各叫各的好，真看不出是一家八，而且還是父子。因道：真的嗎？父子兩個人，誰捧得有成績呢？郭步徐冷笑道：那樣子能捧出成績來嗎？珍珠花也對我說過，說他父子太缺。這老頭兒也聽了幾個

月戲，比兒子日子還久，可是珍珠花不但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眼睛都沒有看過他一會。賈叔遙笑道：說就說，不要望着人家，人家知道了多難爲情。郭步徐道：要什麼緊？他還知道什麼叫寒憎嗎？可是他雖這樣說了，那邊的那個黃鬚子，倒真知道這邊在罵他，他索興大叫其好，心想我偏要捧，你管得着嗎？原來這人叫黃全德，是外交界的一個小官僚。手邊錢雖不十分多，閑工夫倒有的是，所以每日喜樂的戲，他總要來看。他的兒子叫黃學孝，是一個大學生，起先也是老子偶然帶他來看一兩回戲，後來他看得有味，也就天天來。黃全德自己來了，就不能禁止兒子不來，況且兒子來聽戲，也是自己帶的。這時要他不來，如何能夠呢？所以也模模糊糊，只當不知道。兒子叫兒子的好，他叫他的好。這時郭步徐在那邊笑說他，他知道無非是酸素作用。然而他也知道珍珠花對於他的感情。並不十分深，心想我努一點力，未必作不到你那樣子。前排的黃學孝又誤會了父親的意思，以爲郭步徐今天請客，我這邊叫好的力量，不要不如他。俗言道得好。上陣還要父子兵，今天得和父親在聯合戰線上叫好。於是父親叫好，他也叫好，父親鼓掌，他也鼓掌。那黃全得捧角的神氣，很是令人注意，他老是舉起手，高過於頂，然後鼓掌。而且他還有一種絕技，他嘴角上常啣着那虬角咀，嘴偶一吸，煙灰自落。叫好的時候，聲音出自喉間，嘴角上的煙咀，不過一動，却不掉下來。他父子兩人在台底下一發狂，不知道底細的，還沒有什麼關係。那些知道父子捧角的，看了這種情形，都當一樁新鮮事兒，不住的向這邊看來。

台上珍珠花原知道台下黃金得爺兒倆，是一對怪物。雖然自己不在乎他這樣兩個人捧，但是一打聽，黃金德也是作官的，身分不算低。況且看那樣子，也不是花不起錢的人，因之不理會他們，也不表示討厭他們。這日他父子兩人。突然發起狂來，大叫好而特叫好，那種樣子實在令人好笑。珍珠花原沒有想到他是和郭步徐搗亂，猜不着他是因妬叫好，以爲他久捧無路可入，有些發狂了，心想理一理他罷免得失去兩個信徒，因之當黃金德舉手鼓掌之後，眼光就向那兒溜。黃金德捧珍珠花以來，猜想她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而已，情形上却絲毫沒有表示。這時他的眼光，居然向這裏一溜，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心裏這一陣狂熱，直由丹田通到頂門心。越發劈劈拍拍鼓起掌來。在鼓掌的時候，同時口裏還不斷的叫好。珍珠花那眼光一溜，給予他的一種愉快，比什麼興奮劑還覺有滋味。珍珠花見他這樣，更是好笑，不由得又把眼光向那裏一溜，接上還舉起袖子遮着臉，滿頭珠花顫動，可想到她在台上笑得厲害。這一下子，不但黃金德樂了，連黃學孝心裏也是陣奇癢，跟着他又親接二連三的叫好還帶鼓掌，滿戲園子，熱鬧了許多。直把這戲唱完，他父子二人的，聲、方始完畢。還是黃金德比他兒子直率些，到散戲的時候，踉叫着他兒子道：學孝，你看見天珍珠花的情形沒有？黃學孝笑道：怎麼沒有看見，她是因爲我們叫好得多了，今天對着我望了一下。黃金德道：她是望着我，還不止一回呢。我因爲明天有個應酬，本打算不來，這樣子，倒是非來不可了。你明天來不來？黃學孝道：人家對我都表示了好感，

爲什麼不來？黃全德以爲兒子總是這樣誤會，當珍珠花望着他，真不勝遺憾。可是更正這話，又傷了父子的感情，失了父親的身分，也只好算了。這天回去，把在第一樓紙攤上所買珍珠花的相片，拿在燈下，仔細把玩，鬧個愛不忍釋。心想古人所謂，誠之所至，金石爲開，而今看起來，真是不錯。不過人家對我既然有進一步的表示。我也不能不表示進展一步。這進展一步的法子，沒有別的什麼，就是送她的錢了。想到這裏，便打開箱子來，看看還有多少錢。仔細一點，却不見多，不過八十多元錢。心想這一些款子，如何能送人。現在到陰歷年底。還有十幾天，要送錢就得年前送去，算是一種送年禮的意思。寫信去，這樣措詞，也比較大方，就可以說，茲值年底送來若干元，以爲壓歲之資，着祝某老板延年益壽云云。不過既以若干金爲壽，數目至少要一百二十元以上，賽過俗語一百二十歲那一句話。一個人這樣計劃，只管扶了箱子蓋出神，一不留意，箱子蓋倒下來，那銅搭扣在腦袋上打了一個大包。這一下子可打得不輕，打得黃全德暈過去了半天，都走不動。慢慢拿起手來，將打起了包的地方，把指頭磨擦了一會。自己痛定了，自己好笑起來，心想這個人怎麼一回事，好好兒的自己將自己打上這麼一下。珍珠花呀珍珠花，像我這樣癡，你一點也不知道，真是辜負我這一番好意呀。我要望不着和你相識，坐一坐談一談，我這人也就算完了。又一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可也就未見得毫無希望。我不必什麼一百二十歲以上，乾脆就是以二百金爲壽罷。現在年裏只有這些日子，所有箱子裏的

錢。就一個也不動包，免得湊不起來。不過我是個有錢就花的人，這次非下個決心不可。因此就找了一張紙，把那八十多塊錢，一齊包將起來。包起來之後，還用筆在包上題了一行字。一面是此款爲獻壽之資，不得動用。一面寫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謹封。將款子包好了，心裏這才坦然。要是送二百塊錢，這就過了三分之一了。加以努力，未嘗辦不到，這樣想着，當天晚晌，格外睡得安穩。從這天起，他每日設法籌款，籌到款子之後，不但不敢用，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拿了回家來，馬上就用紙封好，以免挪動。究竟有毅力做事，纔是容易成功的，到了臘月二十五日，他把錢就湊齊了。不過這錢裏面，有十元的鈔票，有一元的鈔票，而且不是一家銀行的。另外還有二三十塊現洋。黃全德一想，這樣亂七八糟的款子，若送到人家裏去，顯然自得的湊起來的款子，這非全數換成一律的不可，若表示闊綽起見，最好是換兩張一百元的。不過送兩張票子，數目上又太少了，還是換五十元一張的好，五十元一張，二百元就是四張。拿出來，先就讓人吃上一驚，主意打定，就把封存的紙包，一共二十四包，一齊打開，用手絹來包好了。到了次日，就拿到銀號裏去換，雖然貼了一點水，倒換得一律五十元的新票子。非常的痛快。票子換得了，拿回家來，馬上就用一個加大的厚緞信封套上，上面寫了歲敬二百元，謹乞余二老板囑納，下丸累了黃全德拜獻。信封寫好了，可又爲難起來，這信若這由聽差送去，半途路上，他若是拐走，怎麼辦？二百元事小，自己這一番心血，好容易忙了一個禮拜湊成整數，若是丟了，



年裏日子太短，無論如何，不能再湊，誤了年敬大事。若說自己送去罷，一來和人家在台下無一面一語之緣，怎好到人家裏去？自己當送禮的專使，也失了官體。人家去不是，自己去也不是，倒弄得進退兩難起來。想了半日，究竟讓他想得了一個妙法。便叫聽差和自己一路出門，到了珍珠花門口，才由身上掏出那個裝鈔票的信套來。自己站在珍珠花家四五步以外，却把信交給了聽差讓他送去。並說無論如何，請二老板必定收下。不過請她賜一張名片，寫明收到二百元。聽差雖然看破，有些不高興，但也只好照辦。他拿了信，走到余家門口打門將信送着進去。恰好，是珍珠花的母親出來開的門，她接了信，一摸裏面厚厚的，知道是附有東西。送信的聽差，又說要等名片，很像是送禮物來了的。就叫他在車夫屋子裏等着，自己拿了信進去給珍珠花看。珍珠花將信拆開，却取出四張鈔票，另外有兩張八行。一張名片。信上的話，雖不大認得，那名片上黃金德三個字是認得的。對於送鈔票來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一半。好在這蘆草園附近，唱戲的同業很多，就叫跟包的找了一個認識字的熟人來，將信念了一念。那人說是倒沒有別的，信上說二百塊錢給二老板作過年禮。無論如何，務必請你收下，你要不收下，他心裏就非常難過。收下就請你給他一張回片，寫明收到了二百元。珍珠道：你瞧，這可不是怪事？我和他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從來沒有來往，爲什麼送這樣重的年禮，我不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不能收他的錢，叫那個聽差帶回去罷。她母親究竟不像她那樣傻，便道：人家送來了，咱們就收下罷。

珍珠花把桌子上的鈔票，一把拿起來向地下一摔，罵道：現她媽的現世報，誰沒有看見過二百塊錢。叫人家收下，還要給他寫收據。他捨不得就別送來。拿回去孝敬他媽罷。她母親連忙在地下檢起來，笑道：你瞧這孩子。收不收在你，人家也沒有什麼壞意？也不至於罵人家。珍珠花道：也沒有壞意嗎？他以為我收了錢，就可以和他認識呢。她母親道：唱戲總是要人家捧的，人家送了錢來，總算是個真捧我們的，我們幹嗎還罵人家？他要我們收下，我們就收下來，他要寫張收條就寫張收條，這又不算賣身字紙，怕他什麼呢？珍珠花見她母親如此一說，一味是看了說話。收到了手的二百塊錢，叫她還退出去，大概是肯的。便道：你要收下就收下，反正我還是這樣。自己一賭氣，避到裏面屋子裏去了。

## 第五回 虎髯一掀情天嗟莫補 花叢三顧長夜喜能狂

珍珠花母親是人在家中坐，錢從天上來，樂得把這款子一律全收。找了一張珍珠花的片子，就請來看信的那人填上了收到二百元。另外自掏了一塊錢，賞給那聽差。聽差拿了名片出門，已經把黃金德等得二十四分不耐煩，及至聽差將名片遞上，見是珍珠花的名片，就喜歡的了不得，煩惱自然消除。加上那上面又註了一行字，疑惑那就是珍珠花的親筆。這就高興極了，把那張名片揣在貼肉的小褂袋內，表示親近之意。二百元送掉，計劃一個多禮拜的事，總算完全辦妥，就很高興的回家。當天晚上去聽戲，叫好也就格外得勁。照說起來，這錢是珍珠花不願收的，珍珠花也不必對黃金德特別表示好感。但是做地俗的人，平常是不敢得罪人的，求不到人捧，也不至於惹了人來砸。至於熱烈來捧的人，不問如何，總得接受。不過或濃或淡對之，全在自己分別罷了。今晚黃金德高興的樣子，珍珠花知這是花了二百塊錢的原故。因為這樣，所以當黃金德在那裏拚命叫好的時候，珍珠花免不了又對他看了兩眼。這一來，真把黃金德樂得無可無不可。珍珠花的意思，無非是敷衍敷衍他的，他既然知道自己已表示感謝了，這二百塊錢，他就會覺得送之不冤，那也就人心未失了。因此在瞞過他幾眼之後，也就算了。可憐黃金德苦心孤詣，積了一個禮拜的錢，就只消受她在台上遙遙的瞞了兩眼，也就算了。而自己還不知道，儘管在台下拚命的

狂喊。一直到戲散了，他癡心妄想。以爲珍珠花總還有什麼特別表示。趕快走出戲園子在大門口對面一家店舖的階沿上站着，眼巴巴的望着裏面，等着珍珠花出來，就可以知道她是否有進一步的表示。心想她一定有的。若是沒有，爲什麼她在台上，今日對我格外多看幾眼呢？於是對他兒子也不告訴，靜悄悄的站在人叢中後面。眼睛只管射住了戲園子裏出來的人，那看戲人一陣風狂浪湧的各自散開了。出來的人慢慢稀少，那些坤伶，也就三三兩兩從裏面走將出來。到了最後，珍珠花和金飛霞兩人也就笑嘻嘻的，一路說着話出來。向外翻着一大片雪也似的白毛領子，和那濃脂未盡的臉，互相配襯，格外好看。金飛霞出來，先坐自己的汽車走了，珍珠花自己也有了一輛嶄亮的包車，這時那車子上下四盞水月電石燈，點得通亮，却拉着歇在戲園子橫門。黃金德一看，這個機會，却不可錯過。馬上身子一擠，站到街當中，口裏却不住的，大聲疾呼叫洋車。他以為這種辦法，可以取瑟而歌，讓珍珠花注意。珍珠花一出戲園子門，就看見他是翹着下巴類，向戲園子門口望着，就猜破了他的心思，這時他在街心裏亂嚷，心裏更明白他的用意，暗暗之中只把嘴撇了一下，頭也不會回轉來。坐上車，車夫拉着飛腿的走了。到了家，她母親笑嘻嘻的走進她房裏來，笑道：你知道嗎，林師長來了。珍珠花道，真的嗎？誰說的。她母親道：他派了一個馬弁到咱們家來報告來了，說是住在花園飯店，因爲要到總統府去，不然就上戲館子聽戲去了。若是十二點鐘回了飯店，還派汽車來接你了，若到了一兩點鐘，就不來接你了，

珍珠花道：我也是天天望他來，聽到人說，他要當督軍了，別的我是不要，只要他給我買輛汽車。他母親道：坐洋車也是坐，坐汽車也是坐，一定要汽車作什麼？乾脆，叫他給咱們幾個錢得了。珍珠花道：您總要錢，看你有錢的時候沒有？那個姓黃的不是花了兩白塊錢嗎？他就自負的不得了。巴不得馬上我給他道謝才好。剛才散戲的時候，簡直站到我的車子邊下來了，我真是給他肉麻。他再要是這樣，我簡直就不理他，看他怎麼樣？她母親笑道：站到邊下來，他就能咬你一口嗎？你這孩子，就是這樣，只要不喜歡那人，那人割了肉給你吃，你也嫌是酸的。珍珠花笑道：你是待了人家二百塊錢，就說人家好話，我爲什麼說他好呢？她母親道：哦！你就爲了我收下二百塊錢，有些不服氣嗎？明天你和林師長多耍些，我少分你一點，不就結了嗎？母女二人說笑一陣，夜色更深了，那林師長的汽車，依然未來，大概今天晚上，是不會來接你了。這樣才安下心去睡覺。到了次日，珍珠花怕林師長午前就會來接，九點鐘就起來了，三把兩把，趕快就將頭梳起來。果然，等她修飾清楚，門口就嗚嗚嗚，接連幾次汽車喇叭響。珍珠花母親就像發了瘋似的，趕忙向外跑，一面嚷道：林師長來了，林師長來了。人還沒有到大門邊，遠遠的伸出兩隻手去開門，門打開了，身子就向門邊一閃。那兩道眼光，早如射箭一般，射出大門外，早就看見大門外橫着一輛汽車，一個大漢站在門外，這不是別人，正是林喜萬師長。她趕快把心窩裏要發生的笑容，齊堆到臉上，表現出來，然後從從容容，身子向下一蹲，和林師長請了

一個安。笑嘻嘻的道：師長！你來了。林師長含笑點了一個頭，鼻子裏哼了一聲，就向門裏走。她身子老遠的閃到一邊等林喜萬過去了，然後跟着身後，一路嚷道：二姑娘，林師長來了。恰好這時候，珍珠花在屋子裏換衣服，剛剛把緊身的小坎肩脫了，正等著穿一件乾淨的，聽到母親說林師長來了，趕快找了一件穿上，急急忙忙來扣鈕扣。這種坎肩，扣子是異常多的，而且還非常之緊，急忙之中那裏扣得起來，第三個扣在第一個窟窿裏，第七個扣在第五個窟窿裏，扣得擾七八糟，簡直塞成了一個團團，正要將外衣向身上罩時，林喜萬已經走到外面堂屋裏來了。珍珠花聽見脚步響，連忙就在屋子裏喊道：別進來，別進來，我換衣服呢。手上提一件絨汗衫，趕緊站上坑去，就把帳子連扯了幾下，展開了幾幅，把身子一閃，藏在那帳子裏面。林喜萬聽到他嚷，只管發笑，停了一會，就問道：衣服換好了沒有？我該進來了罷？珍珠花笑道：還早着呢，請您在外面等一兩個鐘頭罷。林喜萬聽了她這話，知道她已是穿好了衣服，不管她答應不答應，就闖將進來。珍珠花正彎了腰，對着梳妝台上的鏡子，在那裏撲粉。在鏡子裏看見林喜萬的人影子，却故意裝着不知道，只管低了頭，對着鏡子撲粉。林喜萬放着輕脚步，兩隻肩膀，一抬一抬的走上前去。走得近了，兩手向前一攔，攔腰一把，將珍珠花拘住。笑道：你這東西分明在這裏撲粉，你說是換衣服，要我在外面老站。我這該怎樣子罰你呢？珍珠花身子一扭道：許久沒見，一見就鬧。林師長依然抱着，伸了腦袋過來亂聞。珍珠花笑道：別鬧別鬧，我媽

就要進來了，看見了成什麼樣子呢？林師長這才鬆了手，坐在坑沿上，珍珠花拉着他的手，就並排坐下。林喜萬道，昨天晚上，我在花園飯店等了你一宿。怎麼你總不去呢？珍珠花道：你不是說十一點鐘來接我嗎？你的汽車沒來。我就睡了，林喜萬道：難道我不來接，你就不能去嗎？等得我心裏煩燥極了，到今日早上，我還有氣。珍珠花以爲他是玩話，就伸了一隻手，給他撫摸着胸口，一下一下的由上向下抹，笑道：別氣，別氣；今天晚上，我戲也不唱，早早的就到花園飯店來看你，好不好？林喜萬一笑道：真的嗎？靠不住吧？珍珠花見他笑時，那八字鬚向上一翹，煞是有趣，就把頭靠在他肩膀上，伸了一隻手，去揪他的鬚子。嘴唇皮是活肉，用手去揪鬚子，鬚子被牽得多，豈有不疼之理。先揪了一兩下，林喜萬忍痛沒有作聲。珍珠花却不知道，笑嘻嘻的，用右手大食指指兩個指頭，揪了石邊，又揪左邊。林喜萬心裏原有些不高興，經她一再的揪鬚子，一把將她手奪住，向下一摔。突然站了起來道：我知道，你現在有小白臉兒捧你，嫌我是老頭子了。這要什麼緊，咱們以後不來往就是了。說畢，馬上就向外走。珍珠花要分辯幾句，一刻兒說不出理由來。要伸手去拉他罷，又不好意思。只在這猶疑之間，林喜萬已經走出大門，坐上汽車去了。這一下子，決裂到萬分，珍珠花又羞又愧，就回身向坑邊走去，自己本特着林師長做一個錢櫃子，好像解決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把他氣走了，自己多少事壞了。且不管他。人家都知道林師長是自己。靠山，唱一輩子戲，把一個靠山反弄丟了，這是多麼寒心的。

事。越想越心窄，兩手扶坑沿。人向坑上一倒，頭就撞了下去。她母親正爲了林師長跑了，趕進來問她。一見她向坑上墜撞，趕緊一把將她抱住，就問道：「孩子，你這做什麼？珍珠花心裏萬分委屈，不由得向她媽哭將起來。她媽道：「你說呀，究竟爲了什麼事呢？珍珠花正在傷心，一時哽咽着，喘，那裏說得出來。哭了許久，這才把自己高興，和林喜萬鬧着玩，揪了他鬍子的話說了一遍。自己說到揪鬍子的話，也不由得低了頭咬着嘴唇笑起來。她母親道：「你這孩子，實在也不分上下了，怎麼動手揪起人家的鬍子來呢？若是他。和我們惱了，那可笑話了。今天晚上你就自己到花園飯店去和他陪罪。珍珠花道：「我不去。他這樣生氣一走，我就夠寒憎的了。說着這話，自己就側着身子躺在坑上，順手掬了個枕頭過來，兩隻手抱着頭來倒去。也不說話，也不哭，好像是這樣老搬枕頭，就能搬出什麼辦法來似的。珍珠花母親也是覺得這事弄得太糟。正指望林喜萬到了京，可以弄他個一兩千塊錢，這樣一來，要錢的話。簡直水月鏡花了。她靠了門懸了一隻腳站住，也是望着她女兒出神。珍珠花道：「我自己去是不好意思去的。依着我的意思，不如去請金大姐和三爺去說一聲，就請宋三爺到花園飯店去一趟，給我們調停調停。那三爺和林師長他們都是熟人，一說準成。她媽道：「那個宋三爺？珍珠花坐起來道：「媽，你真是裝糊塗，怎麼宋三爺也不知道，不就是說要討金大姐的那個人嗎？他來了北京不多久。她媽昂着頭想了一想道：「哦！我想起來了。他現在有什麼差事？珍珠花道：「聽說快要做總長了。他的汽車常停



在餛子門口，掛着總統府紅字汽車牌子的，那就是的。她媽聽說，一屁股坐在一張方桌上，不由得昂頭歎了一口氣道：唱戲唱得像你金大姐才有意思，多少闊人兒捧。可是這孩子聰明一世，迷糊一時，什麼她也不在眼裏，楞給李老頭爺兒倆纏住。那李胖子憑這樣好，也是開番菜館子的，有什麼大出息。我想，就不嫁宋三爺，嫁給西門總長也好，爲什麼嫁李胖子呢？珍珠花道：李胖子心眼兒好啊。嫁給李胖子總還可以鬧個兩頭大，若嫁給別人，可不定做第幾房呢？她媽道：做姨太太怕什麼呢？只要享福就是了。做正能賣多少錢一斤。一個娘們，不吃不喝，就能過一輩子嗎？越是做大官的人，越是做太太沒有意思，花花世界都讓給姨太太的。再說唱戲的人，壓根就不是什麼有身分的人，做了大官的姨太太，那就不屈。說畢，兩手一抱，向後壁一靠，接上又嘆一口氣道：年輕人總是糊塗。珍珠花看她母親這種情形，更聽她的話音，知道母親誤會了自己意思，以爲己怕跟林喜萬去當姨太太。因道：你別那樣七扯八拉的說我了。我只要有一碗飯吃跟誰也行。我沒有想作什麼太太，你別猜錯了我的意思。可是總要人家要，我們才能跟了人家去。難道說家捏糖人兒似的，滿街敲着小鑼買去嗎？她母親聽了這話，倒不禁爲之一笑，就道：你這孩子就是這樣嘴硬。那也好，你既有這一番心事，今天晚上，你就自己去找林師長去。只要他和你好，又能出力又能出錢，比有一百五十個人捧你都強。珍珠花且不答應她母親的話，擱在心裏。到了晚上在戲園子裏會到了金飛霞，因就把自己和林喜萬鬧翻了的話，從頭

至尾，一五一十告訴了她，現在她轉託三爺去疏通。金飛霞笑道：你這孩子，實在淘氣，好好的，爲什麼掀起人家鬍子來了？他和你惱了，活該！下回我看你還不和別人胡鬧。珍珠花一鼓嘴，將身子微擺了幾擺，笑道：大姐這一點兒事，你都不幫忙，下回你也有找着我的時候，我不管也行嗎？金飛霞鼻子尖一聳，笑道：我沒有找你的時候，你別把話嚇我，我是不怕的。珍珠花道：真的嗎？就沒有一點兒事找我們嗎？我來問你……：說到這裏，走了過來，兩手扶住金飛霞的右肩，對着她耳朵，噥噥的說了幾句，她聽了只是微笑。說完，珍珠花又對她睨了一睨，眼笑着問道：怎麼樣？金飛霞笑道：你不要聽了彎子說話了，這件事你交給我，我準把你的人給你弄回來就是了。珍珠花道：別嚷別嚷！嚷得大家知道了，算什麼意思。金飛霞向她瞧了一眼，又微笑了一笑。珍珠花道：人家心裏真着急，你還是這樣不在乎似的。金飛霞道：你既然着急，爲什麼剛才還和我說笑話呢？珍珠花聽說身子一扭，下面一脚躲。金飛霞道：得了，放心扮你的戲罷，我準給你辦成功，就是了。我要不辦成，以後見了面，你別叫我大姐，你簡直的……：珍珠花一伸手握住了她的嘴，笑道：得了！得了！你別說，我相信你的話就是了。經過了這一番交涉，珍珠花才放了心。這天晚上過去了，到了次日上午，金飛霞就打電話到宋敬叔的家裏去，問宋三爺在家沒有？這宋敬叔是個最忙的人，他雖然和金飛霞很好，但是向來腳不履戲園。金飛霞要和他見面，不是到他家裏來，就是飯館子或公園裏相會。這時宋敬叔正在

家裏，他接了電話，就約了下午六點半鐘在懨英番菜館吃飯。這個時候，正是金飛霞休息的時間，就到懨英來赴約。這裏除了宋敬叔，還有一個西裝男子在座。他衣服穿得齊齊整整的，分髮梳得光光溜溜的，一望而知就是一個好漂亮的人。宋敬叔就笑着站起來道：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申志一先生。申志一笑着和她點了點頭，操着南方官話說道：這是金老板，我早認識的了。金飛霞看他 and 宋敬叔是很隨便的態度，料着不是二等闊人。倒不可小看了人家，便又和他微微一鞠躬，笑道：申老爺，您說話太客氣了，我可不敢當啊。說着話，她就坐下了。看見桌上放了汽水瓶，就拿起瓶來，向人家玻璃杯子裏各斟上了一杯，申志一笑道：金老板也是客，怎麼敬起酒來？金飛霞道：這可是水，不是酒。宋敬叔道：不管是酒是水，你代表了主人敬客，總是沒有錯兒的了。金飛霞笑道：我代表你也不要緊，這總也不算什麼高攀吧？宋敬叔笑道：這個我倒贊成，希望你老作我代表才好呢。這句話太明顯了，說得金飛霞倒有些不好意思，只是端起杯子來喝汽水，却不說別的什麼。宋敬叔也覺得自己的話太言重了，且把這話扯開，因道：今天上午，你不是打電話找我嗎？有什麼事，金飛霞道：也是我幫人家的忙，並不是我自己的事，就是珍珠花昨天和林師長惱了，要請你出來：給他們倆調停調停。宋敬叔道：他倆感情很好啊，爲什麼決裂了呢？金飛霞用着刀叉切碟子裏的小食，低頭略帶一點微笑，却不肯說。宋敬叔道：你既然要我出來調停，當然要把他人決裂的原因告訴我，糊裏糊塗的叫我怎樣去調停呢？金飛霞一

笑道：我待一會告訴你，申志一道：這樣說礙着我在當面不便說了，我就先避開讓你們二位說罷。說時，把胸面前的那塊白圍布一扯，放在桌上，站起身就要走。金飛霞也笑着站起來道：申老爺，你這是幹嗎？真讓我們難爲情了。實在沒有什麼不能公開的話，我不過這樣逗着好玩罷了。申志一看她這副情形，這才坐將下來，金飛霞也就不再和珍珠花忌諱，把揪喜萬鬍子這一段笑話說了出來。宋敬霞道：這孩子也太淘氣，應該讓她吃點小虧，急上一急，從此以後，我想她不會再玩皮了吧？申志一聽他說到這裏，也不說什麼，只把眼睛望了宋敬霞的臉，原來他的嘴上，歪了一撮極短時髦鬍子，在鼻子下面，掩了上唇三分之一的地方。宋敬霞還沒有理會到申志一呆望的原由，就道：你爲什麼老望着我，申志一用手遙遙對他的嘴唇一指道：我替你危懼啦。宋敬霞放下叉子，用一個食指指鼻子下道：這個嗎？不要緊的，我這個鬍子是表示不是胡鬧的小孩子罷了，並不是表示年老，倒是不大討人的厭，以至於要人來揪。因偏過頭去問金飛霞道：你說是不是呢？金飛霞笑着偏頭很急促的答道：我不知道。申志一看到，覺得甚是有趣，就哈哈大笑。說笑着，不多大一會兒，咖啡就送上來了。申志一却没有喝，起身就要走。宋敬霞道：我知道的，你這次到北京來，是好玩的，並沒有大了不得的事，你爲什麼還是這樣忙呢？申志一笑道：就是爲了玩忙。今天晚上，有幾幫人約着玩，這個時候還不去，人家要等得壞了。宋敬笑道：有什麼好玩的地方，能不能帶我去一個？申志一不說什麼，望了一望金飛

霞，在帽筒上取下帽子來戴着，就告辭出來了。他在上海，坐汽車慣了的，到北京來，雖是短局的作客，依然還是包了一輛汽車。這嶺英番菜館，他的樓座，是倒轉着又倒轉着上去的，裏面就怪蹩扭。門口是廊房頭條，街道很寬闊，只要生意一好，門口車馬一多，就會擠塞了路，幾十分鐘之久，也不會散開。申志一的一輛汽車，正停在許多車子中間，恰好不先不後，有一輛馬車在前面壞了輪上的膠皮帶，兩旁人行路，汽車停着占了，中間空下的三尺路，塞一個正滿。等到馬夫要把那遲緩的馬車挪開，迎面來了兩輛加大汽車，抵住了。移轉不得。要倒退吧，後面又是一輛跟着一輛的汽車和人力車。巡警跑過來疏通，要那兩輛大汽車倒退，放馬車過去。這汽車却是司令部的，他不肯受這退讓的侮辱。然而停了五分鐘，汽車夫也覺得開不上前，倒是肯退了，可是只這一猶豫，後面的車，也越交越多，一倒擠上，那裏又能退呢？於是大家不過進退，只有車鈴響，喇叭響，汽車機器響，鬧成一片。申志一趕着出來，原是要走，便坐上車去。及至坐上車之後，左右前後全是車子，沒有五寸大的空地，怎樣開得動，汽車夫只管捏着喇叭，烏烏的響。申志一向來是和平好說話的人，這時也氣極了，心想我把車硬開了出去，撞死你們這班阻礙交通的東西。他在車子裏，白發了一陣子急，約摸有三四十分鐘的功夫，才由四五個警察，將街上的車輛疏通。汽車慢慢的轉着輪子，開出了重圍。申志一是要到韓家潭去，路並不多，若是不坐車，肯走了去，也就早已到了。車子開進韓家潭，偏是又岔上了車，他領了教

了，不坐車，就走下車來了。原來他有一個朋友金粟海，今天晚上他在雙台班菊芳姑娘屋子裏請吃花酒，也有他一角。他因為吃花酒是鬧不是吃，所以先和宋敬叔在一處吃了一餐大菜，這時才來。下車不多路，就走到了。這裏他已來過幾次了。因之一進門，那班子裏人就喝着五小姐客來了。菊芳屋子裏阿姨打着門簾，他含笑着就抬步走了進去。他以為人總到得很多了，走進來一看，只有主人翁金粟海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客到了，先笑着起來讓坐，笑道：申先生到了。熱鬧了，熱鬧了。那個菊芳姑娘，不聲不響的，將阿姨倒了的

一杯茶，送到申志一站着附近的一張茶几上。申志一見她穿了翠紅色的駝絨袍，不過是鑲白色的牙條，並不怎樣花巧。新剪月牙式的短髮，更把那圓臉配合得圓整了。她短袖外光只兩隻胳膊，低了頭坐在一邊，只播弄那橡皮溫手壺。便笑對金粟海道：老五真是老實。用

有你這樣善於體貼的人，可以做他的護花使者。金粟海笑道：我們就是這麼一回事。無用的客人，配上了無用的姑娘。菊芳聽說，坐在我裏，還是微笑，却不再說什麼。一會兒工夫，只聽到樓底下一陣喧嚷。這裏娘姨一掀門簾，便笑着向金粟海道：陸大爺來了。看她

臉上，却另有一種得意的情形。原來這陸大爺是長江巡閱使陸伯華的兒子叫陸幼華，這人從幼年在上海長大，除了跟着父親學了些軍旅政治迎送酬酢之事而外，其餘的脂粉隊裏，歌舞場中，無一不到，無一不精。交的朋友，上至於督軍總長，下至於市井少年，江湖

好漢，也無一不有。這個時候，南北有八大公子，他也佔了一位。若要說他所長，可以說以風流見勝了。不過不是他知己之交，猜不透他的性情，因為他在脂粉隊裏，是抱博愛主義的，就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垃圾馬車。垃圾馬車，是上海的名詞，就是北京倒土的土車，什麼也裝了去的。所以人家因為他倒是無所謂的，看他地位這樣的高，都想和他接近，一進簾子門，誰不知道陸大爺。陸幼華在羣衆的歡迎聲中，上了樓，走進菊芳房中，便道：怎麼只有你兩個人？一句未了，却聽見門簾外有一個口操江北音的，連忙接上說道：大爺，我只比你緩一步，我也來了。說時，無人打門簾，由門簾子下鑽進一個人來，他一進門脫了大氅，取下皮帽，顯出一身大花墨綠綉緞長袍，大八團花緞馬褂，鈕扣上繫着一個琺瑯質徽章，完全露在外面。他頭髮梳得溜光的，架着一副大眼鏡，是個極時髦的裝束。陸幼華還不會看見他，聽了他那一口江北話，就知道是林老三林一心。因道：林三，今天下午，我打電話找你，你到那裏去了？林一心笑嘻嘻的道：大爺雖沒有找着我，我可是替大爺辦事去了。陸幼華道：你替我辦了什麼事？林一心道：賈老板在東安市場定的一雙皮鞋，約了今天下午去拿。賈老板前天就說了，自己領爲了一雙皮鞋，跑這麼遠去，我就把這一趟差事承擔下來，下午是我上東安市場去。取了皮鞋之後，我不敢停留，就送到賈老板那裏去。陸幼華道：你說了這大套又不是和我辦什麼事，什麼意思？林一心道：你不要說那種屈心的話了。再過一些時，鼎鼎大名賈湘琴，若不是陸大爺的姨太太，不但我這

一趨差事，不算功勞，以後我也不姓林。陸幼華嘴上，原養了一撮賈波林式的小鬍子，他聽了這話，將左手一個食指不住的在鬍子上磨擦，笑道：你怎樣能下這種斷語，知道她要嫁我？林一心道：她親自對我說的還會假嗎？我會問她，賈老板怎樣不唱戲？他 我要跟陸大爺了，還唱什麼戲？陸幼華笑着對金粟海道：她倒比我還公開，這樣子我是非討她不成。說時在煙筒子裏取了一枝煙，菊芳早擦了火柴，過來給他點上，他就問道：樓下那個梳頭的，生意好嗎？回頭我叫她兩條子。菊芳聽了，望着他微笑了一笑。陸幼華道：你不用笑，我是有名的垃圾馬車，不分老少，只要我一刻兒心動，我馬上就來事。說着回頭對金粟海道：你問問他看，我這話真不真？菊芳笑道：我又沒有說什麼，要問什麼呢？陸幼華道：你雖沒有說什麼，可是你那樣笑我，可不是好意哩。林一心道：大爺猜的是不錯。老五是怕大爺眼界太高，看不上眼，其實大爺是抱了博愛主義，倒無所謂。陸幼華道：不要說閑話了，叫他把席擺上來罷。吃了酒之後，我還有我的事。金粟海道：還有兩三個人沒到，我們還等一等吧？陸幼華道：現在賓主有四個人，也可以吃了。我在上海一個人就吃過雙檯。金粟海見他只管在屋子裏打旋轉，一刻兒也不能安身，知道他急於要去敷衍賈湘琴，就不必再耽誤，吩咐一面擺席，一面打電話催客。不多一會兒，又把江心波先生請來了，席面也擺好。金粟海就在橫窗前一張長桌邊坐下。解事的阿姨，就把桌燈上的電線向插銷裏一插，燈光亮了，然後奉上一個紅木小瓷盞，裏面放着筆硯和局票，一齊放到金



粟海面前，他拿起筆，伸到硯台裏蘸了兩蘸墨，偏着頭先望申志一笑道：「那一個？申志一笑道：我還沒有相當的人呢？金粟海道：有有有，就是昨天在旅館裏碰到的那個老六吧？你以為如何呢？申志一笑道：陌生的人，叫她來怪不好意思的，還是……：金粟海笑道：有什麼不好意思呢？昨天你不是極力贊成她嗎？申志一道：贊成是贊成，你又不認識，我又不認識，糊裏糊塗把人家叫來嗎？陸幼華笑道：那要什麼緊，照上海的辦法好了。在上海不都是先叫局而後認識嗎？金粟海笑道：是她。於是提筆就寫了銷令館小玉月仙。下面註了一個申字。寫畢，又偏着頭問道：還有誰？申志一道：行了行了。就是這個吧。金粟海很知他對玉月仙用意極專，就依着他的意思，不再替他叫人。此外又接連寫了六七張局票，林一心陸幼華都是兩個。其餘就只一個，局票發了，大家入席，大家恭維陸幼華坐首席，陸幼華不肯。林一心笑道：大爺你就坐吧？金粟海是主人翁，不消說了。申志翁是你的把弟，江心翁是我們極熟的朋友，不能客氣，我呢，不消說了，只算是後生小輩。試問在這些客裏面，除了您還有誰能坐首席。說着，他先在桌上拿過酒壺來，給首席斟上一杯酒。陸幼華笑道：林三，你胡鬧。這酒應該是姑娘斟的，你怎樣給老五代起勞來？這話說了。大家都給他有點不好意思。他一點也不在乎。笑道：這要什麼緊，這酒壺又不是姑娘的專利品，平常我們也拿酒壺的，怎麼到了吃花酒就不許拿。可惜我這臉子不好，要是臉子好，和老五代代表倒也不在乎。說着，索興拿了壺，滿桌上一斟，大家哈哈一陣笑，也

就算了。陸幼華不便推辭，也就入座。上了兩三樣熱菜，姑娘也就來了。等到小玉月仙來了，大家因爲是申志一特意贊賞的人物，她一進門，這些眼光，就不約而同的射到她身上，她穿了件灰鼠的外套，一進門早就脫下來，身上穿件杏黃色織花的夾袍，袖子短短的，露出兩粉紅的手胳膊。那花是淡紅和蔥綠配合起來，真是鮮豔奪目。脖子上圍了一條白絨繩的窄圍巾，長長的，輕輕的，和衣裳的顏色，極其調和。下面她穿了白色的跳舞綠襪，裹着骨肉停勻的兩隻玉腿。足上穿了杏黃色的高跟鞋，一走身子一閃動，顯出那娉婷婷婷的樣子。那圓圓的臉兒，和剛熟的蘋果一般，有紅有白，非常的嬌艷好看。申志一看見，眼珠早是在她渾身上下打量一番，覺得風頭十足，實在是可人意。她將大衣脫了，就站着停了一停。因問旁邊的阿姨道：是那一位招呼的？阿姨便指着申志一道：是這位申老爺。玉月仙看見她身後有張方凳子，就輕輕悄悄的側了身子挨着他坐下。這個時候，身後早有那胭脂花粉香，繞襲週身迷人欲醉。回頭一看她時，她就微微一笑道：你認識我嗎？申志一道：我們在西方飯店見過好幾回面了。玉月仙道：見過好幾回面嗎？我倒……申志一道：你倒怎麼樣？倒沒有知道這一件事嗎？玉月仙笑道：你真明白我心裏的事，你都知道。金粟海笑道：兩個人拉拉手罷。新見的朋友應該客氣一點。申志一笑道：粟翁一副兒女心腸。無論是人家結婚，娶如夫人，招呼姑娘，總是望人家成功的，說着，哈哈笑了起來。金粟海笑道：老六拉拉手罷，面子面子。玉月仙雖然還只十七歲，可是她的領家外號

拿摩溫，却是一個斷翰老手，什麼圈套槍花，都教給她了。她今天一看席面上的人，首先就有一個陸小帥在座，其餘的是老白相。申志一穿着一套極漂亮的西服，手上又帶着一隻鑽石戒指，年紀似乎還不到三十，也是一個公子哥兒。這樣的人，自然不是隨便的客人可比。金粟海老叫握手，看看申志一有點不便先伸手的樣子，她就笑道：外國人見面，都是女人先伸出手來行禮的。拉手就握手，要什麼緊。說畢，她就伸出手來，讓申志一握着。申志一笑道：我們倒是認識了再握手。於是又笑了一陣。這時大家叫來的局都到齊了，便唱將起來。大家說笑一陣子，玉月仙先要走，臨走的時候，對申志一道：回頭請過來坐坐。金粟海代答道：一定來，一定來。申志一不置可否，只是笑。散筵席，陸幼華先要走。林心一跟着陸幼華的，大爺一走，他也要走。申志一就和金粟海江心波一同到銷今館來。玉月仙看見申志一那種情形，知道他要來的，重敷了脂粉，又換了一件綠底印花印度緞的衣服，周身是水波浪細毛的滾邊，頭髮上同時也另束了一根綠綢束髮帶，申志一走進門，見她是煥然一新，笑道：我幾乎不認了得，真漂亮啊。我們說來就來，不失信吧？玉月仙道：像申老爺這樣的人，說話還不算話嗎？說來自然是會來的了，當時招待大家坐下，招待了一遍茶烟，就坐下談話。申志一是上海人，金粟海和江心波又是兩位老上海，因此大家談談，就不免談到上海的人情風俗上去。這樣一扯，話就談得非常的長了。申志一對於這個人，越看越中意。這屋子是三間房，外面是兩間打通的，裏面却只是一間。申志一

私下將金粟海扯了一把，於是獨自一人走到裏面屋子裏去，金粟海也就跟着走了進來，他拉着金粟海的手，拖了一個桌子椅角坐下。因笑着低低問道：這小傢伙倒是不錯，你看我是怎樣開口？金粟海道：你的意思怎樣呢？還是爲了她一個條子，來了却這一場債呢？還是想做出交情來呢？申志一道：自然是願做出交情來。而且我們都是行客，成熟得越快就越好。金粟海道：天下沒有姑媳不開口，客人要趕着做花頭之理。你要對她表示好感，只有把錢開得重重的。我們平均數是開五塊，你開十塊，也就不少了。申志一道：你們有些時候，不也是開十塊錢嗎？有限的事，多就多花一點，算什麼，開二十塊錢罷。金粟海雖覺得這個數目太多，但是看他正在高興頭上，不願攔阻他。况且申志一向來賦性慷慨，不作小手筆的事，在他也就近於上中了，因笑道：倒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這樣一辦，就有些難乎爲繼。申志一道：也沒有什麼難乎爲繼。這是我們一種手腕，將來自然有法子擺脫。金粟海笑道：只要你有把握，那就放手做去得了。申志一笑，又和他走了出來。隨便談了幾句話，就在身上掏出皮夾，取了一搭十元的鈔票。浮面抽了兩張，斜斜的疊着，向瓜子碟裏一放。小玉月仙和房間裏的人看見他這種舉動，都不由得心裏一驚。那目光早如閃電一般，對着那碟子望去。原來這和娼門的規矩，只增加到二十倍了。申志一給了錢，不肯停留，馬上就走了。他這回到北京來，和陸幼華金粟海各在西方飯店裏，開了一所大房間，當時回得家去，先到他房間裏去坐，他笑道：還只十二點鐘，太早了，我們

找兩個人來談談吧。金粟海道：難道你是要叫老六？江心笑道：不大好，不大好，太現痕跡了。這樣一來，她就要來，或者有些不好意思。她要是來，我們也沒有面子。不如明日去一趟，當面和她說明，那就穩當多了。金粟海道：這個很對。說不多一會，菊芳來了，陸幼華林一心也來了，他又另帶了一個姑娘來，一鬧就是兩點鐘，這晚上也就過去了。到了六日下午四點鐘，天還未黑，申志一拉了金粟海就跟他到銷今館去。金粟海道：太早吧？申志一道：早一些好，我去邀她吃晚飯，金粟海見他很熱心就同去了。到了銷今館，玉月仙剛梳完頭，開了電燈，對着鏡子在擦粉。房裏阿姨把粟金二位讓進裏邊那間屋子來，她動也不動，依舊對着鏡子，只回轉頭來向申志一道：對不住，請坐一坐。說畢，仍回轉頭去，只管照鏡子。金粟海也知道玉月仙的領家，是有名的拿摩溫。大概這個婦人，就是所謂拿摩溫，因就注意看怎麼樣，口裏可依舊和申志一說話，表示並不會留意的樣子。溪溪的問道：申老爺想請六小姐吃晚飯能賞光嗎？玉月仙口裏說着不敢當，謙遜兩句。一面裝着在桌子抽屜裏拿東西，不經意似的，輕輕的和拿摩溫談了幾句話。然後走來說道：要去就去，我要早點回來呢。金粟海聽說，便站起身來，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就走。玉月仙打開了玻璃櫥，取出一件綠海絨的斗篷來，交給申志一道：勞駕！勞駕！於是掉過身去，將背對着人。申志一真個聽他的話，就捋了斗篷上肩，給她輕輕披在身上。她兩手向懷裏一抄，然後說道：我們走罷。申志一自照昨日的例，開了二十元的盤子錢，

於是三個人一齊走出大門，坐上汽車。申志一因爲醒紅樓是有名的館子，雖然貴一點，究竟有兩樣好吃的菜，因此就到醒紅樓來，二人走進一間雅座，人少屋子大，覺得空蕩蕩的。申志一道：不知道老陸在那裏，把他找來了，好不好？金粟海道：這個時候，他未必回了飯店，那裏找他？申志一想他未必在家，也就算了。吃過了飯之後，金粟海就對申志一說道：我們到西方飯店去，休息會子。申志一道：回去作什麼？回去也是坐不住的，還是胡同裏走走罷。也許就可以會到老陸的。玉月仙聽說他要到胡同裏去。心想剛才他開二十塊錢轎子走的，今天晚上，當然不會再去的了，自己老在這裏等着，沒有意思，於是就要走。申志一道：你不是要回去嗎？玉月仙道：是回去啊，問我作什麼？申志一道：你既是要回去，我們順道把車子送你回去了，不強似你一個人先走嗎？玉月仙道：你真送我回去嗎？申志一道：這算什麼呢？也值得撒謊嗎？玉月仙見他如此說，果然就沒有走，等到申志一會了賬，於是三個人一同走出酒館子，坐上汽車，開到銷令館來。車子停了，小汽車夫就來開車門。他們坐車，是玉月仙坐在中間，申志一和金粟海坐兩邊。小汽車夫正好在申志一這一邊開了車門。申志一本來就覺得過門不入，有些不好意思。現在恰好又在自己這一邊開了車門，如若端居不動，分明是怕花那二十元的盤子錢。一生賦性慷慨，豈肯在玩樂場中，做出這樣吝嗇的樣子來。因此很隨便的樣子就下了車，站到銷令館大門口石階上了。這銷令館的上下龜頭，早就傳揚出去，就是六小姐有一位新客人，是開二十塊

盤子錢的，因此申志一進出，格外注意，也就早已認得了。前不到兩個鐘頭，大家看見這位闊客，是由這裏去的。不料現在他又來了，一會功夫，就要開四十塊盤子錢，錢越花得多，人越來得密，這真是一個大手筆，不可用平常眼光來看待的了。所以申志一剛到門口，在門洞邊那班報信的龜奴，早是老遠的站着張望。金粟海見這種形勢，知道非進去不可。玉月仙下了汽車，他就下了汽車，於是三人一同進去，玉月仙看見申志一手頭很闊，逆料他陪着一同到門口，決計不能不進去，這倒也不十分驚異，不過經此一度週旋，彼此熟識了許多，倒是談笑無忌。坐了一會，申志一向金粟海笑道：你應該去看看老五了，我們不要老坐了，於是又掏了二十塊錢，開了盤子錢，和金粟海一路出大門。這裏到菊芳那裏，路並不遠，因之也沒有上汽車，就走了前去。到了菊芳那裏，金粟海就像到了家裏一般，是極熟的，向沙發上坐下去，不由得嘯了一口氣，對着申志一微笑道：像你這種辦法做的，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申志一笑道：這又能算什麼呢？他說這話時，菊芳不在面前，便笑道：也不過多花二三十塊錢罷了，我們那裏不用呢？他這樣解釋的法子，金粟海也就一笑。坐不多久，林一心打了電話來了，問金粟海在不在這裏，及至申志一接了電話，他就說和陸幼華江心波在二妙班，還是三位過去呢，還是他三人過來。申志一說是剛剛坐下，茶都沒有喝。林一心聽了，就承認了過外。掛上電話，不到十五分鐘，早是一陣喧笑之聲，三人走進屋子來。金粟海看見他們來，臉上只是微笑，陸幼華道：粟海怎麼這樣

快活，一定有什麼可樂的事情，說出來大家聽聽。林一心道：是啊！應當說出來大家聽聽。陸幼華道：你就不說，我也猜到了八成。林一心道：大爺、猜則已，這猜，我想總有個八九不離十。照例，陸幼華說話，林一心必定要跟他在後面附和一句的，這次他却附和得特別奇怪，因笑道：一心你是個沒有耳朵的神仙吧，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你怎樣會知道，我猜人家的，能猜八九不離十，還不算什麼。你知道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連我猜程度如何，你都知道了，你這麼陰陽八卦，却不是當玩。我問你，你知道我向那一路猜。這一篇又像是開玩笑，又像是損人的話，倒讓人不好怎麼答覆。可是林一心處之坦然，笑道：大爺，你這一問，好像是可以難到我哩，其實我這是經驗之談。往日我看大爺猜什麼事情，總猜得相差不遠，今天猜，又是在高興頭上，所以我知道你總可以猜、八九不離十呢？陸幼華笑道：我問也會問，你答也會答。說到這裏，把這筆公案丟開，回轉來問申志一道：是不是你老六那裏耍了什麼花頭。申志一笑道：沒有什麼，陸幼華道：粟海你一定知道的，你說罷。金粟海道：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不過請老六吃了一餐飯。飯前是自己去接的，飯後又是親自送去的。這一說，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他開了四十塊錢盤子。陸幼華笑道：這件事果然值得大書特書一筆。林一心原是坐着的，笑着站起來，鼓着掌道：我說怎麼樣，大爺一猜就把志翁的心事猜着了不是？這就猜個十、十，哪止八九？陸幼華因為自己當着衆人，損了他幾句，以爲他必減少捧場態度的。不料林一心，真個一心恭敬，



雖然受了幾句話，還是一樣的恭敬，這也只好歸斯受之而已矣，不能再和人家爲難了。因就把別的事提起，就笑了一陣。約摸坐了一個鐘頭，江心波道：我們可以走了吧？再不走，把考五的屋子都要拆掉了。菊芳微笑道：大家還有地方要去，就說有地方要去，何必對我說這客氣話呢？望着金粟海又是一笑。金粟海對大家道是：我每次到這裏來，四條腿的板凳，總會坐得只剩兩條腿的。我們可以走了。陸幼華道：你坐不坐有什麼關係。反正過一會兒，老五就要到旅館裏去的，總是在一處的。申志一道：這樣說，應該買那不能到一處的了。陸幼華笑道：對了，應該陪你到老六那裏去。申志一道：笑話，今天晚上，我已經去過兩回的了。陸幼華道：去過兩趟什麼要緊，再去一趟就湊成三顧茅廬了。申志一道：要玩，那兒不能去，何必一定要到銷令館去呢？林一心道：去不去沒有關係，我們走出去了再說罷。於是五個人一同起身出門。走到胡同裏，大家都不上汽車，陸幼華手裏拿一根手杖指東拗西的，就在前面走，這裏原離銷令館不遠，看看要到門口了。申志一走上前，一把將陸幼華拉去，笑道：不能鬧。不能鬧，一天晚上，連着去開六十塊錢的盤子，人家不要說我們瘋了嗎？陸幼華道：就化六十塊錢，又算什麼呢？這還去拉拉扯扯，多麼寒憎。申志一道：並不是拉拉扯扯。這樣玩，人家疑心我們開特別快車，並不漂亮。陸幼華道：怎樣不漂亮，王金龍嫖院，見面銀子三百兩，喝杯香茶就起身，都成了千秋佳話。你要想做一點面子，那裏怕多花幾個錢。說一句話時，已經走到銷令館門口，申志一也

第五回 斯人記

一一二

不便硬不進去，只得大大方方一同向裏走。這一下子，不但全班同學人注意，連小玉月仙自己，也爲之愕然起來。

## 第六回 蕩子金多驅車購彩錦 美人計巧破夢索鑽環

在八大胡同裏，揮金如土的人，自然是很多。整把花上二百三百，也不算什麼。眼裏看慣了。可是二十塊錢盤子作三次給，一晚還要來三回，這是什麼用意呢？申志一自己覺來得太密了，先笑起來道：我總要算是稀客了。一晚上的工夫，不過來了三回。玉月仙笑道：這也無所謂稀密。這一天因為順便，來個四回五回，也不算多。若是公事忙，就是三天來一回，那也不算少。只要自自然然，不是勉強的就得了。說着對大家一笑道：阿對？陸幼華鼓起掌來道：對對對！老六真是會說話。於是大家就哄笑了一陣。那小玉月仙的領家摩溫，他見衆人之中有個陸幼華大公子在內，這是上海有名的花花太歲。手段雖然厲害，只要把他敷衍好了，花錢倒不在乎，申志一既是他同一路的朋友，當然是不怕花錢，今天晚上來三回，雖然不見得是申志一完全自動的，可是他這人一定是看上了老六，有點兒情癡，所以只要朋友一鼓吹，他又來一回。在胡同裏走的人，和姑娘有交情，只怕他拐走。若是姑娘沒交情，越是實心實意的用情，也就越是實心實意的用錢，這樣的人，豈有不歡迎之理，當時拿摩溫就滿臉裝出笑容，走到大家面前，幫那房裏人張羅茶水。當她遞一枝煙捲給申志一的時候，笑道：聽說申老爺住在西方飯店，但不知是那一個。申志一聽她的口音，大有想玉月仙到飯店裏去之勢，就笑道：住在四十八號，你問我作什麼？

拿摩溫望着他的臉微笑了一笑，丟了一個眼色。申志一會意，就不問了。玉月仙一看自己領家親自出馬，立刻就變了態度。申志一是坐在長的沙發上的。她拿了一枝煙捲，啣住吸將起來。只吸了兩口，遞給申志一，順便就一蹲身坐到沙發上，和他緊緊相靠。陸幼華一鼓掌道：你們的交情，真是成熟得快極了。只兩天的工夫，就這樣親熱。我主張你兩人作進一步的表示。林一心道：大爺怎樣叫進一步表示呢？陸幼華道：進一步的表示，有什麼不明白。這全靠志一如何報效，我們才好說話。申志一聽了，只是微笑。金粟海道：沒有什麼話說，志一明天請客，明天請客。申志一想，吃花酒不算什麼，可是相識不過三天，似乎急促一點。自己的意思倒無所謂，但是玉月仙的態度，又沒有十分表示出來，如何好開口呢？玉月仙見了申志一儘管笑，却不開口，已明白他的意思了。因握着他的手道：明天真賞面子在我這裏請客嗎？她側着身子，眼睛斜視着。嘴角上微微露出一點笑意。陸幼華就過來道。這多人在這裏，豈有開玩笑之理？玉月仙問申志一道：是怎樣的辦呢？陸幼華道：當然是雙樺，你們就這樣預備罷。玉月仙笑着望了申志一，他雖沒有說什麼，笑着點了一點頭，果然是不成問題的了。當晚大家一鬧，就是兩點鐘才回旅館。申志一因為拿摩溫才問了自己在旅館裏住的號數，以為玉月仙今天晚上會到旅館裏來的，但是到三點鐘也不見來，這也算了。到了次日晚上，果然在館擺雙樺花酒，事後一算帳，共一百六十多塊錢，申志一也不算那些零碎賬，開銷了二百塊錢。給錢的時候，是把

玉月仙拉到裏面屋子裏給的，數着鈔票的時候，就另拿了十張十元的，向她手巾一塞，笑道：今天你很累了個，這算是給你酬勞的。玉月仙倒有些不在乎的樣子，隨便答應了三個字，謝謝啊！於是一抽身就到前面屋子去了。當天這一鬧，又是很夜深而散。到了次日晚上，金粟海陸幼華和申志一三個人，都不曾出旅館門，同在金粟海屋子閑談。陸幼華道：今天晚上怎麼樣？金粟海笑道：民亦勞止。汜可小休。在家裏談談吧？陸幼華道：那末，找兩個人來談談。不出門也好，今天可以叫老六來了。金粟海也覺三天之間，申志一也花費得可以，叫她來，她是義不容辭的。也不問申志一的意思如何，摘下電話筒，就向銷今館打了個電話去。一問起玉月仙，是那個拿麻溫接的電話。說是真對不起，老六出城裏的條子去了。回來的時候，一定叫她來，說畢，又說了幾句對不起。陸幼華在旁已聽到了，沉思道：果然這樣的嗎？金粟海生口說明了，大煞風景。事到如今，已經下了不少的工夫實在也不容有大家猜想的事情發生，因笑道：這兩天城裏有好幾處熱鬧場合，稍微紅一些的人兒，出城裏條子的很多，這倒不必去揣度。申志一笑道：粟翁真是一副兒女小腸，對於姑娘，總是原諒的。金粟海笑道：那也無所謂，我們本是借此尋娛樂的，何必反要爲這個找煩惱呢。大家說笑了一陣，把這事也就說忘了。又過了一天，申志一上午在旅館裏打了一個電話給玉月仙，說是昨晚上下本要到銷今館來的，因爲知道你進城去了所以沒有來。玉月仙道：可不是嗎？鬧到三點多鐘才回來，頭暈極了。你在那裏，沒有吃午飯嗎？申

志一道：我正要去吃飯，你能不能來一個？玉月仙毫不考慮，一口就答應了。這時飯店裏，只有申志一一個人，他邀不到伴，就先坐了汽車到抽英飯館去，然後讓車子去接玉月仙，玉月仙來了，笑道：我本來沒有功夫來，因為昨天晚上沒遵你的命令，今天不能不來。說時，就挨着申志一身邊坐下。申志一道：上午你有什麼事忙，這是隨口說的一句話吧？玉月仙道：我原約好了我們那裏老三老四，到瑞蚨祥去買兩件衣料。申志一道：這樣的事嗎？那就吃了飯去，也不算遲啊。玉月仙正要了一杯紅茶，用三個指頭，插了那茶匙的小柄，一點兒一點兒啣了呷着。眼睛却斜望着申志一道：你真是癩，人家剪了料子不走，還在那裏老等我嗎？申志一笑道：那也不要緊，吃了飯之後，我陪你去剪就是了。玉月仙巴不得他說這句話，便道：那倒可以，我要買什麼料子，還可以請你作參謀呢。申志一道：參謀我是不敢，當個顧問罷。玉月仙道：參謀和顧問有什麼分別。申志一道：參謀是想好了主意，請你去辦。顧問是站在你身邊，專候你問話的。你若是不問，我就不說話了。玉月仙將那小茶匙伸了過來，在申志一的腮上，輕輕掬了一下，笑道：你們會說。說時抿嘴一笑。睨了他一眼。申志一見玉月仙今日的態度，未免有情，心裏很是爽快。自己向來就不會在用錢上刻薄人，玉月仙雖然是有意要他上綉緞莊，他倒不會用心，吃過了飯，又問玉月仙一聲去不去？玉月仙笑道：我是最講信用的人，既然說了去，無論如何，我也要去的。你怎樣？有功夫嗎？若沒有功夫，你就不必去了。申志一道：爲什麼不去，我就是

可以不講信用的人嗎？玉月仙道：不是那樣說。因你事很忙，怕你不開身來。上綢緞莊剪衣料，又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我一人也是一樣去的。當真說要你陪着去。就非要人去不可嗎？申志一道：我既答應了你，自然要去。於是會了飯賬，一同出門，就陪着玉月仙上瑞蚨祥綢緞莊。汽車由街上直開進大門，直停到櫃外的大天井裏。店裏夥計見是坐汽車來的客，就格外加以注意。櫃外兩個招待，立刻擴充爲四個。玉月仙進了店門，隨着上樓。店裏看她這種情形，既是坐汽車來的，又有一個穿漂亮西裝的人在一處，料定她不是平常的顧客，早有兩個店夥，滿臉含着笑容，走上前來問道：小姐，買點什麼衣料。新到的巴黎緞，很不錯。這個還未說完，又來了一個年長些的店夥，笑道：請坐請坐。小姐要什麼料子讓他們拿來着。玉月仙點了點頭道：你給我拿兩件旗袍料來看。店夥彎了腰，偏着頭笑問道：成件的嗎？有繡花的杭緞，好不好？玉月仙道：管他是蘇緞是杭緞，你拿來我看看，只要料子好就行了。店夥聽了，早就輸流不息的，幾個捧着衣料來看。玉月仙看了。手托着料子，就問起頭來問申志一，這個可好，那個可好。申志一批評了兩樣，也贊成了兩樣。玉月仙除了自己心裏所愛的衣料之外，申志一贊成的，她都買了。申志一見她不挑選了，還問道：夠了嗎？還要別的不要？玉月仙微笑着，心裏却想了一想，因道：我原不要許多，因爲你贊成，我已經多買兩件料了，那裏還要呢？申志一見她不要了，就讓店夥算賬。歸結起來，乃是一百五十多元。申志一毫不躊躇，在身上掏出皮夾來，

掏出十六張十元的鈔票，叫店夥找錢。玉月仙見身邊沒人。便問道：現在你望那裏去。申志一道：我打算聽戲去。玉月仙微微一笑道：有朋友沒有？能不能，順便請一請我呢？申志一真料不到她倒先開口要一路去聽戲，總算慢慢的有感情了。因道：怎麼說不能請的話，就是怕你不肯賞光。玉月仙再要說時。店夥已經來了。她也不再說什麼，就和申志一下樓，店夥自把買的東西，在脅下一夾，送到車上。玉月仙和申志一坐上車，他對車夫說，開到華樂園，玉月仙也不作聲，這自然贊同的了。到了戲園子門口，吩咐汽車夫將綢料送到班子裏去，自去陪着申志一坐包廂聽戲。戲唱完了。申志一因笑道：你今天陪我一天，真是難得。玉月仙道：啲！爲什麼說這樣的俏皮話，還是爲了昨天晚上你叫我沒有去關係嗎？申志一道：並不是爲昨天晚上事，不過這幾天你總沒有到飯店裏去過。還是爲認識了我不願去呢？還是向來就不大去呢？玉月仙瞅了他一眼，又伸手輕輕的在他大腿上掐了一下，笑道：說你說俏皮話，你的俏皮話倒說得更厲害了。申志一哈哈笑道：我也知道你沒有法子答覆我呢。玉月仙道：有什麼不能答覆，我今天晚上準到你飯店裏去。不過你兩隻腳是鎖不住的，我去了，恐怕你未必就在家。申志一道：準在家準在家，你幾時到？玉月仙微微的昂着頭，眼皮向上一撩，想道：總得十二點鐘以後吧？申志一道：行了行了，無論如何，那個時候，我是在家的。現在我先送你回家再說，去不去……：說到這，不向下說，又哈哈的笑了。這時戲已完場，申志一坐了汽車送她回銷令館，坐了半點鐘才走



，又開了二十元的盤子錢而去。申志一回到了飯店裏，只聽到陸幼華屋子裏鬧得厲害，也近前那房門是半掩的，三四個客和五六個姑娘，鬧成一片。因為客都是生人，自己且不上前，就到隔壁屋子裏來看金粟海。金粟海買了十幾樣小件骨董，全放在桌子上。他手上捧着一册原拓本的字帖，映着電光，一頁一頁的翻着看。翻完了，倒過來，又翻上一遍。他一抬頭，見申志一進來，就把桌上那一隻雨過天青色，七寸高葫蘆式的小花瓶，提了起來。笑道：你看看，真便宜，只一塊二毛錢。於是一手捏了瓶底，一手捏了瓶口，映着光轉將起來，現出愛不忍釋的樣子道：你看這色氣多好，叫雨過天青。說時，放下瓶，又在桌上，拿起一隻瓷面的德國小鐘來。笑道：真是笑話，在上海住家的人，到北京來買洋貨。然而……突然有一個人接嘴說道：不用說反正是很便宜。申志一看時，原來是菊芳老五斜在一張沙發椅上，這時才坐起來說話。金粟海道：不是我說便宜，實在便宜。這樣便宜的東西，爲什麼不買？菊芳嘴一撇道：這樣子，你也快成垃圾馬車了。上一趟市場，就會買這些東西回來。申志一道：垃圾馬車，真是名副其實，你看看隔壁屋子裏擠了那一屋子人。金粟海道：你且不要管人家事，你自己的事，辦得怎樣了。今日晚上老六來不來？申志一還沒有答言，菊芳先說道：那總不好意思不來吧？申志一笑道：老五究竟爲人忠厚，你就斷定她要來，可是也說不定。金粟海見申志一還是說沒有把握的話，分明是玉仙還沒有切實她表示，覺得她太不對了。妓女雖然不必談什麼愛情，然而客人在心忠厚，姑

娘不應當反來欺騙他。況且申志一錢也花了，面子也做了，就在生意上說，也不應當再掉槍花，自己不好唱這個花臉，打這個抱不平，當時就借故到陸幼華房間裏去把話告訴了他。陸幼華道：不要緊，我直接和拿摩溫去辦一辦交涉。於是就要了銷今館的電話指明要拿摩溫接話。一交談，陸幼華就道：我姓陸，你是拿摩溫嗎？拿摩溫笑道：哎，陸大爺你怎麼也叫起來？陸幼華道：拿摩溫，外國人說是第一。你這個人，真是上海人說的度好老。拿摩溫走來就碰上了釘子，知道他是申志一的盟兄，又住在一家飯店，這樣說話，當然是有用意的。這種公子哥兒，敲起他的錢來，可以儘量敲。但是可也不能得罪他。他老子是個巡閱使，要辦什麼人也辦得動，何況一個娼家？因之雖然碰了釘子，一點也不敢露出怨氣。就笑道：大爺，我真不知道什麼得罪你了，真對不住。待一會兒，我要送阿囡申老爺那裏來的，當面給你陪罪。好不好？陸幼華心想，這老鴿真利害，我的話沒有說出口，他倒先知道了。就問道：老六在家嗎？拿摩溫道：出條子去了，一會兒就回來的，回來了，我就同她來。陸幼華道：準能來嗎？拿摩溫笑道：你這是笑話了，怎麼加上一個能字呢？陸幼華道：好吧？痴漢等丫頭，我們就這樣等着吧？說畢。將話筒掛上了。回過頭來對金粟海道：你去告訴老申，我保險，今天她準來。金粟海覺得她們也無辭可措，不能不來。好在陸幼華這屋子裏，姑娘大家在一塊兒鬧着，說說笑笑，也就不覺等得怎樣久。後來人漸漸散了，已經是 點鐘了，還不見玉月仙來。陸幼華氣極了，一頓脚道：真不講交情

，我要慢慢的和她們算賬。申志一倒不覺怎樣，只是微笑。過了一會。陸幼華實在忍不住了，又向銷今館打電話。拿摩溫一接電話，說道：真對不住。今晚上阿囡出條子喝酒喝得太多了，回來吐了一地。讓她清醒一下子，一會兒就來。陸幼華道：醉了嗎？那就不來……：……拿摩溫笑道：來，來的，我這就叫她來。電話說完了，陸幼華道：他說喝醉了酒，回頭我看看她是不是果然喝醉了。大家於是在申志一房間裏齊集，躺着說閑話。約摸有二十分鐘工夫房門一推，只見玉月仙穿着一件皮大衣，歪歪斜斜的走進來。走了進來，且不說什麼，靠住了桌子，一隻手捧着皮水袋，一隻手掀了頭上戴的那頂軟呢匝花的帽子。帽子放在桌上，將手捏了一個小拳頭，隨着頷角道：真該打，酒喝多了，頭上渾東東，剛才上樓，差一點摔在樓梯上。真對不住，有累三位老爺久候。說畢，有氣無力的，慢慢解大衣鈕扣。申志一看她臉上，真有一紅紅的，果然是喝醉了似的，看她這樣四肢無力，搖搖欲倒的樣子，也就不說什麼。陸幼華望着她臉上笑道：在那裏來？喝了這麼些個酒。玉月仙慢慢的將大衣解下來，掛上衣鉤上，看見申志一旁邊，還有一張空椅子，就向上一倒，人靠着那椅子背，頭靠着椅背上端，閉了一閉眼睛，口裏答着陸幼華道：是湘妃老七那裏有客擺酒，有幾個熟人會鬧酒的，都聚在一塊兒，鬧得非常厲害。一回頭又對申志一笑道：買一點水菓給我吃，好不好？申志一見她這樣一說話，果然一陣酒氣，向人臉上一噴。便起身按了一按電鈴，把茶房叫了進來，給了他一塊錢，叫他去買一塊錢水果來。隨後仍

在原椅上坐下，玉月仙拖了他的手。讓他摸一摸額頂，問道：熱不熱？申志一摸着她的額頭，果然有些熱。笑道：何苦呢？好好喝成這個樣子。金粟海陸幼華先是不大相信她喝醉了，現在一看，果然她有些醉容。而且申志一極端憐惜她，旁的人也就不能說什麼。大家坐了一會，水菓買來了，申志一先拿了一個蜜柑剝開，分了一半，放在玉月仙手上，玉月仙雖然將手捏住，却不去分開瓣子來。垂了手斜靠着，只是懶洋洋的。申志一見她這樣子，料是她不願剝，就一瓣一瓣分着，送到她嘴唇邊去，她於是張開嘴來接着吃了。吃完一個蜜柑，申志一從新又剝一個蜜柑，一口氣就剝了四五個。隨後申志一剝了一瓣，只管向她嘴邊送，她抿着嘴，却搖搖頭。申志一見她已不吃了，笑着拍了一拍她的肩膀道：睡一會子罷，一下子就好了。金粟海和陸幼華見她意志纏綿，相視微笑了一笑說幾句話，各自走開。屋子裏就剩得他和她了。申志一一看表，已經快兩點鐘了，因問道：酒醒一點沒有？回去不回去呢？玉月仙的頭，仍舊枕着沙發，眼皮微抬了一抬，眼珠向申志一轉了一下，微笑道：先是催人家來，這又催人家去嗎？申志一笑道：我看你酒還沒有醒得好，以爲這裏不如家裏睡覺舒服。那末我給你放一盆水洗一個澡，好不好？玉月仙先是搖了一搖頭，接着又點了點頭。申志一知道她是願意洗澡，就到洗澡房裏，去開了一盆水。走出來看時，只是玉月仙已將旗袍脫了。上身穿着一件緊緊的桃紅小夾襖，映着那白肉，真是美麗。她就穿了短衣到洗澡房裏去。一會子功夫她玉裏拿着鞋，拖着拖鞋就出

來了。將鞋子一扔，坐在床上，縮了腳，馬上就躺下。頭睡在枕上伸了一個腰，笑道：我倦極了，勞駕，牽一牽被，給我蓋上。申志一道：你怎麼洗一會子就好了。玉月仙道：我一點力氣沒有，在水裏坐了一會子就起來了。申志一道：那末，你睡也好。說到這裏，聽到外面的鐘噹噹敲上三下。這時旅館裏非常清靜，人聲都不聽到了。及至打四點鐘，玉月仙一個翻身坐起來，叫了一聲哎呀。申志一在床上，猛然聽得哎呀一聲，倒嚇了一跳。生起來睜眼看時，只見玉月仙俯着身子，掀開被來，滿處亂找。申志一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這樣子的找？玉月仙將頭一偏，用手摸着左邊的耳朵道：你瞧，我這隻環子丟了。申志一看時，左耳果然是空的，右耳上却帶了一隻鑽石環子，緊緊的掛在耳朵眼上。那鑽石怕不有豌豆那大，一隻至少也值二百元以上。因道：這又何必急得這個樣子呢？丟在床上，反正總在床上，還曾跑出房門去不成？玉月仙道：謝謝你，你起來一下子，讓我再點看。東西是不值什麼，不過這是我心愛的，丟了一隻，這一隻也就殘了。說時，兩眉深鎖。申志一看她這樣子，不忍拒絕，只得披衣起來，讓她去找。她站在床沿邊，枕頭被褥，一陣亂掀，恨不得把床都翻將過來，那裏有鑽石耳環。玉月仙在床上諍不着，在滿屋子找。擦了火柴，這裏照照，那裏照照。時光容易，噹的幾聲，又五點鐘了。玉月仙忽然站住，昂着頭一想，叫出一個噫字，馬上跑到浴室裏去了。去了許久，然後無精帶彩的出來，向床上一坐。歎了一口氣道：今天遇到幾個短命的酒鬼，拚命要人家喝酒，喝得糊裏糊

塗，這環子也不知道在那裏丟了。我原說出條子回去。就取下來的，因急於要到這裏來，忘了取下，所以就帶來了。說着，起身又要尋找。申志一看他這樣尋找的法子，非找到天亮不可，便道：你不用找了。明天再說罷。若是找不着，我明天賠償了這一隻環子就是了。玉月仙道：不是賠不賠的話，好好的丟了一隻環子，把一副心愛的東西弄殘了，真是可惜。申志一道：東西已經殘了，就是可愛，也是枉然。無論如何，我負責任，賠償你一隻環子就是了。玉月仙聽了這話。這才坐在床沿上，望着申志一道：你雖然是這樣說。可是我心裏很過不去。申志一道：那算什麼，只要你不爲着這個煩惱就行了。玉月仙道：就是你和我去買一個，未必能和我剩下的這一隻，能配成一對。申志一道：一隻環子，怎麼的配法，我也不去算那些細賬。明天送你六百塊錢，讓你自己去買就是了。玉月仙道：果然這樣，你真救了我一救了，不然的話，我明天回去，一定會讓我姆媽逼死。申志一笑道：也不過兩三百塊錢的事罷了，又何至於鬧到那步田地呢？玉月仙聽他所說，大有毫不在乎的樣子，就走上前一步。拉着申志一的手道：你說這話，不是拿一粒寬心丸給我吃吧？你說了這話，可是要算數的。申志一原坐在椅子上，玉月仙便斜立着，靠在他懷裏。笑道：你若騙我，我是不依你的。說時，扭着身子，鼻子裏又哼了幾聲，裝出撒嬌的樣子來。申志一拍了她的肩膀道：你放心睡罷。無論找得到找不到，明天一起來，我就拿三百元給你，你看妥當不妥當呢？已經說明，你還醉不醉呢？玉月仙笑道：原先是醉的，只這樣

一嚇，把我的酒嚇醒了。說時走過去，向床上一倒道：現在我不怕，又有點醉了。申志一笑道：這一晚上，我也真夠你磨的了。說着連打幾個呵欠。他這樣賠人家六百塊錢，但不算什麼，只是人疲倦極了。要睡得厲害，扶上床就睡得很熟了。次日起來，已經有一點鐘了。玉月仙却早已修飾好了，靜靜的坐在一邊。申志一看她兩處眉頭，多少還有些皺痕。漱洗完了，茶也不會喝，就叫茶房到櫃上去，將存的錢取了六百元鈔票來，輕輕的向玉月仙懷裏一放道：現在你可以安心回去了。玉月仙見了這一大疊鈔票，不由得嘆喏一聲，笑了出來。停了一停，才微笑道：若是配得到一隻，還是私下配一隻帶了回去的好，你這樣一來，我過意不去，姆媽也過意不去。申志一道：是在我這裏的，我當然負一半責任。玉月仙見他這樣說，知道他是絲毫未曾介意，便在身上掏出一塊手絹，將鈔票完全包好了。便道：晚上會罷，站起身來就要走，申志一笑着點了點頭，玉月仙便開房門回去。走到門外了，復又轉身回來，笑着對申志一道：昨晚上的事，你不要對人說，這樣大的人還丟了東西，怪難爲情的。申志一道：你就不可罵我，我也不會告訴人的，你在我這裏丟了東西了，我巴巴的告訴人，還有什麼面子嗎？玉月仙抿嘴笑着點了點頭，就冉冉而去了。玉月仙去不多久，申志一連忙走到金粟海房間裏去。金粟海穿了大衣戴了皮帽子，正要出門。他見着申志一，不覺微笑道：現在你總算是如願以償了吧？申志一半天不言語，只是微笑。金粟海見他笑裏似乎帶一種勉強的意思想，好像不快樂的表示。因問道：怎麼樣？她說

了什麼沒有？申志一笑道：不用提了，上海人跑到北京來當曲辮子。金粟海便笑道：玩笑場中，原不在乎，不過你所取的攻勢太猛。申志一道：不對不對！以為我覺得花錢花多了嗎？不是爲這個，我是說昨晚上的事。陸幼華本已走到他的屋裏去了，因爲沒人，就找到這裏來。這時聽到這句話，便搭腔道：怎麼樣，難道說還有什麼問題嗎？一面說，一面走將進來。申志一笑道：問題大了，鬧到剛才，方纔算完全解決。陸幼華道：我就知道，老六長是長得漂亮實，也會掉槍花，她又出了什麼主意？申志一笑道：她是叫我不要說，把曲辮子曲到底。其實我早已明白，不過不得不痛快，就乾脆再送她一筆罷了。於是就把昨晚上玉月仙睡到半醒，起來找鑽石環子的一幕鬧劇，說了一遍。陸幼華一拍腿道：唉！你這人太老實，明知她的做的圈套，你爲什麼還要賠她的呢？你若是在昨晚晚上通知我一聲，我就有辦法對付她。申志一笑道，小事小事，她也用心挺苦，何必戳穿紙老虎，讓他難過哩。金粟海笑道：像你這樣在外面玩笑，錢是自然花得多，但是氣總是不會受的，因爲你實在看得空，不放在心上。申志一搖搖手道：不說了，不說了，大概都沒有吃飯，我們一路出去吃飯罷。金粟海笑道：我們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你是要吃大館子的，我是要吃小館子的。我還要順便去找一個朋友，也許就請那個朋友吃飯。申志一道：找一個什麼人，請到一處吃飯也可以。金粟海道：是一家書局子裏的撰述家，上海書局，要託他弄點稿件。陸幼華道：上海的洋場才子，還算少了，何至於跑到北京來找八？金粟海笑道：隔行如隔



山，你那裏知道。上海那些有名的著作家，不是太忙，就是墮落。太忙的，你向他要稿子，無論多少，他也應酬了，請人做了，他署上一個名就了事，而且價目也太大，短篇小說，有出到十塊錢一千字的。拿大價錢買假貨，何必？就算他自己肯做，隨便寫一點東西給你，也好不了。墮落的不必說了，洋行裏，電影公司裏，報館裏，書局裏，或者衙門裏，掛上許多名，容易錢掙慣了，只管花天酒地去鬧，叫他做文字來賣錢，他就不幹了。有名著作家，本來不多，其次的，一塊一千字，背了招牌賣文的，多得很，可是實在不高明。這北京方面，究竟讀書的人多，沒有事幹，靠了賣文爲生的也不少，他既然靠了這個爲生，做起來就不能拆爛污。所以我就想替上海書局，物色幾位人才。陸幼華笑道：這樣說來，也就和唱戲的差不多，你是到北京來邀角的了。你去邀角罷，不要誤了你的正事。金粟海因爲已經把汽車叫到門口來了，不願多耽擱，自坐了汽車向環宇印書局來。原來這邊書局裏梁寒山，和他也是神交已久的朋友，這次金粟海到北京來，經朋友的介紹，在酒館子裏會過一回面，談得很是投機。今天金粟海要來，事先曾打了一個電話來通知，所以他到了一遞名片進去，梁寒山就請到客廳裏相會。金粟海先就笑道：這一向子爲了一些無味的應酬，花天酒地，鬧得不成話說，早要來拜訪的，就一直延擱到了現在。梁寒山也笑道：花酒或有之，天地則未必吧？在北京這地方謀生，除非閉門謝客則已，若是少不了交朋友，吃酒和走胡同兩件事，却是難免。金粟海道：是了。常在雜誌上看到大作，許多地方

，好像是言之有物，大概也是免不了應酬的。這樣的作品就好，熟的東西，寫出來偏是新鮮有趣，最不容易。我託梁寒山先生的事，怎麼樣？大概一定可以辦到的。梁寒山道：作東西好不好，還另是一個問題，根本上現在我就沒有工夫。可是金先生的面子。又是推辭不得的。說，端時着茶升上聽差送來的茶杯，慢慢的喝了幾口茶，就借這個時候，沉吟了一會子，金粟海道：一定請幫忙，一定請幫忙，這是書局裏託我帶來的稿費，請梁先生收下。他說時，就在衣袋裏一掏，掏出一搭鈔票，輕輕的放在桌上。梁寒山一看，却是十元一張的，大概那是一百元，因笑道：這是笑話了。那裏有先拿錢後做稿子的。這個我不敢拜領。金粟海笑道：這也不算稿費，不過是一點定錢罷了。只管收下，不給稿子也不要緊，說着帶笑拱拱手。梁寒山看見這種樣子，真是却之不恭，因道：暫存這裏也好。若是將來稿子辦不到，原款還可以奉回的。金粟海笑着還是拱拱手道：不要推辭，不要推辭。梁寒山一想，和上海任何書局，都沒有什麼來往，人家也沒有等着自己作稿子之必要。何至於出許多錢定稿子？這金粟海最喜歡捧文人的，一定是他在那邊書局硬介入了，又怕這邊不答應，所以代墊出一百元定款來。這樣熱心的朋友，自然不能過拂人家的盛意，只得笑道：既然如此，我總勉力去做，不負金先生這一番提攜之意。金粟海見他如此說，就歡喜了，要請梁寒山一路去吃館子，梁寒山便答應作小東。金粟海道：作東不作東，都沒有關係，但是我喜歡在小館子裏小吃。意存居如何？梁寒山道：我吃館子，也是細大不捐的。

，他們那裏的炒牛肉絲，蝦仁泡蛋，蝦仁豆腐……金粟海不等他說完，連道：同志同志，閣下原來也去過，好極了。說着，已經將放在衣架上的大衣，取來穿起。等着梁寒山一路出門；同坐汽車到意存居來。這舖子倒像一家江南成衣舖，一扇小門，垂着一幅藍布簾。掀藍布簾子進去，是一間極小的屋，伸手都可以摸到屋頂。屋子裏就是半邊廚房，雖然不在這裏烹調，然而陳列碗碟籠籠，已經佔了不少的地方。其餘地方，就大牙交錯，列着桌椅。這裏的夥計，對金粟二人都認識，便讓到屋子裏面，一間小雅座裏來，這雖是白天，那屋子裏，已經點上電燈了。金粟海笑道：吃這種館子，只能談口福，別的是在所不計的了。說時，夥計就來問還有客沒有？金粟海說沒有客，夥計道：要什麼菜，熱炒又燒臘腸，炒牛肉絲，炒響螺，蘿蔔絲鱸魚。梁寒山笑道：真和你的，你所報的，我們都認爲對勁。夥計道：好，老主顧嗎。怎麼會不知道？金粟兩人商量着，又添了兩樣，便坐着等菜。這雅座的門簾子，並沒有放下來，只見一個穿藍袍嗶嘰馬褂的人，帶着一個窈窕裝的女子，在門前翹過去，到隔壁屋子去了，金粟海道：奇怪，這個女子的面孔我好像在那裏會過。梁寒山道：金先生對於春明聲色，廣徵博聞，當然會知道的。她姓王，粟海先生想得起來嗎？金粟海笑道：哦！錯了。我那裏是認得她，因爲她的面孔，和名旦角陳傲霜有些像，所以我說有些熟了。梁寒山道：金先生決不至於不認得她的，我提一個人，你知道不知道？王淡霞，熟不熟？兩個人說話的聲音，本來不高，金粟海又把聲音低了

一低道：她外號九尾狐，那個不知道？這一位和她有什麼關係呢？梁寒山道：這位嗎？就是她的妹妹，現在已經出台唱戲，捧的人很多，居然要成爲百柱了。人家她把和她兩個姐姐總括的算起來，叫做王氏三傑。金粟海道：哦！就是她啊。從前她姐姐在百順胡同做生意的時候，我也去過，她臉上黃黃的，蓬着一把枯燥焦黃的頭髮，老是繫上一根翹柄辮子，身上穿一件花布褂子，只是灰色底子，顯出一團團痕跡，分不出顏色來。幾年不見身體長高大了，人也漂亮了，真是女大十八變。梁寒山道：你不是說她有些像陳傲霜嗎？她倒老實不客氣，就叫傲霜。索興唱的腔調，也跟着人走，學那游絲腔。金粟海道：唱得怎樣，還好嗎？梁寒山道：我只聽了一回，好不好，另是一個問題，我都替她悶得難受，彷彿有一種聲浪在嗓子眼裏，有格格不吐之病。金粟海笑道：不要說能，讓人家聽見了，很不好意思。這個時候菜已上來了，二人吃着飯時，却聽到那小傲霜在屋子裏笑着說道：別瞎說了，沒有話。聽那口音，倒是很輕脆的京腔。金粟海輕輕的道：你聽她這聲音很溜亮的，怎麼唱起來悶人呢？正說時，又聽到她說道：六爺，他們都主張我到上海去，上海熟人少，我有些不敢去。復聽見一個男子聲音笑道：不要緊，我給你多寫幾封信介紹介紹就行了。明天我有工夫給你去找一找林老頭子，只要他肯寫幾封親筆信，一定可以發生效力。我看他倒很愛你，很疼你。女子的聲音又道：不要瞎說，人家那樣大年紀的老人家，你還拿開玩笑。男子聲音道：是啊，他是那大的年紀，我才說這話哩。你想，

他的孫子都快有你這大的年紀了，說他一句疼你，這有什麼便不得。說到這裏，那女子笑了，接上那男子也笑了，以後兩人的聲音，就唧唧咕咕說起來，隔壁却聽不清楚。這邊一餐飯都吃完了，那邊還是唧唧咕咕的說。梁寒山本來想聽個究竟，無奈飯已吃完，不便在這裏久等，金粟海要走，自己也就跟着走，依着金粟海的意思，一定要把汽車送他回家，梁寒山說：不必了，還有一個朋友在中央公園等候。金粟海道：這樣的冷天，到中央公園去，什麼意思，喝西北風嗎？梁寒山道：今天天氣晴得很好，到裏面去晒着太陽散步散步，也很不錯。金粟海道：那就再會罷。於是坐了汽車先走。梁寒山雇了車到中央公園來。這是十二月天氣。園裏草木，一齊枯槁了。那就是那青翠拂天，柏樹林子，那柏葉自呈着一種灰黑的顏色裏地下的沙土，似乎爲風雪所侵，雖是晴天，還是蒼白的，表現出一種枯澀的樣子來，園裏並沒有什麼遊人，倒是路頭上有幾隻白頂的烏鴉，由柏枝上飛下來，在那裏慢慢走，好像是找食吃。梁寒山並沒有人約他到這裏，只因爲連日愁悶，今日天晴，要在公園裏走走，若說是大冷天，一個人遊公園，倒有些奇異，所以只說是赴約了。這時，剛是冬日正午，掖着有陽光的地方，暖氣晒在身上，却也很是暖和，走了大半個圈子，跨進社稷壇去，因就和着身上的大衣，在石階上坐下，斜望着紅牆之下，那舊宮城的端門城樓，樓閣凌空。半面紅牆，兩隻飛鳥，掩映半彎枯樹，大有畫意。琉璃瓦讓太陽照着，另有一種光彩，突然有一羣烏鴉，掠空而過，却有幾隻烏鴉，落在黃瓦的屋脊上。心想

。一朝的嚴肅宏狀之地，如今不過是寒日荒林，昏鳴相集，人生真是無常啊。又想到小的時候，隨着父親，宦遊福建，在衙門裏看到一張畫的北京全圖，心裏就欣羨的了不得，以爲將來長大人，能到北京去玩一趟，今生死也無怨了。而今真個到北京來了許多年，但不覺得怎樣好，而且還以爲這地方許多令人不能滿意之處。真是古人所說的，『所難求皆絕好，及能如願又平常了。我現在所想的事很多，都是認爲絕對求不到的。設若將來有一天求到了。是不是也認爲平常哩？一個人望那一角宮城，只管想入非非。忽然有一個警察，由身邊走將過去，老是將眼光向人渾身上下打量。走過去不多久，他又走將轉來，還是慢慢的由身邊過去。梁寒山省悟起來，莫不是他來研究我的。本來這空空落落一個社稷壇，我一個人如醉如癡的坐着，怎樣不會令人注意？他遲疑了一會子，一笑起身，就向壇外來。走到壇外石碑坊邊，只見一男一女，兩個學生似的青年，架着圖畫板，手上捧着一個顏料盤子，對着一角城樓，在那裏畫風景畫。兩個人一面畫，一面說笑。男的道：努力一點吧，我們趕着開了這個展覽會，就可以結婚了。女的道：你今天一天，把這話提了好幾回了，不膩嗎？男的聽說，猛然一轉身子，正要走到女的那邊去，一回頭，看見身後有人，不好意思，便低了頭，梁寒山大是解人，不願掃人家的興，忽忽地走開。到了樹林子裏大路上，心想，我的觀念，完全錯了。從前我主張獨遊，以爲山水文藝，都可以調和人生的枯寂。而今看起來，還是雙遊好，而且山水文藝，能加些情料在內，更是相得益彰了。

。那一雙畫家，一樣的在空蕩蕩的社稷壇裏，一樣的對着那一角端門，我看去，只是一場感慨，人家看來却是一種興奮劑。這可見得風景雖是死的，怎樣看法，就完全在人。以後就是萬分無聊，這些名勝地方，也不必來了，這樣想着，於是一個人就徘徊着想回去。

類號

冊數 4 定價 2.00

上海旧書店

第六回  
斯人記

上海市虹口區

五和書刊社

地址：江西北路塘沽路口

每本  
定價  
0.50

一三四



五和  
地址：江蘇省。啓清路。